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八期

民國廿三年二月十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顏使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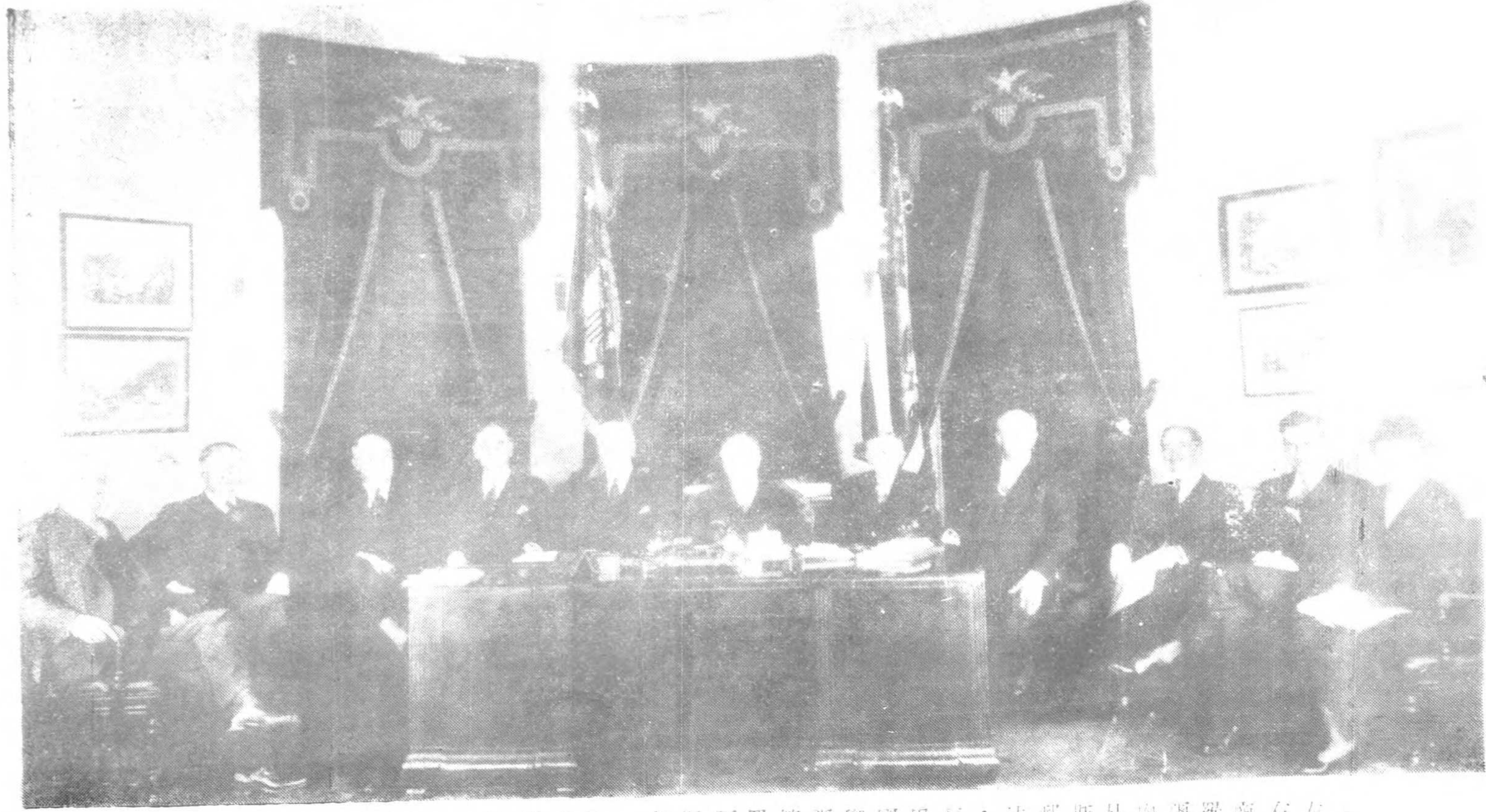


（上）到南京時
（中）在上海登陸時
（下）到天津時與于學忠主席合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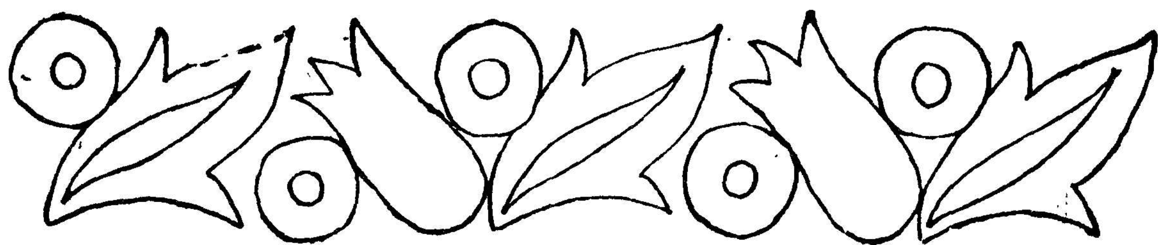




美國羅斯福內閣全體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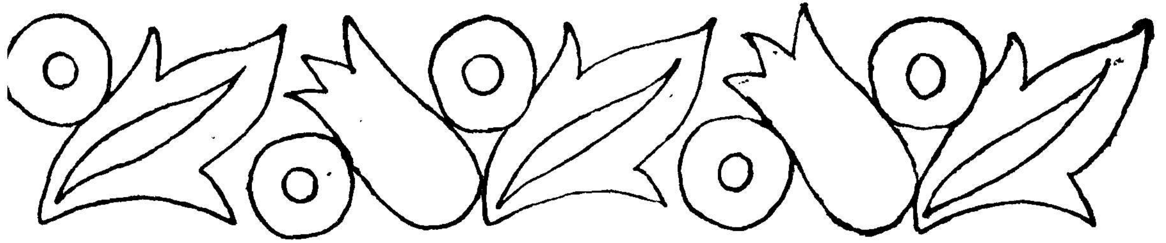


（由左至右）商長羅勃爾，內長易克斯，郵長法萊，陸長德恩，國務卿赫爾，總統羅斯福，財長伍定，大法官克明斯，海長史旺森，農長華拉斯，勞工部長潘金斯女士。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八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出版



省長制

兌之

醞釀已久之省委制復改省長制一案，已於本屆四中全會鄭重提出通過，似在必行。報載情形殊嫌簡略，不知所議決爲何種方案，將來實行步驟若何。覘之輿論，亦似少評論及之者，蓋此案近已爲各方面所一致同情，殆無可再贅以商榷歟！

據不佞所知，去年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此案付諸政治會議，而政治會議轉行政府令各機關供給意見。就中內政部以職責所在，提出具體方案。其主要精神除以省長爲省最高長官外，並規定省府與中央之關係。自此以後，省政府爲整個機關。至省府內部組織，則以民政廳與秘書處合而爲一，爲顯然與現制不同之點。其他小節，則在不必置論之列。

夫省委制之弊害，在稍諳現今政情者，類能言之。而言之尤切至攻之尤有力者，無過於蔣委員長迭次所發文電。雖然，攻省委制者僅攻省委制之弊害而已，謂省委制不如省長制而已，非謂省委制變更爲省長制而一切問題皆解決也。就事實而論，今日號稱省委制而實行省長制省已非止一省，所謂省委，早成主席之參佐，趨走唯諾之不遑。所爭僅在頭銜，夫豈改制之意？

國家創制顯庸，求其可大可久。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我國地方行政制度未得良好規定，已千百年於玆。我國國情既非歐美各國所可比擬，則今日規定省制，宜取古來成法，求其所以漸嬗之故，且細較其短長，擇其宜於今者而從之。不得徒規規於有淸末季之畸形省制，反復顚倒於其窠臼之中而不自覺也。

世俗論者每有一督撫藩臬之型影橫亙於胸。於是以省長當督撫，以各廳當藩臬，百變而不離其宗。殊不知藩臬並非督撫之輔佐官，藩司（正名曰布政使，姑從俗稱。）本爲一省固定長官，而臬司則專管刑名，位亞藩司，不相統攝，而略有相鈐制之意。各府縣惟知民事受成於藩，刑名受成於臬而已。明季以後，督撫權重，藩司始不爲省長官。（直至淸季，藩司雖不爲省長官，而名義上猶有委署州縣之權，此告朔之餼羊也。）於是一省之中有督有撫，而藩臬二司翼然承

其左右，爲上下之樞紐。凡政令之疲沓冗濫，官司之推諉，堂簾之壅隔，罔不由此。

考之古昔，下級地方區與上級區之間，皆直接相達，無如今分廳之制。如秦漢縣統於郡，則縣直達郡，不聞郡之曹掾下敎於縣；隋唐縣統於州，則縣直達於州，不聞州之某曹參軍下符牒於縣也。惟南宋關憲倉漕四帥爲州縣監司，然亦非監司之上更有長官。古之善政良法，至宋而漸壞，至明而極壞。有淸一代人主惟恃權衡以牢籠天下，未嘗注意創業垂統之法制，不足深論。而今之論者，篤守叔世之秕政，而不悟漢唐之制爲最合乎近代意義，舍本逐末，習近忘遠，吁其惑矣。

漢唐之制何以言合乎近代意義也？郡縣掾史分曹治事，其人數多而其分之也甚細密。至於總領之者，惟一郡守縣令而已。縣所受成惟一郡廷而已。無今日謁甲長明日謁乙長之煩，更無蒙褒於甲府被責於乙府之苦。惟其人數多，是以成事敏。惟其分曹密，是以守職專。此今日亟應效法者也。

今之省廳制則何如乎？廳長儼然踞於各縣之上，即使將來廳不對外行文，同在省署辦公，而其餘威尙在，各縣終必以長官視之。於是省長而下，分列無數長官。如問其所事，則除財政廳稍繁鉅外，敎育廳止辦敎育行政，建設廳止辦建設行政，與省府各科所經管者初無二致。責敎育廳以籌辦學校，彼不能也；責建設廳以籌修水利，彼不能也。吾不知所取乎有廳者果何在也？

且將來省長之下必有政務廳以爲行政樞紐。政務廳者總省政之成以聽於省長者也。如復有財政敎育各廳並行參錯其間，然則除此諸端以外，更有何事可名政務？其結果非將省政破裂，則使同官終日齟齬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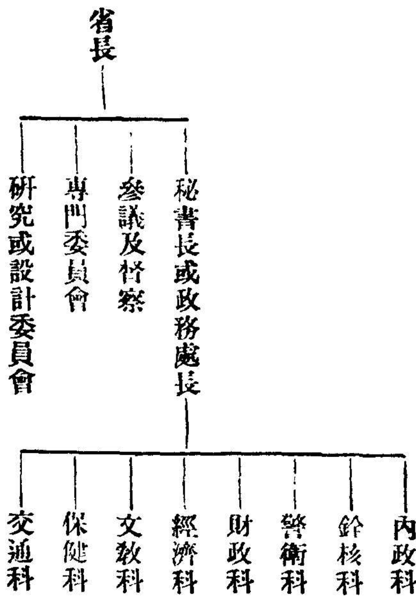
自來吾國傳統思想，所謂民政者牧民而已。自藩司所以爲條敎，道府所以爲監督，州縣所以爲考成，皆是物而已。至於學校之事，學使督之，獄訟之事，臬使督之，初不必混而爲一。謬種流傳，積非勝是。於是今之主省政縣政者亦曰，民政者辦警察辦自治而已。學校則敎廳主管；財政則財廳主管；水利則建廳主管。一若舍學校財政建設以外別有所謂民政者。嗚嘻！信如此也，則除紙片外更何能有省政縣政？而省政縣政焉得不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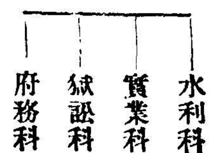
凡事有宜先循名而後責實者，省廳制是也。欲謀確樹刷新地方政治之觀念，非首先剗去廳之名目不可。廳之名去，然後人知省政爲整個的而非枝枝節節的。欲立省政，須將財政行政經濟敎育實業交通保衛諸端爲連鎖的計劃的進行。即此之謂民政！即此之謂自治；省長之職在此，縣長之

職亦在此！

此事若行，至少使為縣長者知無推諉之餘地，亦無到處逢迎之必要。號令齊一。步伐分明。今日各縣敷衍顢頇之習必可去其泰半。

今之大患，行政首領太多而設計人員太少；監督機關太多而執行機關太少；辦理例行公事之人太多而研究與決定政策之人太少。廳制若廢，在消極方面固已奏效，而積極方面尤有待於設計委員會或專門委員會之成立，以負實際建設之責。蓋省長非必全才，必賴高級專門人員為之羽翼，然後省政府方為充實有力之組織；而省政乃有可言。故廢廳而設委員會為省長制中最主要精神所在。如忽視此點，則改制為羌無意義。試為擬定省府組織如左表：





說明——秘書長或政務處長為事務長官，兼省政務輔佐官。所轄各科除府務專掌事務外，餘分掌全省行政。凡公文案卷集中該處。除中央駐省機關及軍事司法機關外全省機關，悉隸於此。

各科長但取熟於該項政務者，不必即為該項專門人員。

科之下依其所掌之繁簡分室或股。

參議或督察備省長諮詢及差遣。

專門委員會典司專門事業，如大學專門委員會水利專門委員會之類，得調用各科案卷及人員佐理之。

研究或設計委員會為研究或設計機關，隨時以其所得逕請省長裁定施行。

以上各種委員會之類別不妨細密，除由中央規定必設之數種外，可由省長隨時增置或撤銷歸併。

上述之理想組織如見實行，則所用人員將加於今之省府各廳數倍。例如銓核一科掌全省行政教育財務自治等人員之銓叙考績。此項人員以千計而稽核之方法亦當較密於今，則所需科員最少亦當有十人。（今制全省公務員之考績僅憑各廳紙片之奬懲。故有各廳記過十次以上而政績反優且獲遷擢者。今後考績當合各方面評論及其實際工作成績定之，其人一言一動皆當在記注之列。凡此諸端，皆需多數且有專門技術之科員方能勝任。）總之，按今日各省府廳情形，則每科一人辦稿已有餘；今後嚴格樹立省政，則需才十倍於今且不足。至於專門人員尤需巨量之新俸及公費。總計贏絀，則廢廳以後所省政費亦無多。爲政之道固不在斤斤於政費之節縮。要視所增者是否必需，所省者是否濫費耳。

省制如此，縣制自然隨之而改。敎育廳廢而敎育局亦廢矣；建設廳廢而建設局亦廢矣！噫呼經年而不能決者，至此皆迎刃而解也。

中央各部會此後凡有政令，悉責其成於省政府。如猶慮其不足恃，則不妨派遣專員輪赴各地巡視。此種經費即可在省政府督察經費開支也。

此篇甫草竟，閱報有主改廳爲司者。竊以爲現代省政繁鉅，決非財敎建設三廳所能涵蓋。縱使廢廳，如不增科，（如漢唐郡州之分曹）仍然無補於今後省政之進步。故僅改廳爲司，不如廢廳增科。時論似未及此，竊願反復申討之！

我也談談『上大人』（馬耘非）

國聞週報第十一卷三期，載江君寄萍所作『關于上大人』補白一篇。江君云：據祝允明猥談，應將上大人以下各句，離爲『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月謂：是我夫子上聖父叔梁紇書，讀之令人噴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聊爲詮釋如左。

按原文二十四字，本離三字爲一句，通篇惟『上大人』『孔乙己』『佳作仁』三句，義似難解。然愚以爲『上大人孔乙己』云者，猶曰最高無上之大人，惟孔子一人而已。又佳作仁句，佳古惟字，如虢季子白盤文，惟十有二年，作『亻十七二尗』即證諸其他金石文字，亦數見不一見，明乎此，則通篇文義，自然顯豁，故作曲說，亦何爲哉？

又按檀弓云：『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康成註謂：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是我夫子舉揚教鐸于杏壇之日，固爲無父之人，足見江君所引，殆爲齊東野人之語，枝山本爲通儒，豈並檀弓而弗讀耶？

國事果無可爲乎？

陳振先

世人論事，不出數說：一說謂凡事由於命定；一說謂凡事在於人爲；更有爲調停折衷之說者，謂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此按時下用此語者之說法，與史記伍子胥傳申包胥責子胥語，辭旨都不必同）此將人與天（或宿命）對舉，而論其決定權之何在，與責任之誰屬者也。又一說謂凡事由於環境使然；一說謂禍福由於個人自召；更有爲調停折衷之說者，謂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此將個人與環境（包人與非人言）對舉，而論其決定權之何在，與責任之誰屬者也。時在今日，信世事由於造化主指定者日見其少。其新式之宿命論者，則信世事定於無知之宿命，與昔時之信死「理」與「定數」者略相似。大抵好談玄學者多信宿命論，好談歷史者多持環境論。然宿命環境，名異實同；且絕對信此者世間亦絕鮮其人：所異者亦不過程度之差耳。側重環境方面，則個人之責任輕；側重個人方面，則個人之責任重：因看法側重之不同，而所加之責任判焉。時賢有持歷史觀以論時局者，謂處此環境，無論何人都無辦法，無論何人當局，都必得同樣的結果。此則近於一死生·齊壽夭·同黑白·等智愚賢不肖之說，未免過於偏重環境方面，忽視個人方面，抹煞等差，一視同仁；其弊在使賢者灰其心，使不肖者諉其責，致大家一齊委心任運，束手屏息，以坐待末日之來臨，此諒非爲此說者立論覺世之本旨。吾非不知環境之關係甚大也；然確信個人實有多少製造好環境改變惡環境之權。大抵人之才識愈高，憑藉愈大，所居之地位愈衝要，則其操縱己身與他人環境之權亦愈大。長二十輛之列車，一司機者手把汽門，欲其進則進，欲其退則退，進止疾徐，無不如志；當其止也，千人推之不能進；當其進也，千人挽之不能止；此千人操縱列車命運之力，竟不如彼一人者，有其具與無其具之異也。重五萬噸之汽船，一舵師手把舵盤，欲其左則左，欲其右則右。使此舵師醉眼昏花，轉舵使汽船直向礁堆駛去；船中搭客水手，雖有千人，縱使諠譁駭汗奔走跳擲，於此船之行程方向，曾不能改其絲毫；此無他，得所藉手與不得所藉手之異也。持歷史因果論者，多過於側重大勢，而忽視特殊事情；多過信事之必然性，而忽視事之偶然性（亦可稱或然性），一若有光緒之初國情民性，與國外之局勢，則必有今日之結果者。惟吾則以此等事勢之外，尚有一千零一樁偶然的小事，使其中之一偶不如此，則今日之局，尚未可知。憶三十五六年前讀英文課本所載英海軍大將聶兒遜Nelson氏幼時佚事一則，謂氏幼時隨侍其叔於軍營中，一日私自持槍遠入林中，遇一巨熊，時彈藥已盡，乃倒持槍柄與熊相持於林薄中，幾遭不測：後其叔帶人追踪尋至，將熊擊斃，始脫氏於難。作書人謂設聶氏當時竟罹於難，則後來一八零五年英法西在Trafalgar之海戰，勝者未必屬英。設如是，則英國與歐陸之歷史，必不與今時同，而有從新再寫之必要。可見世間大事，存亡興廢，往往其機甚微—往往繫於一二人之死生出處，或某人一念之轉移。而此等事又往往頗富偶然性—例如聶叔尋小聶時，設偶然誤向他方尋去，則小聶必殆，而英歐之歷史必因之大爲改觀。今試以吾國之事言之。甲午以前事且無論矣。甲午戰後德宗有志圖強。設戊戌之前一年，慈禧偶食糟蟹，腹痛暴發，一夕而崩；或偶患盲腸炎，御醫誤投瀉劑　腸潰而

死；則是後必不會二次垂簾，重爲新政之梗。又或戊戌之事，項城一轉念間，忽決意從康梁之勸，効忠於德宗；則後事亦未可知。又或庚子之禍，西太后倉皇挈數內監宮女微服出宮，於惶遽中下殿階時偶然失足跌傷；或於京西途中渴極誤飲有霍亂菌的生水；則數日之內，山陵必崩。即不然，於西太后西狩之初，有有志之士率二三十騎要而殺之於城西，護送皇帝回京或至其他安全之地，徐圖與外人議和；外人對德宗本無惡意，後事未必不有可觀。又民四民五時項城已建一强固之中央政府　；國家歲入歲出方面，亦粗可相抵；設其時不帝制自爲　，但專心致志整頓內政；則內亂不作，政局安定，凡百要政，可以次第設施；今日局面，誰敢限量？聞之亡友王仲芹先生文藻近數年間再四爲余言：帝制議初起，項城意不謂然。一夜夜深一二時忽召仲芹入內，（時仲芹爲總統府醫官，得項城信任）以一親筆書函交其帶往湯山面交其長公子雲台：並囑王傳語囑雲台萬不可多生事端。時京師西郊未闢新馬路，赴湯山須騎馬前往，往返頗不易云。（王說絕對可信；後之修史者萬不可忽視此點）觀此，似帝制之議乃出攀龍附鳳之徒（如籌安會諸人之類）之所慫恿：原非項城本意。其不能堅持到底者，乃中華民族之不幸耳。又或帝制議起，而蔡松坡先生病歿於赴雲南之途中，比事實上早死一年，則雲南之師或可不起，而中央之權威，不致一蹶而不可復振，開後來地方割據之局。凡此種種，其例甚多，以限於篇幅，祇能略舉數事，以明歷史之演進，不是循着惟一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式絕無傍枝的馬路進行，必然到達一定的終點；而是在此長途中左邊右邊都有無數歧而又歧的路線，任從某一處略一拐彎，都會到達很不相同的地點的。今者四省淪陷，灤通一帶，鼙聲如雷，當然不容過抱樂觀。然失地收復，縱非旦夕可期；起視四境，比之明治維新之日本，憑藉仍不爲不厚；天下事尚大有可爲，要視吾國朝野上下之居心努力何如耳。

且環境之惡與不惡，則亦何常之有。今之所認爲惡環境者，並非震古如斯；既非如經度緯度之不可遷移，復非如氣候寒暑之不可變易：按厥由來，幾無一非最近百數十年間事，且無一非由於人謀之不臧，而非關天予之不厚；有如粵諺之所謂「木匠披枷，自作自受」。孽由自作，境由自造，於天何尤？於環境又何尤？且昔因人謀之不臧，致環境之本不惡者竟化而爲惡；安見不能因奮發有爲謀之共臧使既惡之環境復化爲不惡？

不獨此也，使國人洩沓如故，苟且徼倖自私自利如故：則縱使環境遠勝於康乾盛時，又禁得起幾回簽訂尼布楚條約與不平等條約？禁得起幾回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中法之役，甲午之役，庚子之役……？國人既能不崇朝而失兩省半，不戰而棄熱河　，不兩年而失四省掛零，則縱使版圖兩倍於康乾盛時，又禁得起這些不肖子孫幾多回朝棄五城夕失十城日蹙國百里的送法？縱目前對着這廣土衆民地大物博的優美環境，又何所恃而不恐？有心人目覩全國農村瀕於破產，烟苗遍地，黑禍滔天，（其實是黑禍而兼白禍，再受赤禍夾攻，黃種眞有漸滅之憂，果爾，則從此「黃禍」二字，字典可以删去）不禁憂從中來。然余以爲倘國人之心理長此不變，倘不即改其自私自利，徒逞一時意氣與權勢慾，不恤戕賊國命斷送子孫前途的所爲，則縱使目前農村十分繁盛，烟苗一根未有，這一點元氣，又禁得起幾回內戰？禁得起幾回兵馬蹂躪抓車派餉鬧匪鬧共勸種勒種預征田賦雜稅苛捐等等拚命的替赤燄添薪？故吾人之自不長進，因也：環境不良，果也；抽薪則火自熄，表正則影自端；不此之圖，而惟歸罪於己所自造之環境，則是反因爲果，非探本之論也。故吾以爲國人不必畏環境之惡劣，惟應努力於改善環境的實際工夫。（錄一月四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論漢代的辭賦

——辭賦產生之社會根原的分析與說明——

沛清

（一）辭賦是漢代的代表文學

班固「兩都賦序」說：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從武帝（前140—88）到成帝（前32—8），一百三十年的光景，奏御的賦已經千餘篇了。那不曾奏御的還沒有算在裏面。這些賦大概到班固時已經散失不少，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載，除去歌詩一項，連武帝以前甚至屈原宋玉之作算着，只得一千零四篇。

東漢時代，辭賦作家和作品究竟有多少，現在已無從考知。就現存的說，大約有八十多篇。但可以斷定辭賦依然是當時最流行的文件，直到建安時代還很受重視。試看曹丕「典論論文」對於七子的評論，就可以得個大概。

漢代文學，除了辭賦之外，還有詩和樂府。「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詞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東漢時代又漸漸發生了五言詩，作者有應亨，班固，蔡邕，秦嘉等，作品不多；盛行在建安時代。至於樂府，其篇名之可考者約三百曲，現存歌辭却不過約百曲而已。這些樂府古辭，從前不大受人注意，近來才被文學史作家們稱許。

漢代的詩和樂府，雖然也在文學史上有他們的地位，但比較起辭賦來，無論在數量上，在光輝上，終究是提不起的。這個意見也許要受現時文學史作家們的非議，然而倘使我們客觀地認識歷史的事實，不以己意隨便去取，那末，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承認辭賦是漢代文學中壓倒一切的時代權威的作品。

所以，研究漢代文學應該以辭賦爲代表。

（二）辭賦的來源和體裁

辭賦的主要來源有二：一是屈原宋玉的楚「辭」，一是荀況的「賦」。這就形式看是如此，就內容看也是如此。此外，大約還有取法採意於戰國

策的對問和詩經雅頌的地方。

屈宋的作品多抒情或寫物，而且有他們的特別體裁，這體裁就是「楚辭，」也稱爲「騷」。

荀況的「賦」大都說理，也有帶諷刺意味的。據漢書藝文志，他有賦十篇。今本「荀子」所載，「成相」三篇，「賦篇」五篇，又佹詩「天下不治」「琁玉瑤珠」兩篇。不知是否即「漢志」所載。

漢代的辭賦，在形式上看，有用騷體的，如賈誼的「弔屈原賦」，司馬相如的「大人賦」；有用賦體的，　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也有一篇之中兼用兩體的，如賈誼的「鵩鳥賦」。

漢代的辭賦，在內容上看，約可分爲四類：

一，頌揚的諷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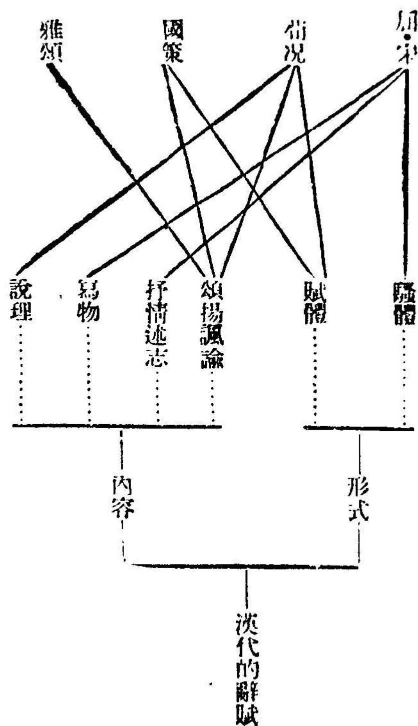
二，抒情的述志的

三，寫物的

四，說理的

第一類頌揚的可以說是「雅」「頌」的變格的表現，諷諭的似乎源出於「戰國策」，也略取之於荀況。「文心雕龍」說：「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就頌揚一類說是近似的。第二類是規模「楚辭」的，數很少。第三類也是規模「楚辭」的，數較多，摹寫方法，似乎更有了發展。第四類源於荀況。這四類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類，是漢代辭賦最光輝的部分。

根據上文所述，可約略做成簡表如下：



（三）辭賦的演變和特色

「文心雕龍」「詮賦篇」說：「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漢書藝文志有陸賈賦三篇，今不傳，不能知其究竟。賈誼的賦，最知名的有「弔屈原賦」和「鵩鳥賦」。前者是騷體，詞句意境都模仿屈原；後者雖然兼有用「賦」體的地方，但不多，大體仍近「楚辭」。所以我們無妨說，辭賦初興時大致是規模着「楚辭」的路徑走的。

稍後到枚乘，體裁才大見轉變。他是第一個盛用賦體的，「七發」就是他的傑作。「文心雕龍」說：「及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七發」述楚太子與吳客的問答，曲折敷陳，辭極瑰麗，實爲司馬相如的先聲。漢代辭賦的作家，一般評論都極推崇相如，有人至尊他爲「賦之聖者」。他作辭賦，專向枚乘開闢的路徑方面發展，把漢代辭賦的特色光耀而絢爛地發揮出來，並且給牠打定了基礎，樹立了楷模，做爲後來作者仿效的典型。後來的揚雄就是模仿相如而成功的。漢書藝文志

說：「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沒其諷諭之義。」這種侈麗閎衍之辭，到了「漢書」作者班固賦「兩都」張衡賦「二京」時，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有更加拓大範圍的趨勢。「西京雜記」說：「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這一期的辭賦，從取材上看，的確具有這麼富麗和閎偉的氣象的。

在這包羅萬象的大賦正盛行時，侈麗閎衍之辭也流行到寫物的小賦上去。寫物的賦，照「文選」及「古文苑」所載，宋玉已經作過不少。但近來經人考証，認爲係出後人僞託。賈誼雖有「鵩鳥賦」，却是託物寄興，並非狀物之作。王褒的「洞簫賦」才眞正是寫物的。循着這條路徑的作品，傅毅有「舞賦」，張衡有「舞賦」「髑髏賦」，馬融有「長笛賦」等。這些都是大賦之外的旁枝。但東漢時代這個旁枝却漸漸增多起來，到漢末三國更盛行，同時大賦倒衰歇了。

漢代辭賦雖然有這些演變，然而典型的作品，最光耀而且最受重視的，還是那些包羅閎富的大賦。司馬相如所以被尊爲辭賦之聖，就因爲他是大賦的創作者，而且創作得雄偉而宏麗。

所以，我們要考察辭賦的特色還應該以大賦爲標準。以下就是牠的幾個重要的特色。

第一，辭賦的作風是「富麗」的。揚雄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曹丕說：「詩賦欲麗。」劉勰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這可見「富麗」實在是辭賦必具的條件。因爲要富麗，所以才鋪張，堆砌詞藻，引用典實，以豐富衆多爲勝，而不問其有無意義，徵實與否。左思在「三都賦序」裏就曾評論過：「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辭賦又是「閎偉」的。因爲鋪張富麗，所以取材包羅廣博，極其繁複，極其夸張，極其曼衍，顯呈出閎大的氣象，雄偉的聲貌來。然而外觀雖然龐大，內容却甚寒儉，骨架構造，極其簡單。以內裡和外觀相比量，不禁叫人起過於臃腫肥胖的感想。

其次，辭賦的內容是概念的，是合理主義的。揚雄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則」就是本於理性而來的法則，就是一種概念。班固評揚馬之賦「沒其諷諭之義，」就是不合法則，就是「淫」。考諸家辭賦，頌揚一類義在贊美威德，諷諭一類義在匡諫所失，說理一類義在剖析道理，其著作意旨都根於理性而來，正合於所謂「則」，可以不說。就是抒情述志之作，雖然義在抒寫個人的情感與意趣，而歸結仍然要納情於禮或理，不得任其氾濫。賈誼曾作鵩鳥賦「以自廣」，自廣的意思就是要以理制情，免爲情累。寫物的賦好像應該是無關於理的吧，然而「洞簫賦」贊美簫聲說：「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並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敘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彊暴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失。」仍然把簫聲的合於理性而有教化作用做爲讚美的理由。這可以知道，辭賦的內容實在是把合理主義做生命的。

其次，辭賦的主題是宮廷的和官僚的。辭賦的典型作品是頌揚或諷諭的大賦。所頌揚，所諷諭，大約是都市，宮殿，苑囿，畋獵，郊祀，神仙

等，都是屬於宮廷環境和宮廷生活範圍之內的東西，都是繁侈的，享樂的。寫物一類，凡所狀寫也多半是這種環境和生活的產物，如像「洞簫」「舞賦」之類。至於抒情述志，表現出來的種種情感，如懷才不遇，人生無常，弔往古，傷亂離，致仕閒居……之類，作家既都是些經過宦海波瀾的人，其所發抒的自身經歷的實感，自然也不能不帶濃厚的官僚色彩。

其次，辭賦作品少創作而多擬製。擬製之著名的，如枚乘作「七發」之後，傅毅有「七激」，崔駰有「七依」，張衡有「七辨」，崔瑗有「七厲」；東方朔作「答客難」之後，揚雄有「解嘲」，班固有「答賓戲」，崔駰「建旨」，張衡有「應間」，崔實有「客譏」，蔡邕有「釋誨」；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之後，揚雄有「甘泉」「羽獵」「長楊」，班固有「兩都賦」，張衡有「二京賦」；王褒作「洞簫賦」之後，馬融有「長笛賦」。

（四）辭賦時代的文學論

漢代的文學論，可分為兩部分：一是關於詩與楚辭的解說，一是對於當代辭賦的評論。

辭賦的盛行從武帝時起。而罷黜百家，尊崇儒術，表章六經，也在那個時候。因此，辭賦時代的文學論全為儒家的見解所籠罩。

漢人解詩的見解，「毛詩序」可做代表。序的作者是誰，自來異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大致可認為是漢人作。序裏說：

「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這完全把詩認做是施教化民的政治工具了，所以詩三百篇被列為五經之一，而有「詩經」之名。

按：漢代解詩的，毛公之外，還有魯齊韓三家，但俱亡佚，其說僅在後代註疏引証中略可見個大概。雖然對於詩的各篇的認識，不少和「毛詩」相歧異的，但解詩的精神和方法總歸一致。

對於「楚辭」尤其是屈原的解說，西漢的「淮南子」道：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過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說：

「屈原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

又說：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

淮南王逸的解離騷，眞可說和毛公解詩是一鼻孔出氣的。

漢人解詩解楚辭的見解，我們無妨說即是儒家的見解。孔子說過：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孟子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荀子說：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楊倞註：管，樞要也。是，是儒學。志，是儒之志。）

把詩依附在政教上去認識，去解說，這實在是儒家的根本見解。漢人不過繼承其說而已。儒家解詩，着重地提出「思」「道」「志」來，這些都是本於理性的概念；所以他們的詩論也是合理主義的。

漢人對於當代辭賦的議論很少。今擇揚雄班固之說，亦可見個大概。

揚雄說：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門之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其如不用何？」

「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班固說：

「賦者，古詩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沒其諷諭之義。」

據上文所引，可以看出兩個意思：一，賦源於詩，足爲雅頌之亞；須本於詩義，合於法「則」。二，辭賦作家競爲侈麗閎衍之辭，遂流於「淫」而失其諷諭之義，這就成了雕虫篆刻，可以非薄了。這種見解，一方面說明了爲什麼辭賦的內容是概念的，一方面又證明了儒家的詩論把辭賦也給箍罩住了。

（五）辭賦的本質及其泉源

辭賦是表現宮廷和官僚的貴族文學，產生在君主專制制度的告成期，做爲歌頌專制主義的讚美詩而存在的。

中國社會的封建制度，春秋時已開始崩壞。戰國兼併的結果，僅剩七雄和五小國。秦始皇起，完成了統一海內的雄圖，把殘存的封建制度徹底地加以摧毀，建立了大一統的君主獨裁的專制制度。後此雖然時有復興封建的反動企圖，然而終於不能對這個專制制度有什麼改變。

君主獨裁的專制主義，是適應於封建社會中商業資本逐漸使自然經濟解體的趨勢而起的。當時的經濟組織，要求適合時代的統一的規則和法制之統轄，法家學說之與就是適應這需要的。爲實現這種規則和法制，更要求政治權力之集中化，要求地方的獨立組織服從中央政府的權力。中央政府之存在，要像存在於人身中的頭腦一樣，負有指導一切社會生活的職責。秦漢時代，土地集中與商業勢力的發展，逼迫着政府不得不規定嚴重的政策，就是一個顯証。

這種經濟的政治的特質，顯明地反映到學術上來。秦始皇要別黑白而定一尊，嚴禁私學的心非巷議，焚燒民間私藏的詩書和百家語，就是適應政治統一而更求學術統一的最極端的辦法。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專尊尙儒家的學說，辦法比秦緩和多了，但精神性質實在沒有分別。從此，像春秋戰國時代那樣異說紛紜百家並起的狀態，於是乎就歸於消滅了。

這種經濟的政治的特質，也透過學術而反映在文學上，那就發生了重

概念而輕感情，走向合理主義道路的趨向。詩人不寫情，不抒感，而要頌揚，要諷諭，要箴規教訓，一切全根據於理性，一切全要有輔導政教的作用。創作要這樣創作，理解古代的作品也要這樣理性。辭賦作品之少創作而多擬製也就由於這原因。創始者既已經給文學樹立了合理主義的典型了，後起者但根據那典型所指示的法度，模仿着前人，努力在他們未經涉筆過的主題上去表現，或者再就他們已經表現過的主題而重新更充實更有力的發揮一番，以求爭勝，也就可以了，用不着標奇立異，而且也沒法標奇立異，因爲那樣是要乖失法度違反合理主義的。

專制主義是專制時代最崇高的法則，也就是最崇高的權力。這權力的實現要憑藉着那獨裁的君主的手腕。因之，像神的被認爲是支配宇宙的最崇高的權威者一樣，君主也就成了支配人間的最崇高的權威者了。這個支配人間的最崇高的權威者，需要一種方法，把懾服和敬仰的心理深刻地浸潤到一般臣民的頭腦裏去，以維持他的尊嚴和存在。有甚麼方法呢？樹立神的權威，在形式上，要仗賴神殿建築和神像容態的莊嚴雄偉，要藉助祭祀禮拜種種儀式的肅穆虔誠。同樣，樹立君主的權威，也要在形式上藉使起居服御中種種獨享的設備與裝飾，和種種特定的禮文與儀節。封建時代的等級區分，就曾應用過這方法；到了專制時代就更進一步地被應用了。叔孫通爲劉邦制朝儀，不就是一個顯例麼？

專制時代，因爲經濟的更發展和疆域的更拓大，君主在物質上的享用也越加富裕而豪奢了。宮殿，苑囿，畋獵，聲色，……形形色色，眞是數不盡，寫不盡。而且，凡是君主權力所及的地方，山川的佳勝，產物的豐饒，無論是自然是人造，全被認做那只是君主權威的附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恰表示這種思想。

漢代辭賦，最重要的是頌揚的和諷諭的。謳歌種種享用和禮儀，以宣揚威德，這是頌揚。對於豪奢的享用和逸樂而不中禮的生活，給以箴規諫諍，使之合於法度，免得瀆褻了權威者的尊嚴，這是諷諭。總之，不論頌揚或諷諭，都是藉文學的表現來禮讚專制主義，並以幫助專制者權威的樹立的。

漢代辭賦，因爲鋪張辭采，務爲藻飾，所以不免失掉了諷諭的意義。雖然在曲折敷陳之後，終歸要結以箴規，但作者既竭力在辭采藻飾上用功夫，讀者自然也就只注意那雄壯瑰麗的趣味，不再去理會那結末的諷勸了。所以名爲諷諭，實際倒變成矜夸豐饒顯示驕奢的東西了。這矜夸和顯示，簡直就是賣弄，替君主賣弄他的富有，他的享樂，他的權威，藉以表示他是崇高無比的。

這種辭賦在漢武時代盛行起來，不是偶然的。自漢初到武帝，中間經過文景時代，休養生息，承平日久，很給武帝安排下豐裕的享用的資力。辭賦的體裁，經過賈誼枚乘的製作，到那時也總算有了路徑。武帝又很喜歡文學，從政之暇，很高興和所謂「言語侍從之臣」親近。辭賦遇到這樣的環境和機緣，怎會不蓬勃地發展盛行起來？武帝又是好大喜勝的人，那藻飾夸張的作品當然最能適合他的趣味。所以，以宮廷爲主題，專向富麗閎偉的方向發展的大賦，才在那時藉着司馬相如的才氣而創作出來。相如以後，這辭賦的趨勢一直繼續到一百多年而沒有改變。

漢書王褒傳說：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這位皇帝（宣帝）對於辭賦的議論，雖然好像有點唐突了文學，然而倒可以啓發我們，叫我們清楚地認識辭賦的泉源和本質。

一九三三，一〇，二〇，稿。

最近一年各省整理田賦附加稅概況

羅玉東

一　引言

目前中國農村破產的情況，可說是已經達到極端了。考其破壞至於如此的原因，雖是屈指難數，但是歸納起來說，也不外是以下兩個大原因，一是缺乏經濟的建設，二是受了政治的破壞。這兩項原因所占的成分究以何者爲多，本是很難說的，不過我們可以認爲是同樣的重要。如果拿病症來作比喻的話，前一個原因，我們可以說是潛伏於內的宿疾，後一個原因是新加的創傷。本來中國的農村，在過去數千年中就是生存在缺乏經濟建設的病態中的，不斷的受着無可預防的天災的壓迫，常患着時重時輕的破產病症。所幸的是過去的一般賢明的執政者都明白這種情形，在「農爲邦本」的口號下不斷地常運用着政治的設施，如薄賦斂，減徭役，來保存農村的元氣，使農民能在「樂歲終身苦」的情況下得以生存着。可是到了近百年來，情形就大不同了。自清朝由盛而衰的時候起(約自道光朝起)，「農爲邦本」的政治口號就漸漸地無人再提到了，而斲喪農村元氣的政治破壞則反是愈演愈烈了。在清末還祇是限於財富的榨取，而到了民國以後，則除了把榨取農民財富的政術運用到了極端外，還加上戰爭的毀壞。便農民在缺乏經濟建設的農業狀況下，除了感受許多可以預防而不預防的天災(如水災)的毀壞，可以調濟而不調濟的經濟壓迫(如豐年的穀賤傷農)外，還當年的受着租稅的壓榨，兵匪的勒索。本來就是在「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的狀況下求生的農民，到此自然可說是毫無生路了。農村經濟的毀壞既已使得安分的農民無法生存，於是在饑寒交迫之下，一部份的農民就走到險途上去求生了，有政治領袖組織領導的就去實行共產主義，無政治組織的就流爲盜匪，而實際尚未行動的大部份子也都是有「挺而走險」的可能。農民是社會組織的最下層，等到這一層裏的大部份子都有了「挺而走險」的可能，則社會的安寧究竟還能維持幾時，在目前眞是成爲一個極大的疑問。

年來幾個政治中心的人物，有鑒於以武力安定社會秩序之不易收效，漸漸由困難中覺悟到安定社會大部份是需要政治及經濟建設的。於是一九三三年的農村復興運動就開始了。這個運動中要作的主要政治建設，就是整理田賦，希望從這方面能夠減輕農民的租稅負擔，使他們有力量去恢復生產能力。田賦中的問題是很多的，如減輕附加稅，清理土地，改革徵稅方法等，都是急待解決的問題。一年來中央及各地方當局對於這些問題，多少都考慮到了，並且還擬定了一些整理計劃，實際上這些計劃將來是否能實現，能夠收到多少效果，都是很可注意的問題。所以在這二十三年開端的時候，我們不妨把過去一年中各地方整理田賦的情形檢討一下。整理田賦聲中各省最急於要辦的事就是減輕附加稅，現在我們就先從各省整理

田賦附加稅的概況來觀察一下，其餘的問題留待有機會的時候，再另文討論。

在這裏有一事應先聲明的，就是此處所說的各省，實際上是所謂直隸於中央的幾個省分，如江浙鄂贛。其他各省的情形如何，以多未見諸報章之故，無法論列。

二　各省附加稅的繁重情形

田賦附加稅的起源是在清末，最早的附加稅，要算是同治初年在四川創行的「按糧捐輸」及「按糧津貼」，因爲清廷的祖法中有一個永不加賦的法令，所以即使所徵收的稅實際上是按粮攤征，名義上也得說是捐輸或津貼。清末加賦既有了四川作先例，所以等到光緒二十七年庚子賠款成立，各省爲應付朝廷籌款之命計，都紛紛以增加田賦爲財源。因爲不敢公然違反清廷永不加賦的祖法，當時各省就另外用了些名目去加賦，彼時各省所興辦的糧捐畝捐，都是後來的附加稅 。據吳廷燮清財政考略所載，清末各省興辦糧捐， 在內地十八省，及東三省，新疆， 共二十二省中，未辦糧捐的僅有湖南，甘肅，廣西，貴州四省。當時四川新加糧捐，每年要徵收五十萬兩，與宣統元年預算案中所列四川田賦收入二百三十萬兩之數相比， 附加稅已占正稅百分之二十一强。民國成立以後， 襲用成法，各省對於附加稅，都仍然沿用爲籌款之策。在民國元年劃田賦爲中央稅收時候，中央曾以明文規定各省有征收附稅的權力，不過也有相當限制，就是不得超過正稅百分之三十。 當時因爲地方財政有釐金的收入， 歲出尚可不必大部仰賴田賦，所以附加稅的增漲還不十分急遽。等到民國十六年中央與地方劃分稅源，規定將田賦改爲地方稅後，加賦之權就完全歸了地方，而地方政府之濫用此權就從此日甚一日了。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財政部雖曾頒佈過八條限制徵收田賦附捐的辦法，規定田賦附加的總額不得超過正稅，正附總額，不得超過現時地價百分之一，凡超過者皆須斟酌核減，可是令出之後，並沒有一省遵行過，而且是變本加厲，幾乎每年都要加徵一二新捐。尤以國民政府所在的江蘇爲甚，該省六十一縣中，徵收附稅超過正稅十倍至十八倍的竟有六縣，超過二十倍至二十六倍的亦有二縣，眞是開附加稅未有之先例。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省縣政府的組織迭有更改， 地方財政亦膨漲不已， 省政府的財政在未裁釐金以前，還多一稅收維持歲費，裁釐以後，地方經費往往不敷甚巨，中央既不與以補助，於是祇得籌之於各縣，而各縣即籌之於田賦。省政府之財力既常不足以贍本身，則縣財政如遇不足時，自不能盼省府接濟，勢必亦籌之於田賦。因之附加稅的名目即成爲與年俱增。舉凡一縣的行政，如公安，保衞，敎育，衞生，築路，建設，測量，清丈，慈善等，其經費都莫不取給於田賦附加，而鄉鎭的自治公所又從而加徵之，省縣之臨時派索亦專以農民爲對象。近幾年來農民生活已降至在豐年亦不能得一飽的情形，一言以蔽之， 都是受了田賦附加之賜， 這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方面是應該負全責的。

近數年來，各省田賦之日見加重，本是國人週知之事，但是究竟繁重到了什麼程度，則以缺乏此項調查及統計的原故，一般人多半不能知道。所以在未說到各省如何整理田賦附加稅之先，我們應該先把各省田賦附加的繁重情形敘列出來， 在過去各年中， 我們所能見到的田賦正附稅的調

查，多半是由各地新聞記者所調查，而散見於各地報紙的通信欄中，所以常是一些零星的記載。不過二十二年的情形稍微有點不同了。以前地方政府，無論省或縣，對於此類調查或統計，多是不過問的，甚至於連各省財廳都不能舉出該省各縣所徵附稅的種類，而去年在整理附稅聲中居然有幾省把全省各縣或本省一部的田賦正附稅額加以調查了。現在就讓我們把這過去一年來從各種刊物所得的材料敘列出來，看看各省的田賦究竟繁重到了什麼程度。

去年由省政府將本省各縣田賦正附稅加以調查了的計有江蘇，湖南，江西，湖北四省，各省都有較詳的數字發表。今先從江蘇省說起，茲將該省統計列為第一表。

江蘇省

江蘇省各縣田賦正附稅比較表(表一)

縣別	省縣正稅(單位千元)	省縣附稅(單位千元)	附稅占正稅之百分數	縣別	省縣正稅(單位千元)	省縣附稅(單位千元)	附稅占正稅之百分數
上海	一一•七	一五•二	一二九•六九	高淳	四•八	一九•八	四一二•五〇
太倉	四〇•一	四八•四	一二〇•七〇	江寧	二〇•一	八七•五	四三五•三二
奉賢	二一•六	二六•三	一二一•七六	啟東	四•二	一九•九	四七三•八一
松江	五〇•六	六三•五	一二五•四九	宿遷	五•七	二七•八	四八七•八二
青浦	三七•〇	四八•八	一三一•八九	江都	一九•三	九九•五	五一五•五四
吳江	六二•四	八四•四	一三五•二六	沭陽	九•二	五四•五	五九二•三九
金山	一七•七	二五•九	一四六•三三	儀徵	五•〇	三〇•〇	六〇〇•〇〇
銅山	一六•四	二四•三	一四八•一七	蕭縣	一〇•八	六六•四	六一四•八一
崑山	四九•一	七四•四	一五〇•九三	南通	一一•〇	六九•九	六三五•四五
鎮江	二五•三	四〇•九	一六一•六六	邳縣	六•三	四〇•七	六四六•〇三
南匯	二一•九	三三•三	一五二•八二	淮安	一一•三	八〇•二	七〇九•七三
武進	六二•八	一〇三•三	一六四•四七	興化	一一•〇	七八•六	七一四•五五
無錫	五〇•〇	八三•四	一六六•八〇	碭山	三•四	二六•九	七九一•一八
宜興	四八•一	八〇•〇	一六六•三二	贛榆	四•五	三六•四	八〇八•八九
吳縣	八二•八	一四八•五	一七九•三五	鹽城	一一•三	九四•六	八三七•一七
常熟	六七•八	一二九•九	一九一•五九	睢寧	三•八	三二•四	八五二•六三
溧陽	二五•七	五三•七	二〇八•九二	泗陽	四•一	三六•七	八九五•一二
嘉定	二〇•六	四五•六	二二一•三六	豐縣	四•七	四二•七	九〇八•五一
金壇	二一•〇	四七•一	二二四•二九	泰興	八•〇	七四•四	九三〇•〇〇
寶山	一一•三	二五•八	二二八•三二	寶應	五•五	五二•八	九六〇•〇〇
丹陽	二八•三	六四•八	二二八•九八	沛縣	四•七	四五•八	九七四•四七
川沙	四•八	一一•一	二三一•二五	東海	一•四	一三•九	九九二•八六
句容	一四•八	三六•七	二四七•九七	阜寧	八•〇	九六•八	一、二一〇•〇〇
江陰	三七•五	九三•二	二四八•五三	高郵	七•五	九三•八	一、二五〇•六七
靖江	一三•二	三三•三	二七二•九五	淮陰	二•六	三六•七	一、三二〇•七七
六合	一三•一	三六•九	二八一•六八	漣水	四•七	六九•一	一、四七〇•二一
江浦	五•七	一六•二	二八四•二一	崇明	二•八	四九•七	一、七七五•〇〇
東台	九•九	三一•四	三一七•一七	如皋	七•七	一三七•一	一、七八〇•五二
揚中	二•九	一一•一	三八二•七六	灌雲	二•〇	四二•九	二、一四五•〇〇
溧水	五•五	二二•五	四〇九•〇九	海門	二•九	七五•五	二、六〇三•四五

泰縣	七五·五	七八	四〇·九

（數字根據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由作者重行整理排列。）

江蘇全省計六十一縣，徵收田賦附加稅超過正稅稅額不及一倍的，計有十六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二十六強。超過正稅一倍至二倍的計有十一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十八。超過正稅五倍至九倍的計有十五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二十四強。超過正稅十倍至十七倍的計有六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十弱。超過正稅二十倍至二十六倍的計有二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三強。附加稅分兩種，一爲省專稅，計有教育專款，水利專款，築路專款，農行基金，治運專款等名目。教育專款按銀額每兩徵銀四角七分；米額每石徵銀一元四角；忙漕則銀米相同。築路專款有按米每石徵銀七角二分者，有按民田蕩田每畝各徵五分者，有按熟田每畝徵銀八分一厘者，又有按田地蕩灘每畝徵銀五分者。水利專款，有按忙銀下忙項下每兩帶徵六角者，有按米每石帶徵二角者，又有按忙銀每兩帶徵二角五分者。總之，徵收數額隨縣而異，參差不齊，此不獨以上三款爲然，其他專款亦然 。二爲縣附稅，計有教育費，公安畝捐，自治畝捐，積穀畝捐，黨部民衆捐，農業改良捐，普教畝捐，抵補畝捐 ， 蘆課黨務捐，清丈費，保衛團捐，水巡隊費，警察隊經費，戶籍費，習藝所畝捐 ， 教育特捐，師範經費，防務費，區經費，區圩塘工捐，鄉鎮經費，村制費，公益費，開河費，保坍費，建閘費，國省選舉費，修志費等數十種名目。各縣所徵款目，多者十餘項，或二十餘項，少亦有數項。崇明一縣所徵縣附稅共計二十三種，常熟，淮安亦各徵十九種。同一性質之事業，同時可徵收數款以供支用，病民之甚，莫可言喻。

以上的統計，稍嫌籠統，現在我們再把由報紙上得來的關於蘇省幾縣田賦的詳細記載列出來，以供參考。（所得各縣田賦正附稅的比較與上表所列稍有出入，原因是一爲總計，一爲單例。）

（一）江浦縣　每正稅一元帶征附稅一元三角四釐二毫。附稅種類及款數如下：（一）教育特稅五分八厘。（二）築路畝捐二角一分一釐一毫。（三）水利畝捐八分四厘四毫。（四）農業改良畝捐四分二厘二毫。（五）普教畝捐三角三分七厘八毫。（六）內務費畝捐八分四釐四毫。（七）公安畝捐一角五厘六毫。（八）實業畝捐二分一厘三毫。（九）自治費四分二厘三毫。（十）徵收費四分。（十一）救濟院經費二分一厘四毫。（十二）黨務經費六分三厘五毫。（十三）警備隊保衛團經費一角八分一厘二毫。除上列外，另每石種帶征保衛畝捐五角。又每張串票帶徵戶籍費二分。統計每石種（即十畝）每年應繳正附稅洋六元餘，地畝捐二元，及帶徵積穀等。（中行月刊七卷一期。）

（二）江寧縣　本縣田賦按忙漕二項征收。（甲）正稅項下：（一）上下忙每畝應徵銀一角零五厘一毫二絲四忽，（二）漕米每畝應徵銀二角零八釐七毫四絲，忙漕合計每畝共征正稅銀三角一分三厘八毫六絲四忽。（乙）附稅項下：（一）上下忙每征銀一兩附加手數料銀二角六分六厘五毫，（二）上下忙每征銀一兩附加水利費銀七角八分，以上兩項每畝共應征銀五分三厘六毫六絲五忽。（三）上下忙每畝附加教育費銀一角三分。（四）上下忙每畝附加自治費二分。（五）上下忙每畝附加公安費銀一角。（六）上下忙每畝附加農業改良費銀二分。（七）上下忙每畝附加黨務費銀四分。（八）上忙每畝附加村制費銀五分。（九）上忙每畝附加築路費銀五分。（十）下忙每

畝附加清丈費銀一角。(十一)漕米每征米一石附加徵收費銀三角二分五厘，(十二)漕米每征米一石附加防務費銀五角，以上兩項每畝應攤征銀二分四厘六毫二忽，以上各項忙漕附加合計起來，每畝共應征銀五角八分八厘二毫六絲七忽，超過正稅將及一倍。(中行月刊六卷五期。)

(三)灌雲縣 (甲)正賦：(一)匠課每畝征銀一分一厘三毫九三(按上下忙徵納)。(乙)地方附加捐：(一)由縣政府隨糧帶征各捐，戶籍捐三厘，教育捐四分，築路捐五分，公安捐三分，實業捐一厘，保衛捐二毫五，農會捐二毫五，畝捐四厘。(二)區公所所徵保衛費三分。(三)鄉公所所徵保衛費及各項捐八分，以上各附加捐共計每畝應征銀二角三分八厘五，計超過正稅二十倍強。此外尚有苛捐十種，其款數較此更重，今列舉如下：(一)畜牛六角四分一厘五。(二)耕工七角五分。(三)種工三角三分二。(四)鋤工五角。(五)捕蟲二角七分。(六)收穫工五角。(七)籽種七角六分三。(八)肥料四角。(九)溝洫工程二角。(十)自衛費三角三分。以上各捐合計每畝應征銀四元六角八分六厘五。田賦正附稅及苛捐合計每畝共應征銀四元八角三分六厘。(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大公報。)

(四)銅山縣 民國二十年每畝徵稅銀二角七分九厘八，內有正稅銀五分九厘五。附加稅二角二分零三厘。串捐尚不在內。二十一年度每畝又加保衛捐三分四厘，積穀捐一分，黨務費八厘，自治費七厘，附加全額增至二角七分九厘三毫，串捐尚不在內，計超過正稅將及四倍。二十二年又增加清丈費每畝一角，農行基金二角。(同年十月三日大公報。)

(五)丹陽縣 丹陽田賦附加稅共十五種，其名目及款數如下：(一)省水利捐二分，(二)教育費一分，(三)彌補教育費三分，(四)地方費二分，(五)原有地方一分，(六)農業改良捐二分，(七)區自治費二分，(八)縣警保衛費二分，(九)建設水利費四分，(十)教育畝捐八分，(十一)公安費八分，(十二)築路費五分，(十三)自治事業一分五厘，(十四)水巡隊五厘。(十五)清丈畝捐一角，合計每畝共征銀五角一分。(中行月刊六卷五期。)

以上爲江蘇各縣的田賦概況，總計全省所收省縣正稅約一百一十一萬數千元，省縣附稅三百三十八萬一千餘元，計附稅全額超過正稅全額二倍強。現在我們再來看湖南省的情形。

湖南省

湖南各縣田賦正附稅比較表(表二)

縣別	正稅	帶徵附稅額數	附稅占正稅之百分數	縣別	正稅	帶徵附稅額數	附稅占正稅之百分數
鳳凰	一元	〇·二四〇元	二四·〇〇	永順	一元	三·三七一元	三三七·一〇
桑植	一元	〇·四〇〇元	四〇·〇〇	零陵	一元	三·三七五元	三三七·五〇
乾城	一元	〇·四三三元	四三·三〇	常德	一元	三·四六七元	三四六·七〇
大庸	一元	〇·三七七元	三七·七〇	邵陽	一元	三·四八四元	三四八·四〇
保靖	一元	〇·八〇〇元	八〇·〇〇	黔陽	一元	三·五〇〇元	三五〇·〇〇
龍山	一元	〇·九八六元	九八·六〇	漢壽	一元	三·五三三元	三五三·三〇
慈利	一元	一·一〇〇元	一一〇·〇〇	瀏陽	一元	三·五五〇元	三五五·〇〇
沅江	一元	一·二〇三元	一二〇·三〇	安仁	一元	三·六一三元	三六一·〇〇
靖縣	一元	一·四〇〇元	一四〇·〇〇	漵浦	一元	三·六三六元	三六三·六〇
湘鄉	一元	一·五〇〇元	一五〇·〇〇	衡山	一元	三·六六五元	三六六·五〇
麻陽	一元	二·〇一八元	二〇一·八〇	會同	一元	三·六六七元	三六六·七〇

芷江	一元	三•一〇〇元	二一〇•〇〇	瀘溪	一元	三•八三〇元	二八三•〇〇
通道	一元	三•二三五元	二二三•五〇	攸縣	一元	三•八六七元	二八六•七〇
岳陽	一元	三•三七二元	二三七•二〇	新寧	一元	四•一〇六元	三一〇•六〇
華容	一元	三•三〇六元	二三〇•六〇	永明	一元	四•三七五元	三三七•五〇
湘潭	一元	三•四七五元	二四七•五〇	新田	一元	四•四一七元	三四一•七〇
晃縣	一元	三•五〇〇元	二五〇•〇〇	祁陽	一元	四•四七九元	三四七•九〇
江華	一元	三•五〇六元	二五〇•六〇	城步	一元	四•五〇六元	三五〇•六〇
臨湘	一元	三•五一三元	二五一•三〇	茶陵	一元	四•五四一元	三五四•一〇
耒陽	一元	三•六一三元	二六一•三〇	汝城	一元	四•五八三元	三五八•三〇
長沙	一元	三•六二三元	二六二•三〇	石門	一元	四•五八三元	三五八•三〇
酃縣	一元	三•六二五元	二六二•五〇	桂陽	一元	四•六二五元	三六二•五〇
東安	一元	三•六五八元	二六五•八〇	桃源	一元	四•六三三元	三六三•三〇
寧鄉	一元	三•七〇八元	二七〇•八〇	郴縣	一元	四•七〇八元	三七〇•八〇
長谿	一元	三•七二三元	二七二•三〇	永興	一元	四•九五八元	三九五•八〇
益陽	一元	三•八五〇元	二八五•〇〇	資興	一元	五•〇〇〇元	四〇〇•〇〇
寧遠	一元	三•八七五元	二八七•五〇	嘉禾	一元	五•〇四一元	四〇四•一〇
湘陰	一元	三•九一〇元	二九一•〇〇	桂東	一元	五•一三五元	四一三•五〇
藍山	一元	三•九六〇元	二九六•〇〇	醴陵	一元	五•二五〇元	四二五•〇〇
安化	一元	三•九七九元	二九七•九〇	新化	一元	五•二九三元	四二九•三〇
衡陽	一元	四•一三〇元	三一三•〇〇	道縣	一元	五•六六六元	四六六•六〇
沅江	一元	四•一三五元	三一三•五〇	宜章	一元	五•八六三元	四八六•三〇
平江	一元	四•一五七元	三一五•七〇	臨武	一元	五•八七〇元	四八七•〇〇
綏寧	一元	四•一八〇元	三一八•〇〇	臨澧	一元	七•一五二元	六一五•二〇
武岡	一元	四•一九〇元	三一九•〇〇	安鄉	一元	七•四四四元	六四四•四〇
常寧	一元	四•二七八元	三二七•八〇	澧縣	一元	七•七二三元	六七二•三〇

（數字根據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大公報，經作者重行整理排列。）

湖南全省共七十二縣。各縣徵收田賦附加稅未超過正稅稅額的僅有六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八強。超過正稅未及一倍的亦僅有四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五強。超過正稅一倍至二倍的計有二十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二十七強。超過正稅二倍至三倍的計有十九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二十六強。超過正稅三倍至五倍的計有二十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二十七強。超過正稅六倍至七倍的計有三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四強。總計全省七十二縣，附稅超過正稅一倍至七倍的縣分共有六十二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八十六，未超過正稅一倍的僅十縣，占全省縣數百分之十四。

湖南田賦各項附加稅中以保衛團經費爲最重。全省七十二縣中有六十一縣是按丁銀徵收，每兩帶徵銀數超過五元者計有二十四縣，最高額爲每丁銀一兩帶徵十元（慈利縣），未滿五元者三十七縣，最低額爲每丁銀一兩帶征六角六分七（龍山縣）。至於各縣徵收附稅的詳情，則以缺乏材料，不能羅述，惟邵陽縣另有一詳細記載可供參考。該縣田賦每正供一兩，應完銀三元三角，附加各稅，計（一）券費三角三分，（二）地方附加一元零五分，（三）自治附加二元，（四）團款附加一元零五分，（五）又自治附加二元，（六）又團款附加四元五角，（七）教育附加二元二角一分，（八）帶征義勇隊畝捐八角，八項合計共十三元九角四分。計超過正稅三倍以上。（同年九月六日大公報。）

江西省

江西省的田賦附加稅曾經省府經濟委員會調查了三十三縣，其詳細數字曾在該會所用經濟旬刊一卷九期上發表，茲於校正後重行排列，列爲下表。

江西省三十三縣田賦正附稅比較表（表三）

縣別		帶征附加稅額	附稅占正稅之百分數
	地丁每兩三元（合洋）米折每石四元（合洋）		
永豐	丁	3.00元	100.00
	米	4.00元	100.00
安福	丁	2.25元	75.00
	米	3.00元	75.00
宜春	丁	6.90元	230.00
	米	1.32元	33.00
喻縣	丁	0.60元	20.00
	米	1.20元	30.00
萍鄉	丁	13.33元	444.33
	米	—	—
上高	丁	2.90元	96.66
	米	3.40元	85.00
都昌	丁	0.90元	30.00
	米	3.90元	97.50
進賢	丁	2.85元	95.00
	米	2.08元	52.00
新建	丁	3.90元	130.00
	米	4.85元	121.25
南昌	丁	0.90元	30.00
	米	1.60元	40.00
浮梁	丁	1.35元	45.00
	米	1.80元	45.00
豐城	丁	8.06元	268.66
	米	1.42元	35.50
永修	丁	1.89元	63.00
	米	3.26元	81.50
崇仁	丁	1.90元	63.33
	米	3.60元	90.00
萬年	丁	4.70元	156.66
	米	8.00元	200.00
	畝捐每兩	0.38元	12.66
高安	丁米	2.84元	40.57
彭澤	丁	0.815元	27.16
	米	1.10元	27.50
靖安	丁	7.217元	240.57
	米	1.81元	45.25
新淦	丁	1.90元	63.33
	米	1.90元	47.50
吉安	丁	3.90元	130.00
	米	5.20元	130.00
貴谿	丁	10.89元	363.00
	米	10.33元	258.25
東鄉	丁	1.17元	39.00
	米	3.22元	80.50
吉水	丁	—	—
	米	1.20元	30.00
金谿	丁	1.99元	66.33
	米	2.57元	64.25
玉山	丁	3.90元	130.00
	米	5.30元	132.50
	田畝捐每石	1.50元	37.50
鄱陽	丁	3.96元	132.00
	米	4.27元	106.75
	丁米串票捐	每張十枚	
德安	丁	0.96元	32.00
	米	0.92元	23.00
	田畝捐丁	1.20元	40.00
	田畝捐米	0.60元	15.00
樂平	丁	3.00元	100.00
	米	4.05元	101.25
	丁米串票	每張二釐	
上饒	丁	1.10元	36.66
	米	1.60元	40.00
臨川	丁	2.98元	99.33
	米	5.54元	138.50
南城	丁	1.96元	65.33
	米	2.67元	66.75
南康	丁	3.00元	100.00
	無米	—	
	畝捐（每畝）	0.20元	
贛縣	丁	—	
	米	—	
	畝捐（每畝）	0.96元	

表中所列三十三縣，據該會調查，其附稅在民國十七年皆不過僅占正稅百分之三十。去年各縣的附稅，在三十三縣中雖有二十縣的附稅都未超過正稅額，但是與民國十七年比較，則稅額已大增。二十二年地丁附加稅額超過正稅最高的縣分爲萍鄉縣，地丁每兩徵銀十二元二角二分，計超過正稅三倍强。米折附加，最高者爲玉山，每石徵銀二十元三角，計超過正稅四倍。三十三縣中雖有附加僅及正稅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縣分，但是這些縣分都還想繼續增加呢。去年南昌縣即以該縣所徵附稅僅及正稅百分之三十，而於縣長會議的報告書內提議另行加收百分之二十。於此可見江西的田賦附加稅一時亦不易減輕。

三十三縣的附稅名目，據該省經濟會統計竟達九十餘種之多。同爲附稅，其名稱有捐，費，附稅等區別。同一性質之稅，而又各異其名。於教育，有教育附稅，教育經費，教育捐，丁米教育附稅，教育費，民衆教育捐，串票帶徵教育費等名目，於自治，有自治附稅，丁米自治附稅，米折自治附稅，自治捐，自治費，地丁自治附稅，自治經費，一五自治附稅等名目；於自衛，有丁米保衛團附稅，保衛團捐，警察附稅，保衛團費，保衛團清剿費，臨時剿匪捐，防務附捐，保長辦公室附捐等名目；於築路，有築路欵項，橋梁附稅，築路捐，十成築路附稅，築路費等名目。有數稅合徵立爲一項者，如財教建銀，丁米建教附稅，教建公益附稅，自治衛生附稅等。又有不標明用途，祇名附稅者，如地丁附稅，一層地丁附稅，一層米折附稅，丁米項下附稅，三元附稅，地方一五附稅等。更有巧立名目，以增農民負擔者，如公益稅，紳富捐，清査地畝捐，串票捐，特捐，特別附稅等名目。此項附稅，一縣少者三四種，多者至十餘種。除教育，建設，財政，自治各附稅，曾由省政府通令徵收，名稱稅率，比較劃一外，餘者均由各縣自立名目，自定稅額。同一性質之稅，而一縣竟有徵收二種者，如都昌既徵收了公安經費，而又徵收警察附稅；新建既徵了建教附稅，又徵串票帶繳教育費。如此重徵之事，甚爲普遍。

湖北省

湖北調查田賦後在報紙上所發表的統計，沒有以上三省那樣詳細。關於正附稅額僅有全省的總數，無各縣的總數，關於附稅稅率，僅發表了民團畝捐的稅率，現在我們先從正附稅的總額上來作一比較。湖北田賦收入共分三大項，即一正稅，二省附稅，三縣附稅。正稅項下，計全省六十八縣，年征地丁一百五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一元，漕米七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元，屯餉七萬四千三百四十一元，租課一萬四千五百一十四元，共計二百四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五元。省附稅項下，每年收丁漕附稅二十五萬二千二百一十七元，串票捐一十九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元，共計四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二元。縣附稅項下，每年征收縣地方附加一百一十一萬一千二百元，畝捐三百七十七萬八千零三十四元，合計共四百八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元，省縣兩附稅總額合計，共五百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元，計超過正稅一倍又二成許。（數字見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武漢日報。）

湖北各縣民團畝捐稅率極不一致，且因征收單位不統一的原故，亦難比較其輕重，茲將其稅率列於下表。

湖北省各縣民團畝捐稅率表（表四）

縣別	單位	稅率	縣別	單位	稅率
黃梅	每畝	四角	興山、利川	自耕太谷一石	一角五分
				課耕	五角
蘄春	每畝	三角		自耕包谷一石	三角七分
				課耕	七角五分
浠水	每畝	一角	隨縣	地丁每兩	三元三角四分三厘
麻城	每斗	四角		每石	一元
羅田	每石	五分五厘五毫		屯銀每兩	三元三角四分三厘
廣濟	每畝	三角	應山	每畝	一角
咸寧、嘉魚、蒲圻	地丁每兩	一元四角	鍾祥	每畝	一角
			京山	每畝	八分
			潛江	每畝	九分
崇陽	每畝	一角	襄陽	地丁每兩	八元
通城	地丁每兩	九分	棗陽	每畝	五分
陽新	每畝	一角	宜城	每畝	八分
大冶	每畝	一元	南漳		
通山	地丁每兩	五元	均縣、光化、穀城	每畝	九分
荊門	每畝	六分			
當陽	每畝	一角			
遠安	上等每畝	二角八分	鄖縣、保康、安陸	每畝	一角
	中等每畝	一角			
	下等每畝	一角二分			
江陵	每畝	七分	鄂城	每畝	三角
公安	每畝	三角	黃陂	地丁每兩	一元四角
石首	每畝	四角		漕米每石	二元八角
監利	每畝	三角	漢川、孝感、沔陽	每畝	一角
松滋	每畝	二角			
枝江	每畝	二角			
宜都	每畝	六角	黃岡	每畝	一角五分
宜昌	每畝	六分	雲夢	每畝	一角
秭歸	每升	三角	應城	每畝	四分
巴東	每畝	一角	天門	每畝	八分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武漢日報，有十五縣無統計。）

上表所列，以按畝征收的縣分占多數，其中最高的稅率爲每畝征銀六角，最低的爲每畝征四分，一般的縣分都是每畝征一角至四角不等。若與每畝應納之正稅及其他附加之數合計，則每畝應納稅額，平均在一元上下，不可謂不苛重、

（未完）

關於洋粉增稅及洋麥徵稅問題

郝綸

1,由穀賤傷農事實所演引之農村不安問題，至今互二年而未決。此二年中爲農請命聲，救濟聲頻傳耳鼓。其中救濟運動之範圍最廣，關係最大而與此次增收粉麥入口稅有關者厥有四起。第一爲二十一年冬財部所擧行之全國民食會議，其救濟辦法有開放出口米禁及徵收糧食入口稅兩重要議決案。第二爲二十二年二月內政部奉令所草擬之全國食糧管理草案，中有改訂糧食入口稅一案。第三爲同年八月五部會調查全國小麥滯銷原因，所得結果中有洋粉洋麥大量進口傾銷一項，救濟之道在增收洋粉洋麥入口稅及傾銷稅。第四爲同年十月在南昌所擧行之八省市糧食會議，其議決案第一案即係杜絕外來糧食傾銷。

統觀以上四次農村救濟運動要不外以取締外國糧食入口爲救濟辦法之要着。在此多次重大醞釀之下，洋粉增稅及洋麥徵稅果於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隨米穀等糧食入口徵稅事通告全國矣。其實行期爲同月十六日；新稅率爲每担洋粉入口徵〇．七五金單位，洋麥〇．三金單位，外徵水災附加一稅；實行區域除粵桂閩三省因民食關係暫緩徵收外，其他各口岸概按新稅率徵收；理由與米穀等關稅同爲保護農民生計及救濟農村經濟（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時事新報及南京中央日報）。推其用意，蓋以洋粉洋麥年來直接間接侵害中國農村非小，如自二十二年一月至十一月，入口洋粉約三百十萬担，洋麥約一千七百五十萬担，共合洋麥約二千三百萬担（見對外貿易報告二十二年十一月份），約佔全國（東北四省除外）出產額百分之八（政府調查見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同期內出口華粉麥僅約六十八萬担，故欲救濟農村不能不杜絕洋粉洋麥入口此其一。麥粉廠爲消納小麥之重要處所，年來華粉廠之不景氣，而致小麥去胃滯塞者即在洋粉之大肆侵奪（見上五部會調查報告），故欲救濟農村不能不杜絕洋粉入口此其二。粉麥有密切關連，僅徵洋麥稅則外人將磨麥成粉以輸入，反之，則粉源絕而麥將湧入矣，故欲救濟農村不能不粉麥同時併徵，此其三。

按普通政府增收外國商品入口稅之重要目的不外兩端：一爲增加財政收入；二爲保護國內產業。此次洋粉麥改行新稅率政府是否含有第一項用意及其結果如何，不在本文討論之例，恕不在此論列。茲所論者僅限於在政府所標明而人民所切盼之目的下，以觀察此次所用救濟辦法是否可以達其預期目的及其可望收效之程度如何而已。

2.中國此次施行粉麥入口新稅率，其立意乃爲保護本國農產品，救濟農村經濟而設，已如上述；是則新稅率之行，當有相當高度，以能達到預期之目的爲止。乃觀此次所施行之粉麥新稅率，對於達到預期目的不能無

疑○茲從兩方觀察：第一洋粉麥來源如何，即洋粉麥來源趨勢是否爲此新稅率所可抵擋而中止？第二洋粉麥來華是否有傾銷性質，若果屬傾銷，是否可用此新稅率而增進華粉麥之銷行？

第一洋粉麥來源考察：關於洋粉麥來源又可從兩點觀察，（一）國際小麥普遍供求現象：近年來國際小麥供過於求頗劇，如一九三一年供方有四，七一三百萬（單位爲布歐爾bushel每布爾約合六十磅以下同），求方僅三，七〇六百萬；有一，〇〇七百萬之過剩；一九三二年供方有四，七〇九百萬，求方僅三，七一三百萬○有九九六百萬之過剩；一九三三年供方增至四，七一六百萬，求方竟減至三六一〇百萬，有一，一〇六百萬之過剩，過剩數量達到空前最高峯○（見Wheat Studies: Vol. 10, No. 3. P139）於是供求兩方均感不安，供方除用各種方法救濟生產者之損失外，並用貼補獎勵等法鼓動輸出；求方則力求自足自給，除加高關稅壁壘以阻其流入外（各國關稅均高於貨價之上見本節末段），並嚴厲限制本國麥粉廠消用外麥（均見Wheat Studies: Vol. 10 No. 3, P83—92及P142）○結果演成全世界小麥滯銷之極度不安現象，至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止，首要小麥輸出國之美加阿（根廷）澳（洲）之存積量達到歷年未有之高度，其佔小麥輸入之首要地位之歐洲，其輸入量竟減到歷年未有之低度（見上同書P137—139），同時麥價之跌落又爲歷年所未有（見上同書P93及P97）○於是乃有國際小麥協定之妥協辦法出焉○該協定成立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參加者爲小麥供求兩方，共計三十一國○協定全文共七條，其要點有1.輸出國須將一九三三至三五年兩年度之出口予以限制，輸出額以五萬六千萬布歐爾爲最高限度，2.輸入國則中止國內產麥之獎勵，3.減低小麥入口稅（見Wheat Studies: Vol. 9. No 10, P. 353）○由上協定中國際小麥滯銷不安之嚴重情形可謂掃爲淨盡○上協定規定全世界出口總額僅及存額之半，即協定規定之數亦甚感無出路，一面國際小麥之首要輸入國如法國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竟宣告禁止麥粉廠購用外麥；意大利於同年七月宣告僅許用外麥百分之一；德國僅許用百分之三；瑞典於同年六月宣告僅許用外麥百分之二○他方面歐陸各國（包含輸出輸入國）於一九三二年又得空前小麥豐收，其豐收數量至供可應求，致去年歐陸小麥輸入國之存積量達十年來之最高度（見Wheat Studies: Vol. 10, No. 3, P82）在此情形之下，出口國之小麥在歐洲之消路將必然大減○

（二）中國小麥輸入國之觀察：對中國輸出小麥之國家之重要者有四即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洲是○此亦即操縱全世界小麥市場而爲全世界小麥輸出國所敵視之四大國，此四國滯存量截至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止爲七四四百萬布歐爾，爲空前之最高度，約佔全世界百分之六十八○（見Wheat Studies: Vol. 10, No. 3, P139）此次小麥協定四國輸出額爲美國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單位布歐爾以下同）；加拿大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阿根廷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澳洲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見Wheat Studies: Vol. 9. No. 10, P353）○共計四萬六千萬，縱其餘過剩之二萬八千四百萬予以封存，但其主要出路之歐陸幾至絕境已如上述；同時去年世界小麥又普遍豐收，（見Wheat Studies: Vol. 10, No. 3, P121 及P139），則今後四國當祇有向漫無限制而關稅低下之國如中國者加多輸出可無疑也○

第二洋粉麥來華傾銷情形：關於外國粉麥在華傾銷事實，因無成本數

字可查，僅以下述事實證之：華盛頓一九三三年八月國民電稱：「美國農業整理行政處專心注意於增加小麥之對華輸出，此時倘有中國或其他國向美購麥，美政府不難將麥價減至生產成本之下，以期銷滯過剩。」（見農業周報二卷三十六期）由上美國用政府力量將麥價減至生產成本以下，以向華輸出，其實行傾銷政策也無疑。

再從貨價上觀之。各國小麥在華價格之差，在上海市場，每担常由二角至一元，美麥最上，加拿大與澳州麥次之，阿根廷麥最下。洋粉每袋價之差常由五分至二角五分，美粉最上，日加兩國粉次之，澳粉最下。（粉價比較均以綠號牌頭等粉爲準以下同）但天津市場則華粉常高於洋粉由二角至四角五分。茲因限於篇幅，僅舉芝加哥粉麥價與上海比較及東京粉價與天津比較，以推知其他。芝加哥一九三三年十月份小麥平均價爲每布歇爾○・八七元美金，每担約一・九元美金（每二・二布歇爾合一担），合華幣約六・七元（中美平均匯率見同月經濟統計）。同月上海頭號美麥價爲約四・七元。（見商業月報二十二年十一月份）即芝加哥美麥每担價高於上海約二・二元。同時芝加哥美粉價每桶（borrel合華四袋）爲美金六・六元（芝加哥粉麥價均見中行月刊二十二年十一月份），合每袋美金一・六五元，每袋合華幣約五・七元。同月上海頭等美粉每袋價爲二・二元。即芝加哥美粉每袋價高於上海約三・五元。同月十五日東京竹字牌麥粉每袋價約四・八角（見東京重要經濟統計），同時天津同號日粉價爲二・二元。即東京日粉每袋價高於天津二・六元。再查美粉每桶原料值需三・七五元美金（每桶需麥四・四布歇爾），即每袋粉原料值爲○・九三元，合華幣三・二元。而上海美粉價爲二・二元，即上海美粉每袋價比其原料值低賤一元，其製造費納稅運費等更無論矣。簡言之，由芝加哥販運美麥至上海，除關稅運費推銷費等不計外，每担須賠蝕二元；由同地販運美粉至上海。假使關稅運費推銷費等均與洋麥同不計外，每担須賠蝕八・七元。同時由東京販運日粉至天津，除納稅運費推銷費等不計外，每担賠蝕六・五元。由上美粉麥兩者每担賠蝕數之差爲六・七元；以兩者每担價值計之，則粉約賠百分之六十一，麥賠百分之三十，相差爲百分之三十一，兩者比較當以販運小麥較爲合適。故已往洋粉麥輸華傾銷總以洋麥爲極大數量，即如去年一至十一月洋麥運華達一千七百萬担，洋粉僅三百萬担，前者爲後者六倍（見上）。

總觀以上，國際小麥滯銷之不安，與向華輸出來源之豐厚與威脅既如彼；同時各國粉麥在華傾銷之劇烈情形又如此，吾人擬欲於目前改善農產品滯銷，救濟中國農村經濟，決非以洋粉每担○・七五金單位，與洋麥○・三金單位之保護稅率，所得奏效者毫無可疑。

考世界各國無論民食足用與否，其對外國粉麥入口關稅均征至貨價之上，決未有低於中國此次所謂保護稅率者。即如素感糧食不足之國如德國在一九三一年入口小麥稅爲一，六二元，麥粉稅爲九，一四元（麥以每布歇爾計粉以每桶計，稅金以美金計，以下同）；意大利同年入口小麥稅爲○・八七，麥粉稅爲四・三四元；法國入口小麥稅爲一・七一元，麥粉稅爲八・九二元。（見Wheat Studies: Vol. 8, No. 2, P168—173）此食糧不足之國，其粉麥之普遍入口稅率尚且高於我此次所謂保護稅率者多倍，何況其保護稅率？至其他食糧足用之國，其用以保護國內農民利益之入口稅，無論普通關稅與保護關稅，其高度可由此而知也。

3 查洋粉入口稅率與洋麥入口稅率相差頗巨，洋粉每担入口稅正附相加爲〇，八二五金單位，洋麥每担爲〇，三三金單位。在此情形之下，又在粉麥關係極嚴密之下，吾人可以推知其可能之結果有二：假使洋粉稅率達到保護目的，洋麥稅率若否，則販運洋粉商人將轉而巡運洋麥入口，洋粉絕源而洋麥入口加多一也；假使洋麥稅率達到保護目的，洋粉稅率較高當亦同達目的，則華粉麥同受保護，洋粉洋麥同時絕源二也。由前之結果，洋粉絕源，而洋麥則代之入口，受益者爲華粉業，不僅無對敵競爭，且有充足之原麥接濟（現各大埠華粉廠大多購用洋麥），但其侵害農村則一也。所不同者前爲洋粉洋麥之兩路交侵，現合而爲一，其侵害力量決不減於當初，此與救濟農村之初旨似有未合者也。由後之結果，洋麥絕源，洋粉同時絕源，於是國內小麥得以暢銷無阻，此乃與保護農民生計，救濟農村之初旨脗合也。簡言之，此次爲救濟農村所施行之粉麥保護稅率，因相差過甚之故，設小麥稅率失保護功效，則受益者將爲華粉業，救濟農村之初旨恐不免遭失敗。但粉麥新稅率均已失保護功能，與洋麥在華傾銷特形劇烈之事實，又業已證明如上，則今後新稅率之結果如何，當可想見矣。

4.然則粉麥新稅率施行後之影響果何如乎？即所期望之粉價上漲與杜絕洋粉麥入口之結果果如何。茲因時期較短，對外貿易情形尚難杳悉，僅就增稅後一月餘之貨價觀之。亦因時間短促，所得結論自不甚確，惟可觀其大概趨勢而已。

入民國二十二年後，中國粉麥價格之跌落爲十餘年來所未有，尤以十月爲最甚，上海標準小麥價跌至三元八角以下，標準麥粉價跌至二元一角以下（麥以担計，粉以袋計，均以申報糧食價格報告爲準，以下同）。但入十一月後至十二月初，粉麥情勢頗形好轉，粉價漸漲至二元三角餘，麥價漲至四元四角餘，一時頗有欣欣向榮之象。自十二月十四日海關新稅率公佈後，粉麥價乃復忽行下落，其趨勢且較前嚴重，粉價由加稅之日起跌，終跌至二元一角上下，小麥跌至三元九角上下，至今仍在跌落中。

以上短期情勢之反應，雖不敢必謂爲即此次保護稅則之果遭失敗，然將來結果之不得如願以償者，似可斷言；同時此種出人意料之逆態反響至少可證明與上述之粉麥新稅率失其保護功效，及稅率本身之不周密有關，亦不可諱言。時事新報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載稱：「財部增收洋粉麥入口稅後，日麵粉仍傾銷，日本政府鼓勵該國商人仍將日粉輸華，我國之進口稅若干，由日政府照數貼補之，對我國增入口稅並未受絲毫影響。」此足證前言之非謬。假使政府此次增稅果到相當高度至得達保護之目的點，或竟以洋粉麥在華傾銷之貨價爲新稅率標準，則洋粉麥將覺賠不勝賠，其政府亦感貼不勝貼，而自然歛跡矣。

此次保護稅率之行，因稅率過低之故，失去保護功能，洋粉麥仍得源源入口，對救濟農村初旨似將失敗，至多對政府財政收入可有較前增多之希望而已。又上述洋粉保護稅率較洋麥稅率過高之故，洋粉輸入將見減少，洋麥輸入將見增多，結果於救濟農村初旨不免矛盾，至多對華粉廠有利而已。斯二者其即此次施行粉麥保護稅之可能結果歟？

鴉片戰爭新史料（六）

淮安笑虹宋默藏
國聞周報社選

（四十五）浙海情報

三月初一日，准江蘇巡撫程（矞采）咨，准浙江撫院劉（韻珂）咨，據鄭（祖琛）藩司禀稱，據餘姚縣林朝聘禀稱，轉據朝山巡檢聲稱，二十一日酉刻，周家路洋面，對出外洋，約計五六十里，瞭見有三桅夷船六隻，由東而來，往西駛去。係屬隔洋瞭望，難期確實，惟由南而北，實有夷船多隻。並據探報，林鄭兩處，夷船十四隻，而定海內外洋，實在船數，究未的確，頃據附貢生盧正探報，二十二日，廣東馬利遜又到，帶來紅頭兵一萬，船四十隻，聞三隻已到定海，紅頭兵已有數萬到甯，俱帶紅呢白鑲邊高帽，面皆微有赤色，聲言要進黃道關。並據黃道關委員金宗埗等禀，本月二十五日未刻，瞭見巫子山外，東南洋面，有兩桅火輪夷船一隻，上冒黑烟，並有小船一隻，相跟西駛，海面相距十餘里，向尖山洋面駛去。正發禀間，該逆輪船，駛至白臘礁海面折回，復向東南竄駛。復據海甯州知州許登和禀，二十五日酉刻，准尖山汛把總陳鼎魁等報稱，本日未刻，瞭見鳳凰山之東南，約距二三十里，有火輪船一隻，在彼停泊。又據鄉勇張仁佩等報稱，巳刻見有火輪船一隻，自白臘礁來至鳳凰山直南之四里停泊，隨後將船轉旋，調頭向東南洋面駛去等情據此。查逆夷處有窺伺乍浦省城之意，並有至上海天津等處滋擾之謠，今既添有兵船，其心叵測。其駛至尖山等處船隻，雖保非窺探虛實，查看道路，至北船隻既多，亦恐分路北駛，咨會防堵。

（四十六）乍浦陷後之防範

（一）爲飛咨防範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准兩江督部堂牛咨，本月初十日據金山營禀，初九日辰刻，乍浦城已被逆夷竄入，遊擊在後館墩，瞭見一船，直對金山城郭停泊等情。查乍浦乃江浙交界之區，請飛飭嚴防等因。又准江蘇撫院程咨，據金山營遊擊塔明阿稟稱，據西路防堵把總郭鏞禀稱，本月初八日戌刻，據乍浦探得回報，本日申酉刻，登光山起至天妃宮前，共泊火輪各夷船十九隻，其餘船數，尚在外婆山下，至頭船停泊之時，試放一砲，餘無動靜。風聞該夷船欲呈夷書，仍有求和通商等情。又據砲臺汎把總郭鏞差禀，本日辰刻，乍浦城已被逆夷竄入，一時不能繕禀，專差飛報前來等情。據此，請即嚴飭防勦等因。

（二）爲飛行防範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准兩江督部堂牛咨，本月初十日又據金山營禀，初九日午探回報，逆匪由唐家灣登岸，約有四千餘人，湖協官兵，在陳山寺禦敵失守，即攻東門不進，向南門扒城而進，火攻滿營，至南門外砲兵，大半被傷，宋道臺已退嘉興，長統憲望無實信，等情前來。查乍浦既失，尤應加意嚴防，以免竄入江境，請飛飭防

範○又准蘇撫梁咨，本月十一日據金山營遊擊塔明阿禀稱，初九日申刻，據砲台汎把總郭鏞飛禀，探得夷匪由乍浦唐家灣登岸，約有四千餘人，湖協各兵，在陳山寺禦敵失守，即由南門扒城而進，南門外砲兵，大半受傷，火燒文武衙門，以及紮營廟宇，軍火局，八旂滿營，現在甘肅各兵，接仗對敵○並探得乍浦城東奇龍山一帶，有夷鬼千餘人，在彼紮處，勢將東犯江境○並據在城外委張安等禀，金山本城及城外士商人等，均各紛紛搬去，現在城孤兵單，督飭官兵奮勉防禦等情○據此，查該逆膽敢攻陷乍浦，勢將東犯，實屬猖獗已極，江省之金山劉河平望等處，最爲緊要，防範不可少疎，請飭實力防堵等因○

(三)金山營縣汎移，探瞭有夷船一隻，在遠洋遊奕，向西南駛去，久瞭無踪，當加防守○同日又接奉浙江撫憲劉，六百里釘封公文，鎮海外洋，現來大夷船四十餘隻，夷兵添有萬人，誠恐蔓延江境，飛咨嚴加防範前來○同日又接江蘇撫院公文，係接浙江撫憲轉咨，是日署寶山縣朱恭壽，自蘇來禀，督憲接准浙江撫咨，准揚威將軍咨，在蘇州一帶，招募鄉勇退回，沿途杳明，如有持械者，即行追繳，彈壓出境，不准應付等因○又探得廣東參贊四川提督齊，由湖北查辦逆匪鍾人杰滋事一案事竣，接奉廷寄，令其馳驛赴浙，于二月初四日，由水路道經江寧，進城拜會各大人後，隨即同行前進○又現奉上諭，續調陝甘官兵二千名，河南官兵二千名，星夜兼程赴浙，協剿逆夷等因○

(四)四月十七日准蘇撫咨：准浙撫劉咨，該逆于攻陷乍浦後，將杉板船拖入內河，又將內地浦鞋頭等船，拆去圈棚，裝載砲位火箭等物，有于十一二日進犯嘉興之說○查該逆前在寧波，曾向人逼索揚子江黃河輿圖，稱欲內犯蘇杭，今又在乍浦預備內河船隻，其心殊不可問○蘇州人殷物阜，且浙省軍需銀兩，貯于蘇省，該逆早已偵知，若竟竄入嘉興，勢必分犯蘇杭，亟應預爲備禦，以免不虞○除會同欽差大臣遣兵至嘉興平湖等處守禦，飛咨趕緊擇要防堵等因○

(四十七)　寧波鄉紳購和

四月初七日，江蘇藩司來禀到轅，差探浙江提轅，接據寧波探子禀報，寧波鄉紳，與夷人講和，允許銀一百萬兩，退出交清，該夷言出無准，于本日余大人帶兵前進，未得確音，容再探報○

(四十八)　一種情報

四月初二日制台牛，將軍奕，參贊文，咨照事：刻據寧紹台道鹿澤長等禀稱，監生施鴻，生員黃炳，武生陸基培，送到民人黃國治即家眷于二十五日所具禀內，昨日下午巴夷欲令身備具鋪蓋衣服，投往乍浦等處，不勝驚駭○身一時未敢答對○又詰其何日起身，巴云三日內，巴夷之父云在十日內○正在言談，忽來從未見面夷官二三十人，看其服色，品級較大，與巴晤談，恨未能識言辭，察其形狀，即商整頓動身等事○施鴻等見巴夷驗令紅兵製造標服馬鞍三十付，限二日內應用，且見前所禀張船，係竹筏牛皮成造，其式圓，四圍之大○三板船係本板所造，其船式平，擬約二丈之大○據稱均係淺水攤塗之處所用○再探知馬利生，已調兵千餘名，砲二百位，火輪船未悉若干，先往乍浦與淞口崇明等處，四路合攻蘇州杭州○又稱調兵六百餘名，火輪船二隻，將在揚子江京口遊奕等語，具禀前來○

查核該夷，舉動詭譎，固難保其真僞，惟既有此說，不可不嚴加防範，相應知照。

（四十九） 逼近上海

五月十四日准由六百里插羽蘇撫咨：寶山失陷以後，該逆船已到黃浦，逼近上海縣城。現在大幫俱在吳淞洋面，難保不四處分竄。所有沿海各口，亟應一體嚴密防守。除飛札司道，暨沿海各營縣遵照，會督弁兵，在于所轄各口，無分晝夜，實力嚴防外，咨請務飭一體嚴防等因。

（五十） 退出上海

爲飛咨嚴防事：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准江蘇巡撫程咨，五月十七日據松江府寶山縣稟報，十五日巳初，上海縣城內 ，黑白鬼子全行登船，大小火輪船隻，即時駛出吳淞口外，或十里，或五里 ， 洋面停泊等情。查逆夷詭譎異常，此次退出，難保不四處分竄，別圖滋擾，倍應加緊嚴防，以免復犯，飛飭一體嚴防等因。

（五十一） 淮安戒嚴

署淮安府曹聯桂禀：竊照英夷進犯長江，京口瓜州等處，現俱戒嚴，淮郡去維揚，僅隔一百數十里，烽烟較近，民情難免惶懼，雖鎮靜安撫，總致搖惑。凡有揚州商賈居民，紛紛遷徙來淮，勢難禁止， 切恐地棍土匪，乘機勾結滋擾，尤慮外來奸匪，混跡煽惑，亟應早爲防禦，以衛鹽域，而杜後患。自淮郡至維揚界，節節皆當防守，難容稍涉疎虞。惟查漕標及城守各營兵丁，陸續調赴蘇揚防堵之外，所存無幾，而各營員弁，亦多調防外出，實不足以資調遣扞衛。凡卑郡所屬六縣， 既兵無多，而鹽阜安三邑，更有海口應防，難以抽撥。再四籌度，惟有稟請大人俯賜酌量調撥各標兵五六百名， 防派大小營弁十數員， 酌帶砲械火藥鉛丸軍裝帳房等項，領帶來郡，會同在城員弁兵，分赴各處防守，以備不虞，而詰奸宄。所有各弁兵，應在何處駐札巡防， 應請另行飭委文武人員， 先行親歷勘明，分別飭知遵照。至卑郡現存兵丁，已移知署城守德協鎮，傳令齊集，並請大人一體飭行，務令按名飛速調齊操練，以備遣使。至防堵一切砲位軍裝鉛械，卑郡並無預備，應請籌撥派發，其一應動用經費銀兩，亦應預請籌發若干，以免臨時請發需遲。均祈察核批行遵辦，實爲公便。再卑府因團練恐無實濟，已飭各屬顧募良善壯勇，每縣一百名，責令在卯頭役，互相保舉，官給行坐飯食，聽候調遣，以補兵力之不足。俟有成數，再行馳報，合併聲明，肅此具禀，謹請崇安。除禀各憲外。

（五十二） 天津消息

天津委員楊懋和禀，近日探詢天津各海口，均屬寧謐無事，欽差賽大人（尙阿）於五月二十八日到津，那大人（桑阿）管押神機砲二百位，由通州水路前來，巴大人（淸德）帶領察哈爾蒙古官兵二千名，由陸路前來，尙未抵到。至於各位大人，是否分駐海口，尙無確信。署山東巡撫麟大人（魁）亦於五月二十八日過津赴省。 浙江巡撫劉大人，因病請假， 奉旨准假一月，卞士雲賞給三品頂戴，署理浙江巡撫。

漢人皆有○據云瓜州口船上，約有人四百名，艙內火槍十八桿，刀九十把，通事姓周，年二十八歲，廣東人，身穿白夏布大衫，天青線縐馬褂，坐在艙內寫字○ 通事云，爾等不要怕，我們不攻瓜州鎮江，直上南京祭祖○因軍師姓徐，係中山王徐達之後，浙江人，係解元出身，每日開放空砲，並不攻打鎮江，直朝運魚套放空砲，小口住夷船一隻，不准民船出江，十一日以上，文報不通○提台劉大人，住劄鎮江雲龍山札營，參贊齊大人，住寶山劄營，差官下戰書，約明十二日上岸打陸仗，夷人未允，云漢人詭計多端，十一日即要開兵，至期該夷人只放空砲○効用復至瓜州會守府署中，談及圌山關打一勝仗，沉火輪船一隻，夷船接踵而來，大中小共七十二隻，用砲將圌山關砲台打燬，以至官兵潰散，夷船直進三江口○初七日火輪船直抵金山，三板大船行至焦山，夷人上山進香，共來船六隻，餘船仍在圌山關一帶遊奕○十一日未刻，鎮江文報方通○効用詢及馬夫情形，云現已說通，瓜州鎮江無事等語○十一日午刻，揚州商人送雞鴨猪羊等物，均皆收受，大有講和之意，要銀一百萬○ 又伊中堂不日至鎮江，微探其意，不過私和之舉，總在十一日，和戰定局○ 効用十一日酉刻，復回揚州至馬號，會見河憲差官孫繩武會哨，効用先回淸江，稟知一切○孫差官在瓜州守候，十二日是和是戰，再行飛馬稟知○効用即起身北上，十二日在路，聞砲聲不絕，至高郵馬號，見參贊齊大人十二日辰時，發六百里加緊，申刻又發六百里，後手信息未接到，先此稟聞○

（五十三）戰至南京

敬啓者：弟於初十日奉河憲發令，前往揚州揚糧，啓放各閘洞，以資暢洩○於十一日行抵邵伯，接據江防師備差目，探得夷船於初八日，有火輪船一隻，駛進南京○十一日瓜州有夷船二隻，儀徵二隻，老虎頸二隻，金焦山均有船隻○並瞭見圌山關迤下，夷船大小，約有三四十隻，焦山樹木，及老虎頸鹽船廠舍，均被夷匪施放火箭焚燬○十二日放空砲九聲，圌山關夷船，聽聲陸續上堤，現在劉提憲示知夷人，定於十三日開仗陸戰，夷人回以十五日在南京會戰○其瓜州口現用糞船，裝石沉堵，以防游竄○知關錦注，用泐奉聞○

（五十四）江南北情況

本月初九日本道差効用霍永清，前往瓜州一帶，探聽夷船情形，于初十日夜行抵揚州馬號，耳聽江口砲聲不絕，即于十一日天明，改裝坐小船，行至高明寺○運司委員在三汊河口，用粮船裝土石厭沉，鎮塞河口，以阻夷船不進內河○ 効用換船至油閘，閘口一人皆無，居民盡皆逃竄○復至瓜州大口，見有夷船一隻，停泊大江，船身約長十五六丈，船頭大砲二座，船尾大砲二座，左右共砲十八尊，船桅三柱，每柱五層，內砲三尊，三層共砲九尊○ 効用因夷船相近，不敢前進，至風神廟內，與和尚談及十一日辰巳兩時，火輪船二隻開行，前往南京○効用眼見民人上船遊戲並買賣，一切無忌○又私問上船之人，云船內三層，頭層是砲，二層夷漢起居，三層不知底細○船上說話，有南京儀徵揚州廣東福建浙江，各處

蘇聯紅軍之實力及防禦策

——伏羅希洛夫在共產黨代表大會之演說——

蘇聯海陸軍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一月三十日在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辯論史達林報告時所發表之演說全文如下：

『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在歷史上可註明為布爾塞維克團結與社會主義大成功之第一次大會。吾人從來未有如我等領袖史達林同志所報告之大勝利。自列寧死後，已有十年，列寧的歷史任務之整個負担，均放於彼之門徒，友人兼可信任之從者史達林同志之肩頭，而史達林同志更能堅定不拔，不畏艱苦與各種困難之問題，將列寧之旗高舉，領導黨與全蘇聯無產階級民衆，走向無數新勝利。黨的團結一致，不僅保証了社會主義工業建設，集團農業制度，國防能力，運輸系統，文化建設等急速的進展。且將蘇聯所有勞動者鞏固團結一致，在物質及心理上，將整個蘇聯民衆組織成功。而此種團結一致更在吾人之國際形勢中，產生最有利之影響，我黨之力量與「惟一柱石」之性質，不僅為國際無產階級及吾人之弟兄政黨所考慮，且吾人階級的敵人，在彼等對蘇聯之關係中，已不能不嚴重加以考慮。』



伏羅希洛夫

伏羅希洛夫論及蘇聯農業時，指出集團與國家農場之建設乃全黨最大之勝利。伏氏謂：「當然吾人尚未將一切問題盡行解決，但吾人決非以反掌之勞將數百萬私有貧困之農莊轉變為繁榮之集團農場。農業問題仍要求吾人以極大力量應付之，以期使蘇聯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所必要的一切條件，真正且整個的組織起來，尤需在一新社會主義基礎上獲得保證。不過吾人已然完成者，皆屬最重要，最基本，亦為最困難者。糧食問題業已解決，工業原料收穫之發展亦可望大加提高，現在吾人必需嚴重應付牧畜業發展問題。』

伏羅希洛夫特別述及養馬之重要，並謂馬在蘇聯目前與將來均屬極端必需之物。伏氏稱：『凡主張以機器完全代替馬之作用之一切理論，必須盡行撲滅，馬在蘇聯無論何時對軍隊有絕大重要性。』伏氏論及運輸系統時宣稱：『運輸事業之成績，無疑的已然存在，然尚極不够；故史達林向大會報告曾力述運輸不過一嚴閉之禁地，蘇聯全部國民經濟現僅着手開闢而已。』氏述及運輸系統工作之缺陷，並縷述改善此項工作之切實步驟時稱：『我國現正以神話式的速度向前發展，故對於運輸即有不斷的新的更高的要求產生。假使黨的整個力量與威權均用於輔導鐵道運輸，則此類要求均可予以滿足。不過，假使史達林認真處理運輸，吾人必不可等閑視之。』伏氏此語引起全塲喝采。

伏氏述及全國軍事防禦時宣稱：『因黨的中央委員會不斷注意之結果，致使蘇聯之軍事力量完全符合全國一般發展之水平。』伏氏於是指出共產黨十六次與十七次大會之間三年半內紅軍技術改造之偉大工作，又將紅軍現在之實力與一九三零年相比較。繼謂：紅軍之技術改造問題現已完全解決，『吾人現有充分數量之現代化坦克車，吾人之砲隊在數量與質量上均蔚然可觀。吾人自製之良好機關槍，輕重戰車，飛機與高射砲，其數量完全令人滿意。吾人現有一强大化學工業，且絕無不良之交通工具。』

伏氏指出蘇聯在一九三零年時之航空事業，雖稱不壞，但頗不充分。彼時航空事業內部各種飛機隊之聯繫，在整個上頗不完備，偵察機之比率過高。伏氏繼稱：『彼時吾人幾無轟炸機可言，而戰鬥機爲數甚少。但在過去三年半時間內，吾人之軍用航空實力進步之速，幾不可辨。吾人已創造一强大之重轟炸機隊，且在所有其他航空部門中，已獲得長足之改進。』

伏羅希洛夫引証若干數字，指示紅軍技術裝置之向上發展，全體代表聞之莫不高聲歡呼。伏氏於描繪紅軍姿態之改變時，指出紅軍現在每人平均之機械配置有七·七四馬力，而一九二九年與中國作戰時僅有二·六馬力。伏氏又述及關於各種鞏固國防能力之次要步驟，彼亦報告蘇聯各堡壘充實之地域，不僅使西部邊疆自拉戈達湖至黑海已有保障，且即在遠東與東部西伯利亞最感威脅之地帶，亦有牢不可破之防禦。伏氏謂蘇聯之海口防禦，在黑海與波羅的海，木爾曼斯克一帶，特別在遠東方面，均有萬無一失之把握。伏氏謂：『此數堡壘對於一切蓄意進攻蘇聯領土之冒險家，必呈現一絕大之困難。』

伏氏論及蘇聯海軍戰鬥力時，力述全國數千英里沿海邊域及海軍之極端重要性。並稱：『在最近數年中，吾人不僅充實與鞏固波羅的海與黑海之海軍實力，吾人亦已動員相當數量之軍艦至北海，通過最近完成之波羅的白海運河，冀使該地亦不陷於無防衛狀態。此外，東海濱省之直接進攻危險，迫使吾人着手遠東海軍勢力之組織。吾人現在決不能謂吾人已可對北海與遠東之少壯艦隊引爲自驕，須知吾人該地尚無任何頭號重砲艦及航空母艦等海軍攻擊艦隊。惟如一般所知，吾人決無意攻擊何人也。吾人祇需要保衛吾人之海岸與邊境，而吾人自信以上地點之現有的海上與陸上之海防勢力，尤其吾人之海上飛機隊與潛水艇，已足將進攻吾人之敵人，盡行殲滅。』

伏氏論及工業時，指出强大之社會主義工業，乃勞動階級最偉大之成就：『吾人之工業，乃整個國家中最優良之部門，同時亦爲蘇聯全體勞動者足以自誇者。吾人之軍事國防工業，已保証軍隊之技術改造，使之有一良好之戰鬥的技術。惟布爾塞維克之所以稱爲布爾塞維克者，正因彼等永遠對已然達到之成績不感滿足，且始終要求更大更佳之成果。』

伏氏論及紅軍將校時，指出彼等之現狀及彼等如何獲取新技術。繼稱，『吾人之軍隊已成另一種軍隊，乃一諳熟技術之軍隊。彼時以熱情的，以極大興趣，就於技術之學習。此點可由一事實看出，即在一九三三年內紅軍兵士與將校曾提出十五萬二千件技術發明及合理化辦法，大都証明爲極端有用，且實行後莫不成功。』

伏氏論及在有效的作戰準備中所獲得之偉大進步。彼謂紅軍士兵之射擊，莫不百發百中，且其方式莫不最現代化，每人對於武器均有充分之知識。『不過吾人仍不能認爲吾人之成就已到百分之百程度，吾人面前尚有極多工作期待完成，惟軍隊在心理上已與新的技術凝合，且將此種技術置於其意志之下，斯乃最主要之事耳。』伏氏繼又述及軍隊中之社會構成分子，彼力述紅軍中工人分子之增加，指出工人及集團農民現在已爲紅軍中絕大多數。伏氏又謂紅軍中共產黨員與青年團員數目之增加，及軍官學校畢業生數目之增加，已大大提高紅軍之政治水平。

伏氏於是詳細叙述軍隊中間關於輸入文化及知識所進行之偉大工作。關於文化及教育機關之激增，關於政治開導預算費之激增，以及軍隊中之俱樂部，藝術團體，圖書館，劇院等數目之增加。伏氏宣稱：『爲爭取社會主義文化而鬥爭，爲使紅軍中每一士兵及軍官具有高尚之教養，乃軍隊黨部及將官最高之任務。』

伏氏論及遠東之形勢稱，『在談到遠東紅軍以及吾人爲在遠東應付迅雷不及掩耳之襲擊所採取之步驟以前，吾人必須約略述及我遠東之鄰國。現在任何人皆明白知道，日本乃在選擇戰爭以爲危機出路之第一國。日本乃世界市場上購買軍用品，及作戰工業原料品之主要主顧。同時日本現正進行全國作戰之政治準備，此種巨大工作，較諸日本在中國所進行之有目共覩之活動，尤爲嚴重。現年來日本之軍事著作家，軍事新聞記者，科學家，工廠主，政客等在論著與談話中公開稱述日本對蘇聯作戰之必要。有時關於奪取我東海濱省，後貝加爾湖區域，甚至整個西伯利亞之詳細節目，亦在論文與演說中紛紛討論，其處心積慮，有如此者。是以假使吾人尚佯作不知或仍對吾人之親愛的鄰邦如昔日之信賴，直爲天下之奇蹟。日本不僅已成爲滿洲實際之主人，且不顧彼之義務與允諾，盡力唆使中東路上之滿洲代表破壞吾人之利益。尤有足述者，日本之「商人」，一面進行對

我之作戰準備，一面毫不避諱，公開公布於新聞紙上。而同時不提良心之譴責，反責吾人有進攻日本之軍事計劃。我人在邊境上之防禦工事，乃日人之眼中釘。最好使吾人與「滿洲國」交界之境界，一如中國九一八前邊防同樣之毫無準備，方足令我鄰人之快意。但吾人之和平決不能提供任何人此種愉快！』

伏羅希洛夫言及日本之作戰準備時，指出此類準備，刻正沿以下方針進行：即在滿洲造成一軍事與經濟之基礎，從事武裝勢力之改造，軍備之擴充，人員之增加，並在滿洲造成一大操練場。『日本欲造成一軍事與經濟其礎之準備，不外向國外購買日本最感缺乏之軍事原料品。其本國工業經濟系統之準備，及軍事預算自一九三〇年之四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日金至一九三四年之九三七，〇〇〇，〇〇〇，日金之增加，即全國預算百分之四四，五〇。戰爭工業，坦克車，飛機等之建造發展極速，日本之陸海空軍實力均在同時改造與擴充中。』伏氏引證若干事實與數字，以證明彼之論旨。繼稱：『凡此一切，均為一般人所共知，整個世界現均知之。同時，滿洲正逐漸成為日本最強大之根據地，日本在滿洲之軍事力量，已發展至如此程度，即遠非在彼一「獨立」國家中「保衛日本利益」所必要。滿洲之軍備，刻正不斷增加，凡此一切關於日本在滿洲及在中國內所進行之活動，無一不使吾人留神自衛，嚴密注意日本國內所發生之一切事件；並在國內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備萬一。』

伏氏繼稱：『中央委員會首先當推史達林，關於吾人晌明之對外政策，已保證吾人操持國際關係之自由，且不使吾人陷於戰爭之中。目前，如史達林所言，吾人已為全世界和平之因子。凡係因某種原故不欲在長時間或短時間內從事戰爭者，均集合於吾人之周圍。吾人乃一世界之支柱，上述各國圍繞此項支柱，担保不從事攻擊或戰爭，因彼等或者對之不需要或者無力應付之。史達林在彼之報告中，曾一一述及此類國家，並對吾人與彼等之關係，予以毫不偏袒之估價。在近東方面，一切情形尚安靜無事，吾人與土耳其之關係最為親善，且最為堅固。吾人與波斯及阿富汗亦頗不惡。與歐洲各國之關係，均為諸君所熟知，史達林亦有詳細之報告。惟遠東則戰雲密佈，大戰或將爆發，無論我外交家如何努力，吾人迄未能使日本統治階級相信和平較戰爭為佳。且與我作戰，在日帝國主義者決非一容易簡單而微末之事。戰爭，如吾人被迫參加其中時，必為一絕大嚴重之戰爭。此種戰爭乃係列布爾塞維克作戰，且在現代條件下作戰。此項戰爭，對勞動者之代價極大，認定輕易犧牲他人以肥己之我遠方鄰國，必須記牢此點。（長時間高聲喝采）。余意非謂與日本作戰乃一容易之事，假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果眞決定冒險作戰，尤當彼等決定一極端危險與艱苦之戰爭時，彼等當然眞實準備，孤注一擲。故此戰爭必嚴重無疑。我工農紅軍之前衛遠東紅軍，在遠東邊境上曾做何事，以備毀滅侵我領土之敵人耶？中央委員會，首先應推史達林，在過去兩年間，以至目前，均不斷以全力應付遠東之大局。吾人現在已多少加強該地之武裝勢力，此時恕我不能在告諸君數字，吾人對於遠東邊境上堡壘之修築，亦已實行相當辦法。在最重要隘口，吾人已建起圍牆，敵人決不能越雷池一步。』

伏氏繼又指出各種鞏固遠東邊防之基本步驟。並謂，在幾句不完整之字句中，此即我國遠東邊防之情形。一九二二年列寧在日本退出海參崴時曾謂：「海參崴頗為遼遠，但該地乃吾人之物，所有東海濱省．北庫頁島．勘察加半島，亦莫非吾人者。吾人整個遠東領土之每一方寸，吾人均須以所有能力保衛之，且當然能保衛之。（長時間高聲喝采）。

余知我等必一致相信，吾人將不僅保衛遠東，且在任何被迫參加之戰爭中必操勝券。我等敵人之欲征服吾人並消滅共產主義之奇異幻夢，僅能以彼等無限之慾求及深固之愚魯解釋之。惟資本主義急趨崩潰過程中不可避免之狹隘意志與魯鈍，始能在我敵人之中產生此種觀念。我蘇聯勞動階級，蘇聯之所有勞動者，現在已形成一如此偉大之力量。如此偉大之單位，如此一有組織之戰士集團，甚至我建設工作中所附帶之一切弱點與不足，不過吾人已然建起之龐大建築物上零星之疵點而已。雖然吾人所建築者僅為社會主義之基礎，雖然不過一柱石；但吾人今日已有一巨大之建築物，其名即蘇聯。吾人之生活已頗不惡，吾人已有如此強大之黨，如此一組織良善之無產階級（即如吾人自身）。如此一可靠之同盟者（即如吾人之集團農民）。且有最偉大之領袖史達林，是以吾人直視前途，毫無畏懼。吾人每日可獲得新勝利，且任何野豕或較之更劣之長嘴，無論發現於何地，均不足駭嚇布爾塞維克，不足制止吾人之前進。』伏氏結論引起全體代表長久高抗之喝采。

伏羅希洛夫傳

（賀瑞宇譯）

冒蘇聯者首約瑟夫史達林，實際史達林現正與紅軍首領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f）共分光輝。蓋伏氏自一九三三年之初即躍而至於顯著的重要地位也。

克理門提伏羅希洛夫，爲甚？其社會的，及政治的經歷，如何？其爲軍事領袖的特異成績，何在？欲分析此蘇聯軍事委員長之品性及經歷，須先述其與史達林之關係。自一九二一年以來，伏羅希洛夫即爲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一員。自一九二六年以來，彼又爲政治局九員中之一員。該局之力，能產生或毀壞蘇維埃內閣者也。在此兩機關中，史達林的發言，權力最大。伏羅希洛夫及史達林照例並肩立於公共會場之上，每逢演說，此紅軍領袖伏羅希洛夫對史達林，無一次不以『布爾塞維克中之布爾塞維克，鐵領袖史達林，』相頌揚者。蓋此軍事領袖，在共產黨中，因反對杜洛斯基，及杜洛斯基派，而始終一致擁護史達林政策者也。

當伏氏五十歲生日之時，某政府機關報，發問曰：克理門提伏羅希洛夫的力量，及重要何在？該報後自答此問題曰：在其生涯自身。七歲即入礦場作工。年至十二，尚未窺見學校內容。故蘇聯農工階級，對於此樸素的軍事委員，直視爲其卑賤同類中之一人。雖升爲領袖，却不因官高而腐化。叙述之者，謂其於了解農民困苦狀況時，幾似有所謂第六識。實際言之，以未經過正式訓練之紅軍，而能使其軍力，達到世界第一位；在俄國共產黨中，如伏羅希洛夫之切於實用狀況的軍隊編制者，及其天才，實爲稀有。

伏羅希洛夫屬哥薩克血統。十七歲時，因參加勞動運動，曾爲警察所痛毆。一九零三年，年二十二，入俄國社會民主黨，即列寧黨當時之名也。一九零五年之俄國革命，伏氏極其活動，事敗逃匿。二十五歲，始遇列寧於黨之秘密會上，後回魯甘斯克。Lugansk 魯甘斯克者，哥薩克某城之附近工業中心地也。伏羅希洛夫曾在該地爲機械工人數年。在工廠工人中，甚有威望。知俄國不久，將有第二次反對皇帝之大亂。乃擇魯甘斯克工友之較爲進步者，組織秘密軍事團。列寧與杜洛斯基掌權以後之內戰，重要地點，在烏克蘭 Ukraine 伏羅希洛夫時正爲新制下，彼得格勒司令。因係該地之人，乃割戰赴魯甘斯克。立即從該地市民中，組織許多熱心列寧主義者爲黨團。得軍火二火車，遂參加內戰。

伏羅希洛夫，爲此大戰中心者二年。因軍事進行，遂獲許多經驗，熟嫺戰術及編制。一九一八年，德國以優勢軍隊壓迫查理沁，Tsarytsin 伏羅希洛夫聯合史達林，強力抵抗，德卒不能逞而去。一九一九年，與德尼金 Denikin 將軍戰。一九二零年，參加俄波戰爭。又參與討馬克諾 Ukno 及樂葛爾 Wrange 各戰役。其最初所組織之各蘇維埃黨團，後皆擴充成軍，名曰第五烏蘭克軍，伏羅希洛夫任司令。後又爲蘇維埃第十四軍軍長。再後又爲北高撒西亞軍長。一九二五年，年四十四歲，爲莫斯科一帶要塞司令。未幾即被任爲軍事委員長。伏羅希洛夫任陸海空軍要職之七年中，蘇聯陸海空軍，曾經一度有紀律的，及政治教育的改革。此軍事變化上，領導的主義，是使蘇聯防禦機關，能離外國而獨立。此改革可分爲三種，（一）使陸海空軍，完全現代技術化，包含培植軍中新科學，及工藝全體人員。（二）嚴格的以自造基礎，改組此等軍力。凡軍械，坦克車，汽車，裝甲車，及大砲等，純用自國製造。（三）同時將蘇維埃軍事機關，合其全體人員之大部及許多組織，特別是教育性質的機關，變爲社會代理者，使共產主義穩定，永遠爲國中唯一無二的經濟政治，及道德的方法。伏羅希洛夫常不倦的對紅軍及蘇聯人民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然無論其最初原因如何？最後必轉爲攻擊蘇聯。且預料此對紅莫斯科之戰，將同時起於蘇聯之歐亞各邊境。蓋深信此等痛恨共產主義的心理，不僅能使資本主義各國間祛除異見；並能使黃白兩種人，聯合一氣，成一反布爾塞維克戰線也。

蘇聯第二五年計劃之任務及努力方向

——莫洛托夫在蘇聯共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之演詞——

莫斯科六日塔斯社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共產黨大會全體代表長時間高聲喝采中發表關於第二五年計劃之長篇報告：

莫氏宣稱：『第二五年之第一項基本政治任務，即資本主義成分與階級一般之最後肅清，造成階級差別與剝削關係之諸原因的全部消滅，在經濟上與民衆心理上資本主義殘餘之克服，蘇聯整個勞働大衆走向一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方向去之自覺而積極的建設者之轉變。第二項任務，即工人與集團農民大衆幸福之進一步的提高，以及勞働者消費水平兩倍半至三倍之增高。第三項任務即整個國民經濟．工業．運輸．農業．整個技術改造之完成。此三項任務，在第二五年計劃期間互相聯繫，不能分開，且決定社會主義建設之本質，彼等現已能在第一五年計劃大成功之基礎上，向前推進。在第一五年計劃着手實行之時，蘇聯內部之資本主義成分，其地位之重要性殊不能輕視。在第一五年計劃終結時，資本主義成分在工業中已不足道。合作社與國家商務，在商業中已佔取如此優越之形勢。甚至在第一五年計劃過程中，私人商業殆已自總貿易中全部逐出。在農業區域中反資本主義成分之鬥爭，爲一比較困難之問題；但在此第二五年計劃着手之際，最重要農業區域內，集團農業制度已大半實行，而富農階級之地位，已根本覆滅。目前集團與國家農場已佔整個糧食出產區百分之八四．七，吾人現已能斷言，集團農業制度業已獲得全部勝利。富農階級之殘餘，亦將終於急速消滅淨盡，僅存之私人農場則唯有一條出路——即向集團農業之逐漸轉變。至第二五年計劃終了，社會主義農業將在一切經濟部門中取得獨占地位。蘇聯在完成第二五年計劃中之任務時，將變爲一牢不可破之社會主義共和國。』

莫洛托夫繼又論及第二五年計劃中各種問題，釀成階級分化原因之消滅，人對人之剝削關係之消滅，在經濟上以及在人民心理上資本主義殘餘之克服等。莫氏宣稱：『此類任務之完成，胥賴吾人盡一切方法，加强無產階級獨裁，無產階級之政權與戰鬥力，並加强工人階級與勞苦農民之團結。』

莫洛托夫述及勞働者物質與文化水平之提高時，指出蘇聯之失業已被肅清，工人對於偉大之明日具有完全自信力；且農民中富農與貧民之化分以及農村之貧困，已皆泯除淨盡。莫氏繼云：『工人階級物質水平之逐漸高漲，以及爲農民羣衆幸福更迅速提高而造成之前提，已可由文化方面與日常需要之增加證明之；因此黨與政府所負起之任務，不外擴大輕工業食品工業之出產，並保證一般消費水平兩倍半至三倍之提高』。

莫洛托夫繼稱：『第二五年計劃之主要經濟任務爲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的完成，且在此項基礎上使全國生產力到達巨大之擴張。此項任務在所有工業部門中，全部農業與運輸部門中，均須百分之百的完成。蘇聯之前進超過所有歐洲各國，不僅在技術水平上，且在工業出產量上亦應超過，而目前關於此點蘇聯尚落後於美國。凡此一切均使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關係發生實質之變化，提高兩種社會制度之鬥爭，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鬥爭至一更高之水平。工業化政策表現於第二五年計劃中，即爲工業生產品與整個國民經濟生產量比率之進一步的增加，此項比率將到達百分之八十，彼時蘇聯即可與世界最工業化國家之德國與美國立於同一水平矣。工業生產必須較第一五年計劃增大二，四倍，較戰前水平增大九倍。在第一五年計劃中吾人生產工具之工業發展速度，固然比較其他部門爲大，而在第二五年計劃中吾人因已獲得一般貨品生產速度之特殊增加，故當加緊輕重工業一般的發展。』莫氏於指出發展地方手工業之重要，並縷述各工業門部中最後重要任務，繼稱：『在第二五年計劃最後一年中，全部工業生產百分之八十必須由第一第二兩五年計劃期間之新與或全部改造之企業

中產出，在第二五年計劃終了，全部生產工具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須爲第二五年計劃期間內產出者，吾人之任務即以一切方法保證蘇聯機器業技術改造之完成。』

莫洛托夫於論及蘇聯工程事業之成績，蘇聯工程事業已能供給一切工業部門以最新式之機器。其機器之生產與全世界機器之總生產相比較，在一九二六年爲百分之四，至一九三三年則達百分之二一，四。莫洛托夫述及電氣化問題時，謂蘇聯在電流之供給量上，將佔取全世界第二位。莫氏繼又詳述石油，燃料，焦炭，化學工業，雜金業等，在第二五年計劃下之發展。論及輕工業時莫氏宣稱：『第二五年計劃將增加一般消費品三倍之增加，且在第二五年計劃終了，蘇聯在技術配備之水平將爲世界第一等國之一，在食品工業上，將爲歐洲之第一位。』莫氏力述改善生產品質量之鬥爭，此事必須爲全部工業注意之中心。

莫氏論及農業之向上發展與改造時宣稱：『在組織時期吾人曾遭遇若干巨大之困難，但現在私有農業向集團農業方面之轉變，在大體上已然告成，是故提高農業所必須的難以比擬的優良條件，現已造成。第二五年計劃中農業品生產總量將大形增加，至一九三七年將達到一・一〇三・六〇〇・〇〇〇仙特納，殆爲一九三二年六九八・七〇〇・〇〇〇仙特納之兩倍。五年計劃中並未規定播種面積之擴大，在第二五年計劃農業上之主要問題爲收穫量之增加，最重要之問題亦涉及牧畜業之激增。爲保証農業上之急速增加，吾人必須促成集體與國家農場之經濟的鞏固。』

在農業機器與拖重機器站中，政治處之設立，在過去一年中，已將强大之布爾塞維克人員所有之決定的重要性，表現於集團農場。至布爾塞維克集團農場之轉變中，集團農場羣衆之積極性，乃集團農業制度與提高農業之可靠的基礎。』莫洛托夫於是述及農業之技術的配備，拖重機與其他農用機數量之增加。莫氏稱，至第二五年計劃終了時，農業機器與拖重機器站將增至六千處，可爲所有集團農場服役。莫氏謂：『至第二五年計劃終了時，農業將與數年前完全不同，而農業勞働將變工業勞働之一部，除機械化外，在農業本身與技術之改良上以及在實用礦物肥料上，均將運用極大之工作。至第二五年計劃終了，化學工業所產之肥料須增加十倍，機械技術以及無數萬集團農民在實行農業與技術改良工作中之堅固團結，在此種基礎上之大規模農業，乃係一震撼山岳之力量。因此吾人在第二五年計劃中之任務，須保証農業之發展速度，與吾人工業發展速度相行並進。』

莫氏至此乃論及運輸事業當前最重大之問題，莫氏謂：「貨物移轉量至一九三七年將必較一九三二年增加如下數字：鐵道運輸百分之一七八，河流運輸百分之二四五，海洋運輸百分之六〇。在此項增高當中，運輸事業之技術的改造，首先當推鐵路之改造，必須成爲中心要點。」莫氏於是繼述計劃中規定之運輸工作，烏拉爾至庫茲尼茨克盆地間鐵道雙軌之安放。頓涅茲，後貝加爾與烏蘇里鐵道之雙軌建設。自動搭車制度之實行，車輛之增加，新鐵路之修築，其中最著名者即貝加爾至黑龍江之幹線。莫氏又稱：「凡此一切設施，不外消滅一件事實，即鐵道運輸落後於一般國民經濟之發展也。」莫氏又列舉水道運輸上所計劃之工作，並謂一百二十七公里長之窩爾加與頓河間之運河，一百公里長之窩爾加與莫斯科間之運河，均將於第二五年計劃期間內，建築完成。此類計劃完成後，蘇聯在東歐方面之大水道計劃，即告完成。莫洛托夫又指出河流與海洋運輸之重新改建汽車與航空運輸之增加，新公路之建築，無線電網之擴充等。莫氏又謂：技術改造事業之實行，迫使大衆對於新技術之學習。莫氏提出工業方面，勞工效率將增大百分之六十三，生產成本費減低百分之二十六。「第二五年計劃中，規定有二百七十萬技術工人，須自工廠學校中畢業。此外尚有一百五十萬農業技術工人在第二五年計劃下，將有五百萬訓練良好之新工人參加工業。自專門學校畢業之專家人數，將大形增加。同時科學的技術工作，將逐漸展開。吾人曾不得不學習極多外國之技術，效法外國之專家。此類教訓，吾人並未忘記。吾人在科學及技術領域中，已造成大批應用人材。在第二五年計劃下，吾人之經濟的技術改造，將大部分倚賴蘇維埃技術之成就。凡此一切，必須保證使蘇聯生產力之提高成爲任何國家所未曾見聞之程度。至第二五年終了時，蘇聯在世界各國中間之地位將有劇烈之變化，在蘇聯實行第一五年計劃之前夜，蘇聯僅立於世界第五位，同時爲歐洲之第二位。至第二五年計劃終了時，蘇聯將躍至全世界生產之第二位，全歐洲生產之第一位。在技術與經濟方面「趕上並越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任務，彼時將完全實現矣。」

莫洛托夫論及建設計劃與生產諸力之新分配時，指出在第二五年計劃中應完成之建設事業中有一特色，即蘇聯內部生產諸力更有規律之分配。整個蘇聯領土內工業之更平等分配，使工業更接近於原料品之來源，與電力之來源是也。莫氏宣稱：「在第二五年計劃期間內，國民經濟中應實行之建設工作之總量，其價值當達一千零三十萬萬盧布，為第一五年計劃期間內五百萬萬之兩倍有餘。用於發展工業之資本支出，將達六百九十萬萬盧布。用於發展農業之數量，將自第一五年計劃之九十萬萬盧布，增至一百五十萬萬盧布。關於機器製造業，第二五年計劃期間內，將開辦九十四座新工廠，而下列已在第一五年計劃內興建之工廠，均須在第二五年計劃期間內完成：(一)烏拉爾重機器製造廠（生產能力十萬噸），(二)克拉瑪托爾斯克工廠（生產能力十五萬噸），(三)魯岡斯克機車工廠（年產機車一千零八十輛）及若干其他工業巨型建築。此外尚有若干新機車及列車製造廠之建設，均在進行中。若干河流與海洋船隻建造廠，內中包括蘇聯遠東區「康姆索莫爾斯克」最大造船廠，一律須在第二五年計劃期間內告成。莫斯科，高爾基，與雅洛斯拉夫爾汽車工廠，均須擴充。烏發與史達林格勒，每市須建築一年產三噸量載重汽車十萬輛之工廠一處。薩馬拉，則建一年產五噸量汽車五萬輛之工廠一處。在電器化領域以內，有七十二座省區發電廠，現在建築中。在煤礦業中，須開辦一百七十八座煤礦，每年出產量達一萬四千三百萬噸，同時尚須開鑿六十五座煤井。關於油業，四十五座煉油廠九十二處搾油廠，須告完成，此外尚須修築若干輸油管，在鋼鐵煉冶業方面，麥格尼篤格爾斯克，庫玆尼茨克，札波羅吉耶，克里佛伊洛格等工廠，即告完成。而哈里弗窩工廠，第二庫玆尼茨克工廠，與遠東工廠，現均在積極興建中。在雜金煉冶業方面，若干最重要之企業已測完工。如巴爾加什年產十萬噸紅銅製造廠，中烏拉爾年產五萬噸紅銅製造廠，加札克斯坦年產六萬噸鉛製造，以及若干鋅及鋁製造工廠，均於不久正式開工。在化學工業方面，若干出產肥料，橡皮，人造絲等新工廠，均在興建中。在輕工業方面，第二五年計劃規定建築十二座毛絨及蔴布大織造廠，七十八座大規模出產針織物之企業。此外尚有無數製造鞋靴，衣服，音樂用器等大工廠。在食品工業方面，第二五年計劃期間內，將完成十七座製肉工廠之建設。此外尚須建造十三座新肉廠，若干糖與罐頭工廠，亦將開辦。在木業方面，大量之鋸木廠，與化學工廠，不久即告完成。因工業龐大之成長，市政建設亦將大加發展。同時新城市之建設，將一一完成。無數工業中心，將轉變為設備精美之城市。」

莫洛托夫述及蘇聯之自然富源時，指出蘇聯為世界最富國家之一。莫氏稱：「蘇聯鐵鑛藏儲總量，約有二千四百萬萬噸，煤藏總量除美國外，蘇聯佔全世界第一位。蘇聯油藏總量，計達三十萬萬噸，而木材之藏蓄因開採極少，且將來之生產，更絕對毫無限制。」莫氏繼稱：「因有上述富源之存在，復加以第二五年計劃，對於彼等之分配，於是發生一問題，即工業化之新的主要根據地，特別在蘇聯東部，烏拉爾，東西西伯利亞，遠東區，加札克斯坦，與中亞細亞六地之創造問題。」莫洛托夫於是論及農業發展問題，開拓新地問題，全窩爾加河流域之灌溉問題，運輸事業，在生產諸力分配計劃，全部實現當中之重要性問題。最後指出：第二五年計劃中，建設綱領之實行，將保證整個國民經濟之成長，將加緊促進落後地域內經濟與文化水平之提高。莫氏繼稱：「不過此項建設計劃之完成，國民經濟各部門之發展，社會文化辦法之實施，以及行政與國防方面之用欵。共須吾人在第二五年計劃中，支付三千三百餘萬萬盧布。較第一五年計劃之總支出，增多二，八倍。」莫氏論及此類必需欵項之來源時，詳述各種因生產成本費之減低，與貨物流轉再度發展而獲得之各種基金（如稅收，公債，利潤等）。莫氏述及勞動者物質與文化水平之提高時宣稱：「吾人在第一五年計劃中間，已然獲得工人生活之急劇的改進。僅失業之絕跡，與吾人勞動者對未來之自信力一事，已具有最大價值，農民之生活中，亦發生一重要變化。以前每況愈下之農村，現已變為逐年繁榮之農村。吾人已無失業之危險。在最近五年中間工人與雇員之人數，將增加百分之二十九，工人已無長時間工作日之危險，工作日已減至七小時。且在比較艱苦之工作中，每日僅六小時，甚至在六小時以下。關於工人與雇員之進欵，必須注重實際工資之提高。此項提高，須超過現在工資兩倍。在此五年中工資基金平均增加三百二十萬萬盧布至五百十萬萬盧布，工人與雇員之工資，將增加百分之一一〇。」

莫洛托夫提到國家為日常生活上之文化水平之提高所費之支出，以及為勞動者設置各種免費便利所需之支出，將自四十萬萬盧布增至九十萬萬

歲布。莫氏繼稱：「計劃中將一般商品之零售物價，減低百分之三五．四事，對於抬高實際工資，有決定之重要性。政府對於農民之輔助，不僅限於拖重機，汽車，聯用機，農用機，及其他技術配備之供給，且包括農業人材與專家之訓練。政府不僅對於牧畜事業予以輔助，且對於無耕牛之農場，予以獲得耕牛與貸欵之便利。總之，吾人為千百萬勞動者大衆獲取人道的文化的生活之一切前提，已經創造出來。在第二五年計劃下，文盲必須自全民衆中完全剷除。普遍的工業技術教育，必須完全實行。學生與教師之數量，將大加增多。所有幼童，均須入幼稚園。俱樂部，圖書館，無線電台，劇院，以及科學研究所之數目，均有極大之增加。」莫氏至此又詳述健康保護事業之改進，住屋數量之擴張。城市與農村工人供給數量之改進等問題。莫氏指出，在五年當中，每人消費平均量須增加兩倍半至三倍，工業品之消費量，亦將大形增加。莫氏宣稱：「第一五年計劃之成功，已在實際上証實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 。蘇聯社會主義，已操得左券。至於為獲得社會主義之最後勝利，而進行進一步鬥爭中之內部困難無論如何重大，較諸吾人，已然征服之困難，均微末而不足道也。」莫氏又將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之地位，相互對比，而稱述謂：「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間，英國之歲入已減低百分之一六．九。德國之歲入，減低百分之三八．六。美國之歲入，減低百分之五五．四。惟有蘇聯之國家收入在此數年間，反增加百分之三二。資本主義國家並無五年計劃，亦無任何明確之估計 。資本主義國家之領袖，預計至我五年計劃終了時（一九三二年），同至一九二八年之水平者，殊不多見。蘇聯之地位，則完全不同。吾人有明確之前途，此項前途，即第二五年計劃所給予者。吾人現在走上一國民收入直綫向上之道路，且吾人已負起重大任務 。決將國民收入，較一九三二年增多百分之一三八，較一九二三年增多百分之三三二〇。」

莫洛托夫又提醒全場聽衆，注重第二五年計劃之基本任務。莫氏稱：「惟一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始能負起如此五年計劃。 吾人在此計劃中，現在不過開始工作而已。主要之事業，即為實現此項計劃而鬥爭。此種鬥爭，惟有我黨始能將之推動。在蘇聯勞動者走向第二五年計劃成功之路程上，並無任何障礙物。 此成功之完成，完全在我黨之手中。 吾人不懼怕任何敵人，無論彼等企圖如何促成第二五年計劃之失敗。吾人正在馬克斯主義與列寧主義之旗下，向勝利邁進。吾人必能在布爾塞維克黨之大旗下，在勞動階級與列寧主義黨之領袖與驕子史達林同志鐵拳中緊握之大旗下，抓住偉大之勝利。」莫氏最後數語，惹起全場歡聲雷動良久始停。

大伾刻辭

涵礎

二十二年秋予巡方至于大伾遂登浮丘言思邶風慨然有作

山名。浮不浮。地不動。實動。悠悠兮長空。落落兮秋壠。
慨念。古今。若促若永。瞻淇竹兮猗猗。履大伾兮崇崇。
神娛。心曠。思遠。氣雄。懷茲。禹。蹟。厥功。靡。窮。巍巍。至。德。
詠以。為。風。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硯農）

自二十三年二月二日起
至二十三年二月七日止

國內

閩局定後內政如何

汪精衛對記者談

南京三日電，閩亂已定，各方注意今後政治上之改進。據汪告記者，國民代表大會，本定明年召集，籌備選舉，事甚繁重，亟待開始。依照預定，本年三月即應頒布組織條例，現待立法院進行各項工作。政府之意，此項選舉，必須鄭重辦理，期能眞正代表民意，此將爲今年政治上主要問題。至從前擬召集之國民參政會，其預定召集期爲十月十日，與國民大會相距甚近，且以辦理選舉手續繁忙，不數月會後又須解散，故此會或將停止召集。中央對國民代表大會事，四中全會時原擬提出討論，當以該案早經中央通過，目前只待實行，毋庸再議，故未提出云。

蔣談復興民族方針

杭州五日電，蔣五日上午十一時半蒞省府大禮堂訓話，到各廳處職員四五百人，均長袍馬褂。蔣詞大意，以吾人應秉勾踐生聚教訓之精神，來做復興民族的榜樣。吾人應以教養衛三字，來做救中國興民族的方針。教的根本，在使人人知禮義廉恥，明白做人與愛國之道。養之根本，在使人人知衣食住行的如何整齊清潔，如何合於現代社會，勤勞奮勉，勇往邁進的生活。衛字不可與教養分離，如訓練保衛團基幹隊，必須使其先明禮義廉恥，次知整齊清潔，然後教以放槍射擊，方有用處。否則武力愈多，社會愈不安定。又說明欲民強必先教民死，欲民富必先教民勞，並勉各人以同負責任勉度難關，以完成復興民族之使命。至十二時半合攝一影而散。

蔣張在杭遊覽休憩

蔣委員長一日晨抵杭後，即赴筧橋航校，召官生訓話。夜間又赴筧視察夜間飛行，張學良偕往。二日晨至筧橋，下午二時半返澄廬休息。三日上午赴筧橋航校，並接見魯滌平。中午赴澄廬。下午又接見省黨委葉溯中羅霞天胡健中等。定五日上午八時出席黨政聯合紀念週，今日已通知省府各廳處高級職員，一律出席，聽蔣訓話。孔祥熙偕夫人三日下午五時由滬到杭謁蔣。張學良上午偕隨員遊西湖南山，中午至石屋洞，應魯滌平宴，下午在澄廬與蔣晤談。宋子文與孔夫人，於四日下午一時許，由滬杭公路返滬。孔祥熙四日下午三時，偕其子及宋子良等，由杭乘飛機返滬。杭市商民於五日全市懸旗，表示對蔣慰勞與歡迎。蔣五日晨八時赴筧橋航校，參加擴大紀念週並訓話。對民族主義加以解釋，謂吾人應秉承總理遺敎，而擔負救國的大責任。時飛機翺翔，空氣至爲熱烈。至十時許訓話畢即返城。下午遊覽西湖三潭印月公園西冷印社等處。張學良五日上午遊紫雲洞黃龍洞，下午遊四和山。四日張孔宋等與蔣商談軍事財政等問題。黃紹雄五日到杭謁蔣。魯滌平五日晚歡宴張學良，黃紹雄，省黨政各委及徐培根毛邦初等作陪。六日晨八時蔣赴筧橋參觀飛機工場，在航校進膳。午一時半返澄廬見客，閱文電。四時半偕夫人宋美齡赴裏西湖一帶賞玩。張學良亦作竟日游。

十九路軍收束將竣

廈門二日電，十九路軍改編，七路總指揮原定沈光漢，沈於撤出泉州時，率小部間道走龍岩，乃改委毛維壽。下轄四師，均廢旅三團制。

殘部集龍岩者六千。蔡廷鍇在坎市，粵軍除原在上杭武平小部外，餘未入閩境。八十三師一部封三輪，日內自泉開漳，向龍岩推進，肅清殘部。杜起雲電蔣稱：前以叛逆禍閩，率部討伐，現仰仗德威，閩亂將次敉平，軍事已告一段落。伏以特派員爲臨時性質，似無延存必要。雲奉職無狀，未敢久戀。伏懇將雲軍事特派員一職，明令撤銷。是否有當，謹候鈞裁示遵。香港三日電，毛維壽任黃海如爲七路軍駐粵主任，隨蔡廷鍇逃龍巖者計有三團。毛張派隊追擊，復逃去一團，均請粵收編。陳濟棠二日派員往謁蔡接洽，蔡俟編妥後離閩。廈門四日電，收編十九路軍事，漸告結束。現龍巖附近雖尚有未受改編之餘部，然龍巖已改懸青白旗。刻有中央軍三師，將由衞立煌率往閩北，參加剿共。前由廈調往三都馬尾、帶討逆之陸戰隊二旅四團，團部及其一二兩營，將於日內由團長陳名揚率領，回防廈門。廈門六日下午九時發專電，毛維壽部石拖命團，由惠安塗嶺逃走。四日晚抵九都，投民軍陳育才部。五路總指揮部五日晨派兵赴洪瀨堵截。張炎事前攜衞離惠安赴港，所部有圖逃訊。毛五日抵泉晤衞立煌，會商辦法。又電，十九路一部由徐名鴻率竄長汀，現龍巖城內已有一部粵軍進駐。蔡廷鍇則率領一部衞隊逃大小池。福州六日電，竄往龍巖之一部十九路軍猶未受編，中央派軍監視中。粵對閩西南佈防甚積極，陳章旅已達閩贛粵三省交界之蕉嶺。報載漳城宣佈戒嚴，粵機三架飛漳廈視察即去。中央軍對剿共甚注意，已令各路軍統歸蔣鼎文指揮，藉收統一之效。攻陷沙縣之赤匪，刻被劉和鼎部包圍，日內將有激戰。蔣鼎文因省府已成立，從前中央權令處理行政事宜，即日宣告解除。　蔣五日通令各地民軍，嚴禁強繳保衞團槍械、本日蔣由省飛廈，處理軍務，陸戰隊留省餘部，六日全數同防三都。杜起雲以在軍事特派員任內，濫用職權。五日在省經陳儀奉蔣令扣留。

粵陳條陳閩局善後

南京六日電，陳濟棠奉到軍委會電告改編逆軍殘部計劃後，曾有電呈蔣。主張(一)該軍調贛剿匪，不必再駐閩西閩南。(二)軍費粵方不繼續協助。(三)該軍以往與西南及粵省之種種關係，自改編後，完全取消。(四)粵方入閩部隊，在該軍未他調以前，暫不離閩。(五)該軍各高級將領，須中央加以制裁，防止將來之一切野心。(六)中央解決閩省逆軍後，對於閩省今後之防務責任，要求仍劃閩西閩南各屬地方交由粵軍負責，並指定兩師部隊負此任務。此外對於各項防範殘逆之留擾問題，亦有詳細意見。聞蔣對陳所陳各種主張，已有電復。告以俟本人到閩召集該軍新任將領舉行一度會議後確定云。　香港六日電，陳濟棠連日召開軍事會議結果，(一)綏靖進行，以完成三年計劃爲目的。(二)防務分配，惠潮梅由獨一獨四教導三師負責，廣州由警衞旅教導師，北江以獨立三師負責。(三)贛南各部，暫守原防，入閩獨立一師，以適中龍巖爲中止地點。五師以上杭，獨立二旅以武平，獨四師以大埔爲止。鄒魯談，蔡廷鍇現仍在龍巖，所部已由政務會允予改編，交一集團統轄，改爲獨立旅，旅長委任何人，不發表。香港四日電，區壽年，翁照垣，張勵等四日抵港。對蔡廷鍇行蹤亦不肯告。區談，將赴省一行，即出洋考察，先赴法國。

顏大使歸國述職

抵滬時之酬酢

顏惠慶由歐乘輪返國，三日午後五時到浦東。汪宋及吳鐵城等代表，渡江歡迎。　顏在輪接見報界，謂返國無任務，僅因許久不歸，特請假，便向中央報告在外狀況。如無緊急事務，擬留數月返任。顏惠慶四日晨九時接見親友等。十時訪孫科吳鐵城，吳晚宴顏，邀孫科李石曾朱家驊及俄使領等作陪。顏夜車晉京。原定視察關北戰區，因時間關係中止。

顏在京發表談話

南京五日電，駐俄大使顏惠慶五日晨到京，徐謨劉師舜等均在站迎候。旋同乃弟福慶乘汽車直駛鐵道部官舍顏宅休憩。並接見各記者，發表談話如次：余自息影，即從事經營實業，不問政治。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悲憤，咸願爲國効死，余何敢後。彼時王儒堂君長外交，建議中央，派余充任駐美公使。余因國難當前，故即奔命出國。一二八上海事變發生前，行政院來電，派充國聯代表。余又由美遄往日內瓦，出席國聯大會並代表中國參加軍縮會議中俄復交。　政府又派余任駐俄大使，余即由歐赴任。計自離國以來，時逾兩載。私務集壓，亟待處理。近來迭接朋友函電催歸，且因離國日久，國內情形頗爲隔膜。而國外政局，使館事務，在在均有詳細報告並請示之必要。故抽暇請假，返國一行。余在英法諸國時曾與

郭顏兩使晤面，對歐洲情況，頗多聞見。擬向政府詳述，以作參考。在京留一二日，晉謁林主席汪院長等政府領袖，報告一切。隨即赴津，料理私事，然後再來京，並擬謁蔣委員長。三數月後即回俄。有人詢以蘇聯對華態度與日俄情勢。顏使答稱：中俄復交以來，中蘇關係日臻親善。至日俄形勢，現甚呈緊張。蘇聯政府當局如莫洛托夫史達林及軍事委員長伏羅希洛夫等，最近發表言論，對日本之武力政策抨擊不遺餘力，即其明證。前途變化，殊難預測。蘇聯當局頗有維持和平誠意，非至必不得已，當不至採取武力行動也。凡有詢以歐洲各國對我國態度如何，對僞國態度有無轉變者。顏使慨然答曰：各國對我頗富同情，近因華北形勢日非，各國朝野對我外交上政策，似有懷疑。但仍靜觀我國今後之情勢。各國對於僞國，無論日方如何宣傳，決不改變其態度。最後顏使表示，近來國際風雲，日趨險惡。我國當前處境之難，實超過其他各國。現已山窮水盡，瀕於絕境。全國上下，如能一致團結，擁護中央，自非毫無出路。日內瓦蘇聯日本三方面均可走，只看我人如何運用而已，但無論走向何方，吾人必先具徹底之決心與充分之準備，否則殊無望也。五日晚汪在鐵部官舍設宴爲顏洗塵，邀各部長及外部要員作陪。六日自京北上，七日抵津，擬在津小事休憩。

中央罷黜孫殿英

免孫各職予以制裁

孫殿英部西進，與馬鴻逵發生衝突後，已二十餘日。中央及華北當局，對孫馬軍事變化，迄在嚴重注意之中。最初因閩局善後關係，故所用步驟略緩。並因孫部防地與晉綏軍相接，故與閻錫山商洽辦法。日來孫部已迫近寧夏省城，孫一面加緊攻城，一面放散乞和消息，以減少注意。六日經軍分會召集各將領討論結果，對孫主張用實力制裁。先由軍分會下免去孫之本兼各職令，所部立即退至磴口以北，交由劉月廷，丁綍庭，于世銘三人統率。按照軍分會所頒編制，編成步兵二旅，騎兵一旅，任劉等爲旅長。如不聽命令，即着晉，綏，陝，甘，寧等省軍隊切實制裁。該會昨已電孫及各該省軍事長官遵辦。又據南京六日電，蔣汪與何應欽商定，以孫殿英弁髦中央法令，危害西北治安，決予以撤職處分。所部另派人統率。倘孫仍執迷不悟，即令朱紹良負責解決，六日行政院會議提出通過。七日府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第四十一軍長兼第四十師長孫魁元著免本兼各職，此令。

令于世銘負責收束

北平軍分會責成于世銘收束孫軍原令如下，查孫魁元擅行進兵，襲取寧夏近郊，與第十五路對戰中。孫魁元着免去北平軍分會委員，四十一軍軍長及第四十師師長各職。第四十一軍及第四十師番號，着即撤銷。所有原第四十一軍所屬步兵部隊，着交由丁旅長綍庭，劉旅長月亭，負責指揮，各編成三團。其所屬騎兵部隊，着交由于副軍長世銘，負責指揮。亦編成三團，均歸軍分會直轄。退集磴口以北地區，切實整頓。仍將遵辦情形具報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蔣中正，何應欽代，微(五日)

陸空軍將聯合壓迫

北平軍分會爲防止孫抗令計，着現屬軍分會之關劉二師，即日準備動員，經平綏路向孫壓迫。關於通過晉綏軍防地事，已與晉閻接洽，最初此事本擬請由晉綏軍負責，因晉方稱綏西駐軍實力不够，故另派駐華北之中央軍開往。惟晉方表示仍以由該省軍隊就近解決爲便，但須增加軍隊，開往綏西。要求將駐湯泉之某部，調離晉境，以便晉軍集結。孫殿英昨晨曾電軍分會各委員，表示願意辭職，請各委員代爲說項，請當局對該部防地有一歸宿，同時並請晉閻予以幫助。傳聞閻氏對此表示頗好，對該部善後，當以全力扶持。南京二日電，孫馬衝突後，中央當撥派飛機兩隊，計十二架，至寧夏一帶。相機工作，以期短期內解決此次內閧。據蘭州電，甘寧青三省現統集六師兵力，待中央電令，進擊孫軍。

中央決心制服孫軍

北平六日訊，孫殿英免職令由軍分會頒下後，此間當局正注視孫部于奉令後之行動。如果孫能覺悟，即日離開軍隊。所部官兵遵令改編，撤退磴口以北，則軍分會仍繼續其已往待遇，照發給一切補充薪餉。否則即令晉綏青寧各省軍隊，及中央軍關麟徵等部大舉圍剿。何應欽於免孫令後，曾附以孫軍抗令西北各軍應取步驟，即不啻一向孫討伐之明令。故此後孫如抗令，即逕執行，無須再下討伐命令。何氏致于世銘等及西北軍事

長官之電令，措詞頗爲嚴厲決絕。孫部對此祇有聽否二途。在此情形之下，挽留與訴苦，均無接受之可能。軍分會對此後步驟，現正加緊預備。先由綏西所駐晉軍相機堵截，晉軍出兵費用，此間擬略予接濟。關師六日在北苑受何應欽校閱，並聆何氏訓話，爲出師前之訓詞 。因關部騎兵不够，並另撥劉多荃師騎兵一團，歸關指揮。蓋以黃河套內地形開闊，利於騎兵作戰也。該師於開入平綏線後，即與晉綏軍聯合作戰，作爲討孫北路軍。總指揮歸何人担任，現尚未定。此次對孫，中央抱最大決心，不問孫軍發展至如何地點，均不放棄制止之主張。甘肅部隊聞已到達寧夏郊外，孫之部隊亦趕向寧夏集中。奉令討孫之各軍，認孫部西侵愈深，接濟愈無辦法，在合圍戰略之下，定收效果云。

何應欽談澈底解決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氏，對孫馬衝突之解決辦法，於五日發表談話云：孫殿英之第四十一軍軍長職，已經軍分會明令罷免。孫部於熱河戰事時，未能努力進攻。其後退入長城，復任意擴充部隊。軍分會給孫之餉項，祇能供兩萬人之生活。但孫部已擴充至十萬人，殊違背軍分會之規定。此次復藉口赴沃野屯墾，稱兵寧夏。中央屢次下令，命其將部隊撤往磴口以北。而孫又不聽命，故將其免職。孫免職後，該部騎兵由于世銘統率，步兵交劉月亭，丁綍庭率領，並由于等負責向磴口以北撤退，聽候改編。如孫仍不離開軍隊，猶復稱兵西進 ， 則將令晉，綏，甘，寧，青各軍，四面包圍，澈底解決。至閻百川認爲孫部騷擾地方，早願除一巨害，已有電到平，謂其意思與中央一致。總之，中央對此事已有決心，如孫仍稱兵，則澈底解決云。

張任三省勦匪副司令

國府七日令云：特派張學良爲豫鄂皖三省勦匪副司令，此令。

匪犯浙邊已被擊退

杭州二日電，軍息，方志敏股於二十三日攻臨江湖，與某師兩團激戰，旋被擊退。竄至紫湖口後 ，二十八日又轉攻大橋頭山僞總副指揮方志敏王弼，僞十軍長周延年，親率僞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等三師匪衆七千餘，槍約五千，並有機槍追擊砲，向大橋頭楊營猛撲。往返肉搏，死亡甚衆。三十日鳳塘張營及朱連，由右翼挺進。王大隊由左翼，翻山衛下。蔣志英部與高團又兩路捍進。至午後二時，匪不支向劉水關嶺頭山潰竄。我軍追擊七八里，以山勢叢雜，故未窮追。四時仍回大橋頭。是役斃匪之俄籍顧問及僞六十一團長鄧光新，僞營長二人，連排長不計，傷斃七八百名。通紫湖口大路血流成渠，並獲槍一百三十餘枝。按大橋頭係德玉山德興兩縣邊境，向爲匪區，由浙保安隊駐防。㸃匪欲圖在我軍工事未完成以前，大舉奪回。

贛匪被炸傷亡極衆

南昌四日電，第三路軍陳誠部，自一日由黎川推進後。僞一三七九等軍團及僞十五師一部，聯合繞攻該軍陣地。經該軍各部，併力猛衝，及飛機轟炸，匪傷亡甚衆。尤以僞一軍團第一師，無一生還。殘匪紛紛向南潰竄。現該軍仍跟踪追擊，溪口圩旦夕可下。蔣頃令軍政長官，遇民被匪架擄，應負責設法營救，否則按律治罪 。但絕對禁止用食鹽或財物認贖，如違以通匪論罪。又西路軍爲攻孔匪巢穴殲滅殘匪計，頃令黔西北各縣，嚴組民衆，舉辦哨探。關於[illegible]發行勦匪奬券事，已與滬信濟公司訂定章程與合約，並呈准省府，俟呈蔣核閱後，始克具體進行。

川將領開勦匪會議

北平訊三日接成都來電云，(上略)甫公(劉湘)因綏定營山儀隴宣溪全境收復，第一期勦匪計劃已完成。特召集各路指揮赴省，面授第二期勦匪計劃機宜。現楊(森)李(家鈺)羅(澤洲)范(紹增)均於陷(三十日)日抵蓉。一俟日內協商完畢，即可分別返防。克復馬渡關之役，先後激戰八晝夜。我五路各部，至陷(三十日)日止，遂佔領毛垻場胡士場沿山場家鼓場馬渡關淺草垻伸牌河梓潼寺雙鳳場之線，現達縣(綏定)已無匪踪。殘餘之匪，均退守巴中之曾家場爐城岩劉家岩仙女岩王家嶺石龍場石疊場一帶，恃險負固。據俘稱，徐向前與張國燾，因馬渡關慘敗後，竟見衝突，積不相下，張已潛逃等語。又我五路軍於馬渡關之役，傷亡官兵四百餘名。匪方死傷甚衆，沿途遺有死屍，並生擒悍匪三十餘名。 知注特聞，郭昌明　辰(二日)。

黃陂戰役斃偽師長

南昌六日電，西路軍在黃陂乘勝收復淩湖小布等地後，五日復追至楊溪河附近，斃匪二百。並搗毀偽政府，擒偽蘇區主席黃建濤，及偽長官多名。劉畈湘線沿路一帶，已無匪蹤。被匪破壞之公路橋梁，均經修復，照常通車。行營正派員馳往趕辦善後，黃陂戰役，確擊斃偽獨立二師長鍾彩一名。

湘匪有回竄鄂境勢

長沙六日電，湘鄉三日電稱，孔蕭兩匪部，三日午在同安西北會合，與我西路軍一二兩縱隊，在宜豐東南之上下梅一帶，戰鬥甚烈。幸我官兵奮勇，匪不得逞。又四日電稱，孔蕭兩匪，昨今兩日被我軍痛擊後，竄至同安西北之黃沙坊鳳凰山一帶深山中藏匿。我圍攻各部仍向該匪包圍中。又鳳凰山電稱，賀龍股匪竄陷永順境丙庫，圖犯縣城。經我龔仁傑顧家齊兩旅，分向匪部包圍痛勦。匪遭重創，狼狽向桑植邊界潰逃，有竄回鄂境模樣。

匪在瑞金開重要會

南昌六日電，共匪迭被國軍擊潰，各股實力消失殆盡，近偽蘇府為圖最後掙扎計，特定一月十八日起至二月八日止在瑞金之沙州壩召開會議。並已令知各股匪首，該處居民，均被勒遷他處暫居。朱德毛澤東等，已先往該地。二日晨匪四千餘，傾巢來犯永年，駐軍當率隊往擊，遭遇於虎頭砦台湖鄭坊一帶。鏖戰兩晝夜，斃匪五百餘，殘匪向葛莊老巢逃竄。蔣頃令羅霖，任贛江防務指揮官。

蔣令各省守護堡壘

南京二日電，蔣以贛鄂各省成立堡壘，原為民衆自衛之用。乃近查堡壘竟無人看守，實屬非是。特令各省，轉飭各縣，切實派人看守。令云，查各地已成堡壘及沿公路橋頭堡壘，不准空防，前已令飭在案。而近來較安全各區之堡壘，竟有無人守護者，殊屬非是。嗣後各安全地區及公路兩旁堡壘，均應一律由縣府責成各該地區保甲。按堡壘護路辦法，派人輪流看守。即槍彈未齊全者，亦應暫以梭鏢刀矛守護。限文到十日內，即行分派清楚。以後當隨時派員巡查，如再發覺仍有無人看守之堡壘，即惟該縣長等是問此令。

邊疆問題頗堪注意

疆變中央已得報告

南京六日電，中央頃始得確訊：南疆偽府，係喀什噶爾和闐兩區少數纏回所組，自稱土耳其王國。領袖為薛維特多木拉，分遣代表赴土耳其阿富汗印度等處接洽，有三五英人在內主持。新省府已派保衛司令兼省委和加尼牙子率隊赴喀剿辦。和軍已抵汗城，準備進攻。和通告英領，請轉英政府，速撤駐闐代表，並停止援助。盛馬戰仍烈，馬已敗，俟軍事結束後，盛即自率大軍馳往剿辦。偽府實力甚弱，不日即可消滅。

參謀部會商辦法

南京五日電，中央注意西北邊事，決先設法停止各該處之軍事糾紛，然後着手開闢道路。其費用一方由經濟委員會籌劃及設計，一方則由政府設法補助，或令各該地政府協助。參謀本部邊區組，五日下午舉行重要會議。除全體委員出席外，黃紹雄黃慕松亦出席。討論新疆西藏兩問題。行政院派宮碧澄赴新疆，傳達中央意旨，及調查南疆獨立眞相。宮俟護照領到，即取道俄境入新。黃慕松入藏經費四十萬，行政院飭財部速撥，俾黃早日啓程。

莫斯科所傳之內幕

莫斯科一日塔斯社電，此間報紙本日公佈斯坦布爾來訊如下：據此間回教當局之報告，所謂疏附政府代表團，由一和闐王之心腹名庫爾班烏洛伊者率領。已在加布爾勾留相當時日，不久即遄往印度。該代表團曾與德國駐加布爾（阿富汗京城）公使舉行數度會商。談判自德國購買軍火問題。德公使遂介紹該代表團與一德國商人名埃布納爾者交涉。埃布納爾乃德國軍火工廠駐加布爾之秘密代理人。預料德國之軍火將經印度送自阿富汗，再轉疏附。埃布納爾已自疏附代表方面取得一通行證。該代表等向埃氏稱：如阿富汗對於此項軍火通過彼國境運至疏附不加反對時，則英國駐加布爾公使必對通過印度事予以一切便利。又據確報稱：著名反動政客莫司他發，阿里博士，前於斯米爾那發現反土耳其政府陰謀時，曾逃出土耳其，聞現已參與此次軍火案。阿里於一九三三年秋季曾通過印度及阿

富汗至疏附遊歷，斯坦布爾回教徒方面咸認疏附政府之形成，乃英德兩國活動之結果云。

盛馬之戰仍未已

莫斯科六日塔斯社電，迪化確訊：新疆省政府與馬仲英兩方之軍隊之作戰行動，現仍在繼續中。馬仲英將軍現擁有巨量火藥與子彈，惟彼歷次佔迪化之企圖，均被省軍擊破，回軍方面損失極重。該訊又稱，伊犁與塔城方面之回教居民，現已全部向省軍繳械，停止一切反抗新省當局之鬬爭。新疆省政府代表復被任命為伊犁軍司令之陸逸平（譯音），刻已抵伊犁。趙（譯音）將軍部下駐塔城與伊犁改編之部隊，已離西河向迪化首途，鞏固該地之警備。

府令熱振代攝藏政

南京六日電，西藏自達賴圓寂後，全藏政務，由司倫噶廈攝理。近藏民公舉結詩熱振呼圖克圖代理總攝藏政。行政院為尊重全藏民意，呈請國府任命熱振總攬全藏政教大權。國府已令復照准，惟軍事仍由司倫噶廈負責。

榆關接收定期實行

榆關接收方案

北平二日訊，醞釀已久之山海關接收問題，經灤榆行政專員陶尚銘，奔走平津榆關之間，迄至最近，始將接收辦法完全商定。陶於上月底再度赴榆，於三十日與日方特務機關長儀我作最後談判時。又將山海關接收方案，為一度改正。計共六條，茲特誌如下，中日雙方於一月三十日改正山海關接收方案。（一）山海關定於二十三年二月十日實行接收。（二）山海關原有一切行政，盡行規復事變以前原狀。（三）前項行政機關，當即於接收之日移至原處辦公。（四）山海關附近，在事變期內，所有當地之臨時組織，於接收時，即行取銷。（五）山海關當地人民在事變中，有對於地方上正當服務者，接收後得選擇酌用。（六）在山海關之日方諸機關，尚有一部份，有臨時需用之必要，暫時不及搬動。一俟遷移得有辦法，即行撤出。

陶尚銘談接收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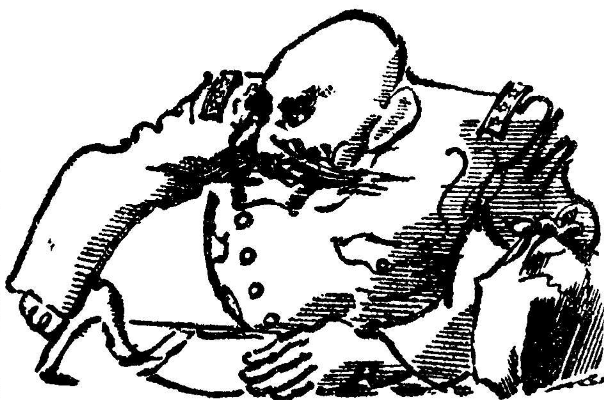
北平三日訊，灤榆行政督察專員陶尚銘前夜來平，三日上午十一時赴居仁堂謁何應欽，下午四時赴外交大樓謁黃郛。據陶氏談，接收榆關事，大致已無問題，接收方案已擬定，交儀我，最近可得同意答覆。接收日期，在陰曆年前可望實現。接收原則，必須恢復戰前一切形態。臨榆縣政府，可遷至城內辦公。公安局亦可成立，不過改稱為山海關特種公安局。秦皇島北戴河公安局，歸該特種公安局管轄。局長人選，已定蘇玉琪。至於偽維持會亦決定取消，人員分別予以裁留。日本關東軍第十四混成旅平田部隊，已遷至羅城東新兵營，關東軍憲兵亦遷至羅城。關係與第七師團部隊換防。偽國機關國境警察等亦可遷至羅城。至於榆關接收後，關於稅關問題，由財政部辦理。郵政電報問題由交通部辦理。關內日本浪人業已減少，偽國設在山海關各機關，在我方未實行接收前，仍在南關地方辦公。秦皇島巨匪成文平，業離開山海關左近，至何處則不明，傳聞已至錦州云。

國外

日議會質問戰告終

質問滿鐵改組案

東京二日電，午前十時二十分參院本會議開會，報告委員會決定方法，通過法案。後移入質問，津村重舍登壇質問，與日本秘密外交為難。謂滿鐵改組案，拓務省尚不知曉，而突由軍部發表。如此攪亂經濟界，經濟問題與軍部有何關係，願林陸相答覆。林陸相答：「滿洲問題得拓相同情，關於滿洲實業家進用絕無壓迫。」次關直彥登壇聲明軍民離間問題之遺憾，後移入思想問題。關直彥述說担心最近流行之法西斯思想，當善導人民思想，擁護現狀。後又責及紊亂綱紀問題及其他製鐵合同等質問。齋藤答：「對於法西斯思想，余與關君同情，努力擁護憲法」。拓相



日本新陸相林銑十郎

已有答辯，寄時四十七分散會。

預算會質問軍部

東京二日電，衆議院預算總會於午后一時五十分開會，池田秀雄（民政）問：「我國對「滿」機關於「滿洲國」實現帝制立憲國之際，當以名實一齊幫助充實之。現在三位一體僅是人之關係，此係政府暫定施設，將來有無改變意志。」齋藤答：「三位一體雖爲今日暫定，然當不是改革之時期也。」池田問：「關東洲與滿鐵附屬地應附有讓與「滿洲國」說，依余之見尚無讓與之性質，首相以爲何如？」齋藤答：「政府部內還未提起該問題，余極贊同貴意。」池田問：「軍司令官兼任駐「滿」大使性質上是否不可能。」外相亦同情池田，但維持治安上當保持現在狀況。次爲警務問題等質問。後政友會之宮協長吉質問：「我國希望海軍軍縮條約成立否？政府對最近將開之會議，預備如何對策？」大角答：「刻正研究中，雖不能說具體的，攻勢不足，守勢有餘，故贊成軍備縮少。」宮協長吉問：「軍人不得參與政治，是明治大帝之御意。」林陸相答：「軍人並未並行政權，余確信軍人無爭政權之心。此乃政爭之憂慮，結果發生種種疑惑。」宮協對海相問：「軍人不當干與政治，是否應當以公式，示全軍知之。」大角答：「余正研究中，將來打算以文書示知全軍。」後政友之河野一郎開始質問：「當此非常時局之際，現內閣無任何準備，故敢請首相辭職，以東株增資問題爲中心，論綱紀問題，糾彈政府。」最後民政之櫻井五郎以製鐵合同問題追求商相。六時十分散會。

預算總會之質問戰

東京三日電，三日午前十時四十分衆議院預算總會開會，委員長前田報告總會延長一日至五日止，後移入議事。杉山元次郎關於內政會議統制法運用問題有所質問，後言及治安維持法改正問題，與法相小山開質問戰。次由國同社栗原彥三郎以足利尊氏論向商相中島質疑，午十二時二十五分休憩。午后一時半續開，政友會靑山憲三以漁業問題質問云：「關於日俄漁業條約之修正，外相意見何如？」廣田答：「解決漁業問題之前，促進兩國之政治上之良好關係，實爲急務，刻正充分研究準備進行。」次政友大石倫治關於米穀問題及殖民地米消費增進策有所質問。民政土屋淸三郎質問婦人參政權問題，以後爲民政比佐昌平．政友蔭山貞吉質問。蔭山問：「現在統治兵力，最近或將來有無改革意志，十年度以來陸軍預算概算，十年度三億六七千萬元，十一年度一億八千萬元，十二年度二億六七千萬元，陸相以爲何如？」陸相答：「余想將來須要改正。」小原寺經理局長答：「滿洲事件及其他尚未決定，故關於預算概算頗難預測。」次由中井一夫質問五一五案，六時二十四分散會云。

參議院之質問戰

東京五日電，貴族院本會議於本日午前十時十五分開會。首由田中館愛橘博士發言，以貧弱之大阪飛機場有急須改良之必要，向南遞相質問後，遂變更日程。藏相高橋對三日關直彥綱紀問題之質問有所答辯。十一時四十五分休息。午后一時四十五分續開。關直彥登壇表示「對午前會議大藏大臣及政府委員之答辯認爲不滿足。」對於南洋興發會社股票賣卻表示懷疑，向拓相永井質問。轉又對教育疑獄問題警告政府，要求確立教育根本方針。文相鳩山答云：「不祥事件實爲遺憾，文部省對於該點抱改

善教育之方針向前進行，尊重皇室為國體之尊嚴，宜努力養成之。」又永井答「東拓之南洋興發會社股票處分之方法，無何不適之處。」後有吉忠一登台，請促進東京都制案之實施。內相山本答：「種種意見不一，刻選良好方案中。」午后四時四分散會。

預算總會最後論戰

東京五日電，衆議院預算總會五日午前十時三十三分開最末日會。首由前田委員長說明今日為預算總會最末之一日，提質問者尚餘十數名，現每人質問時間限為四十分鐘。後開始質問，本田義成（政友）問，「政府對於議會之院議有輕視模樣，此與運用議會政治，無阻害否？」齋藤答，「對院議並無輕視」。本田義成問：「兩院院議對遇非常時之際，對於警察官當促政府優待之，現對此是否顧及？」齋藤答：「現正考慮優待維持治安之警察官。」後本田言及東京市教育疑獄事件，次為民政黨三宅磐質問云，「對於國際時局統一國論如何判斷，為視國家全局的政治家之責任，國民與軍部當隨其相助並進。」陸海兩相對此質問表示同感。次為政友上田孝吉質問。印度關稅提高。外相廣田與商相中島對此作詳細答案。午後零時三十分休息，午後一時半續開。民政之一松定吉質問：「當皇太太子殿下誕生之際，施行恩赦事件。於陛下大權未發以前，使洩於外，是為何故？」後關於長崎醫大，東京市教育疑獄事件，要求當局善處。次國同之中村繼男以文書指摘製鐵合同評價問題。由中島答辯，中村復以關於庶民金融機關問題，無盡儲蓄銀行等不正事件質問。由高橋大久保銀行局長等相續答覆之。次民政三宅磐氏以思想對策及教育問題為質問，首相給與答辯。後政友會之清瀨規矩雄關於海軍問題有所質問：「軍縮條約有無，軍費亦須增加，海相對取消條約之意見如何？」大角答：「條約之內容以為若何。」清瀨問：「倫敦條約如果存在，勢必惹起日美建艦競爭。」大角答，「努力使其勿發生事故。」清瀨問：「現在海軍軍人中有發表種種言論之人，應否予以取締？」大角答：「軍隊中之緊要事實內容，已下令禁止發表。」清瀨問，「米次中將於雜誌中發表縱橫論，致惹起美國方面非常重大衝動，海相當予如何處置？」大角答：「此非米次親筆，乃本人之預望也。結果發生此項注意。」清瀨問，「擬謀解釋此項誤解否？」大角答：「通知美國記者，說明使其瞭解。」清瀨更以建艦之單價問題等對外相質問，「日本之信用被世界相當誤解，外相以為信否？」廣田答：「國內國民一般之信念極昂，自當一掃誤解，政府盡力謀世界認識眞日本。」清瀨問：「政府關於日美兩大國親善一般方策如何？」外相答：「對美外交方針，如二十三日外交演說。大使齋藤着任，當講無遺憾之外交。」清瀨問：「日本拒絕不戰條約以來，日俄關係有無變更？」外相答：「日本尚未拒絕不戰條約，正努力研究中。日俄兩國間之問題，將繼續解決。日本之方針，先解決問題，然後締不戰條約。如果懸案解決，不締結該項條約亦未為不可。」次鷲野米太郎又以尊民論內迫商相中島，質問者頗多，最終日之預算總會，於限定之六時後方散云。

貴院質問外交關係

東京六日電，貴族院本會議於六日午前十時十八分開會，拓相永井與關直彥以南洋興發會社問題作懸答質問，次大河內輝耕子登壇質問：「關於外交問題，願請教外相廣田說明。日前演說關於世界戰爭方面者頗多，現先請外相對於日俄關係，中日關係等說明外交方針。」廣田答：「觀現在之情勢，余確信全無如此之戰爭危險。余對日俄關係，並毫不悲觀，相信有方法。中日關係排日抗日等為一時之工作，余在今日之時局中，相信兩國必須攜手親善。」大河內問：「外相謂不致有戰爭發生，亦請陸海軍當局對國民徹底予以說明。」大角海相林陸相對此作簡單回答。大河內繼謂：「外交工作與國防有充實之必要。」並言及言論自由問題。內相山本答：「政府對於無害於社會之言論，予以自由；關於言論必須自由之點，正注意考究中。」後赤池濃登壇謂：「日本與三大國之現狀必須考慮，日本萬不可盲目此項國際情形。」首以「滿洲國」相對之俄國行動而言。據最近「滿洲」之情報，該地所居之朝鮮人漸次歸鮮，其動機為日俄開戰將迫近。「滿」鮮國境俄國備有十五萬乃至十九萬兵力，築半永久之城寨，與史達林氏言辭等相合。「滿洲」國民必不得安寧，不研究「滿洲國」國外的安全不成。」「外相態度如何，如何施行外交工作。」「為企圖「滿洲國」之安靜，與俄國當取如何外交交涉手段等之質問。正午休會。午後一時四十五分續開，廣田答赤池濃之質問謂：「日與俄之關係為最關心事體，日本與俄關係者日夜折衝，努力阻止發生意外，「滿洲國」及日本立場想努力求世界諒解」云云。午後二時二十分休息。

藏省草擬產金法案

東京六日電，大藏省方面爲行將來之新平價解解禁準備案起見，刻正作關於國內保有產金立法研究中，俟擭得成案落手實施時，將中止從來政府向海外輸送收買生金辦法，以圖逐漸增加國內產金保有額。關於此事，據大藏省昨在衆院預算總會分致各委員之研究資料言。其最近狀況如下：㈠截至昭和八年十二月底止，政府國內生金保有額，爲三千四百九十貫三百六十六匁。（每貫重約百兩，每匁重約一錢）。㈡昭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金輸出禁止後之政府生金收買額累計總數量，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六貫四百五十三匁。其價格爲一億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二千九百十四圓。㈢是日以後至去年十二月底止之金幣及生金輸出額，累計達一億八千三百五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圓，其中政府方面，占九千四百五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三圓。

貴院質問對僞政策

東京七日日本新聯電，貴族院本會議於午前十時二十分開會，首由肝付男登壇質問：「日本對外貿易發展，到處惹起問題，依此實情，日本有無以法律行貿易管理之意志請藏相指示。」次言及肥料問題，謂「肥料實行國營如何。」中島答：「商工，外務，農林三省，對貿易統制管理之方法進行協議，然如施行統制管理，首必與貿易上發生障碍，必須慎重考究。」農相後藤答：「肥料國內自給不足，其原料必仰給於外國，故當謀實行理想之政策。」廣田答：「想於對世界各國圖謀經濟之共存共榮信念之下進行之。」最後菊池男關於台灣銀行股票問題與商相答辯後，零時五分休會，午后一時四十分續開，石塚英藏氏（同和）登壇問：「滿洲事件無期限延長擴張時，當其爲國家財政憂慮，政府當乃爲中止此項事件之方法，抱如何意向？政府之一部以一九三五，六年爲日本之危機，設將此二年渡過時，危機亦可脫去否？曰「滿」經濟政策之確立，「滿洲國」問題中心點在何處？在「滿」機關所謂三位一體之形式，是否有運用不充分情勢，對特務部之改廢作何感想？」廣田答：「三位一體之制度，照「滿洲」之實況。現無辦法。對滿鐵附屬地處所問題之發展必當設法，但今日時機尚未至。」永井答：「所謂滿鐵改組案含有特務部案，關東廳案，滿鐵案，有謂已混亂，殊非事實，唯關東軍特務部作參考案，其內部現尚在研究中，政府尚未開知。」午後三時十四分散會。

軍縮會議與軍備競爭

英擬召集五強會議

倫敦一日電，下院定本月六日辯論英國關於軍縮之備忘錄。法國對此備忘錄頗有贊議，惟羅馬方面因英義意見脗合，表示滿意。聞義國大約將接受英國建議之大部分，但對於義國所施初步軍事訓練制之取銷，不能贊同。且以英國之建議範圍，視義國爲廣，故頗疑未必能受一般滿意之接受云。倫敦三日電，昨日官場人士宣稱：樞密大臣艾頓，自若干時以來，即有前赴歐陸各國首都遊歷之議。本日又有人謂艾頓擬於下星期四啓程赴巴黎·柏林·羅馬以便按照墨索里尼之建議，與各關係國討論召集五強會議，藉以解決軍縮問題。艾頓並擬乘此機會就英國備忘錄與各國交換意見云。

法國發表備忘錄

巴黎一日哈瓦斯電，本年一月一日法國駐德大使彭賽，曾以法政府關於軍縮問題之備忘錄，面交德總理希忒拉，其內容於今日始行發表。其大要如下：備忘錄首先對於德國提出要求所依據之理由，提出保留。尤以關於德國重整軍備一層爲甚。其次對於德國欲與各鄰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意向表示滿意。但謂互不侵犯條約惟在不妨害現行各條約所定安全保障之範圍內始可成立，現行各條約中尤以洛迦諾條約爲要。而互不侵犯條約必須爲之增加其他新保障，俾締約國能維持獨立，不受外來之威脅，而其內政亦不受外國之干涉。備忘錄此段係暗指奥國而言。旋謂德國在原則上既已贊成就地按時自動之軍備監察制度。其對於軍縮會議最後數次討論時所擬議之實施辦法，不知能否接受。其他各方關於此層則有感於同意之可能。備忘錄又謂，軍縮會議截至目下爲止，曾明示其目標所在，即德國亦無間言。玆德國提出切實重整軍備之要求，實與此項目標相違反。德國要求切實重整軍備之計劃所以不能立即實行者，僅爲財政狀況所限耳。德國要求之兵額雖爲三十萬員名，但在此數以外，尚有多數警察，其軍事性質已爲軍縮會議所公認。並有正式軍隊以外之軍事教育組織，此種組織任何

公約草案均未作為軍額計算。是則名為三十萬員名，實則未知幾何，以此與他國相較，未免太不公允。關於軍器問題，備忘錄謂德國要求在數量上質地上立時重整軍備。此舉在事實上如欲公平實現，必須先謀各國軍制之劃一。而軍制之統一，非數年不為功，此層即德國亦承認之。至於軍備監察制，德國雖在原則上加以承認，但對於運用時期則提出保留。抑公約能否切實履行，全視監察制能否確切運用以為斷。又況德國所提要求，無異重整軍備一種完全計劃。此種計劃，如由未來軍縮公約予以承認，又何異於重啟軍備競爭之門。此在法國方面則準備接受另一計劃，即按照歐洲政局不安情形，暨實行上所必需之條件，而將英國所提軍縮建議加以修正，以達到分期限制軍備並完全實現平等原則。法國擬於軍縮公約實行最初數年，即參照德國國防軍改採徵兵制情形，將法國陸軍員額予以減少，冀使兩國軍隊編制歸於一律。法國並承認一切軍器以現有程度為限，不再增加。凡軍械口徑超過公約所許之限度者，法國亦願停止製造是為第一期。又在此一時期之內，軍額監察制必須予以調整，對於各國軍額及軍器之製造與輸入，均皆適用之。自是以後，凡軍器在質地上超過定限者即逐漸予以廢除。其在目前因和平條約受有限制之國，亦逐漸許其購置。法國對於上述各點，願即規定軍額，載於軍縮公約之內。惟此種問題在討論時欲求實力，當由關係各國共同磋商，是為第二期。法國對於德國為表示第二期裁軍之重要性起見，特於備忘錄內略舉數例，以概其餘。例如活動砲之口徑，法國可以減至一五十五米厘，此種口徑係未來公約所允許者。此外法國並擬由軍縮公約開始實行，數年之內，即將現有空軍設備減少百分之五十。惟以各主要國空軍如數減少，並對民用航空設置暨製造實施有效之監察為條件。備忘錄又謂，各國軍用航空當悉數予以廢除，而代以國際航空，法國準備大量裁減軍備，於是可見。此與德國所言者正相反，第仍有賴於他國之合作耳。備忘錄又說明法國對於現行談判絕無閉門之意。至德政府聲明希志拉對於兩國未來爭執，無論何時，均準備以友善態度解決之。此層法國引以為幸。而法德兩國之間，並無關於領土之爭執。目下各種問題大部份皆為歐洲問題，非由各關係國及國聯予以處理，恐無解決之望。亦可於希志拉所表示之意見中見之。備忘錄最後又云，各種問題，均可以互相了解圖謀解決。德國退出日內瓦，不惟於德國本身不利，且足妨害國際合作。切勸德國能在最宜於國際合作政策之範圍以內，仍與各國通力合作，所謂最宜於國際合作政策之範圍，蓋即國聯是也。

德政府之備忘錄

巴黎二日哈瓦斯電，德政府對一月一日法國軍縮備忘錄之覆文，於今日在此間發表。該覆文首對法政府所表示之善意表示滿意。次摘敘備忘錄之內容，繼乃加以批評謂，法國計劃之實際效果，果何若乎？按照該計劃，列強可保有其全部重軍器以至數年之久，而德國則因受凡爾賽條約之約束，武器種類殘缺不全，獨禁止其重行設備。至關於軍制軍額之統一，則法國備忘錄竟將德國前在日內瓦提出之二條件悉加摒斥。此二條件為何？即新軍制須為其他各國所採用，及法國殖民地軍額應一併計算在內是也。關於空軍方面，德國覆文以為法國不承認各大國空軍一律歸於平等，殊可扼腕。且法國備忘錄主張減少各國航空軍額百分之五十，如是則目前絕對不平等之情形，仍未見有所變。德國仍不能擁有空軍，此種提議實屬不能接受。至關於軍備監察問題，則謂其關鍵乃在於德國軍備監察，而意存歧視之兩階段是否可因某種原因而加以延長。又法國備忘錄中以為德國欲在數量上質地上謀軍備平等，必須由關係各國先行統一軍制，而統一軍制，則非數年不為功，德國覆文不承認此說。並謂法國以為德國政策目的在於重整軍備，實屬不確。假令各國亦肯實及量作同樣之縮減，並能立時由各國同樣採用，則固可無問題矣。法國備忘錄所提及之步驟，對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英美法德義五國在日內瓦共同發表宣言中之所謂德國軍備平等權，終未能使其充分實現。今如欲謀國際協定之解決，固須依照協定，以定應取之步驟。但在軍備公約實施之最初時期中，則必先限制各大軍備國之軍備，以現有之標準為度。而同時則謀德國軍備平等權之實現。苟其不然，則其結果必促成軍備之競爭。今惟訂約確定各國軍備之限度，方可避免軍備競爭之發生云。德國覆文繼乃辯明德國應有三十萬軍額之合乎公道，謂此乃最低限度，並及德國安全之特殊情形時，則謂德國政治組織絕無軍事性質。德國政府贊成軍備監察，但以相互為條件。對於實行監察之日期，則德國覆文以為軍縮問題之重要各點，苟經解決，軍備平等一旦完全有所保證。則軍備監察制度自可立即開始實行矣云云。德國覆文最後部分，述及法德意見不同之兩點。一為軍額之估計，一為德國得

實備各種防禦武器之時期。繼又謂縱令德國之要求完全獲得滿意，其他軍備過大之國家所有軍備，仍遠在德國之上。如法國仍不接受德國此種要求，是則法國不願承認德國之軍備平等權耳。德國認爲，如法德兩國對於原則問題能互相諒解，則與其他有關係各國談判，當更輕而易舉矣。德國提議訂結互不侵犯條約，此係表示德國與國際合作之志願，目前迫切之務無過於軍縮問題之解決。如此問題果能解決，則其他各種政治問題，自亦迎刃而解矣云云。德國覆文並附一問題表，內列法國軍縮計劃中若干點，要求作技術上之確切解釋云云。

英在南美洲設軍港

倫敦四日合衆社電，據「雷諾茲週報」本日發表一文，稱近頃在新加坡「坎特」艦上召集之英帝國遠東海軍會議曾決定在南美洲東南之福克蘭島設立一大軍港。據該報續稱，在新加坡會議之各海軍將領決定，須在福克蘭島建立一海軍根據地。倘遇一旦美日開戰，巴拿馬運河不能通航時，可以保障英國在遠東之利益。該將領等決定，如福克蘭島不建築大海軍軍港，則英海軍將不能保護由英國繞道南美宏恩角至遠東之海道。在福克蘭島建設大海港事將與修葺新加坡港同時進行。因新加坡港可以保護由蘇彝士河與印度通遠東之航線也。英官方對於近頃新加坡會議之內容，仍守緘默。海軍官員對於一切消息如上述雷報所登載者，均置之不理云。

英議會中西門演詞

倫敦六日路透電，西門今日在下院開始極爲衆所注意之軍縮辯論，下院擁擠，外交團多出席旁聽。西門稱：自十二月二十一日以還，時局發展，英法義德四國皆發表重要文告，故時局已許余有益之討論，雖嚴重之點今猶存在，但對於共同根據已有充分的之接近，而英國已獲有可一再努力和解之充分的鼓勵。此英國之所以於一月三十一日發表其備忘錄。軍縮之關鍵，爲法德間之相互讓步。德國軍備平等之要求，未被拒絕，亦不應拒絕，因欲將一偉大國家與民族置諸人下，決無世界和平之可能也。今不能獲有解決方法，以作各國立即放棄其各種戰具爲德國所不許置有者之根據。如協定不迅速成立，則英國將不得已而考慮其自己軍備，蓋以英國將處於軍備無限的世界中也云。西門又稱，英國備忘錄絕非不顧及他人需要與焦慮之理想的計劃，但以務實的精神編成之，今之時代，漸與主張軍縮者相背馳，英國計劃乃欲置立迅速妥協之基礎云。西門言及德國重置軍備事，謂任何公約必須許德國重置若干軍備，但若許平等權利而不在任何方面縮減軍備，則此協定非英政府所能歡迎。英國現不欲担任任何新拘束，致不問環境如何，遽施脅迫行爲，英國應盡其力，忠實履行其已担任之義務云。西門陳述簽約國一致合作以阻止違約行爲之義務後，聲稱英國提議乃一眞正進步，此後步驟在使海外人士完全了解英國備忘錄，而英國亦完全明了其他有關係國之困難，是以政府現準備遣艾頓儘速往遊巴黎，羅馬與柏林，以說明英國觀點，並探詢他國政府對於英國備忘錄之意見。艾頓本可立即起程赴法，但法國政局有使人考慮法政府此時是否便利之必要云。西門末稱，英國自動的將軍縮之願望見諸實行，已予世人以極顯著之證據，今猶以再行發起爲其責任，英國決定不顧困難，行其所能行者，以促成國際協定，而用種種可能的方法，鞏固世界之和平結構，俾自己與他國免受協定不定終必發作之危險與擔負云。

工黨領袖發表意見

西門演說畢，工黨領袖阿特里稱，承認德國平等，今已過晚，但此讓步係對強力而非對公理而發，國聯政策鼓勵各國退出國聯，而寧備獲取讓予權之戰爭，日本已爲世界其他各國可得如何待遇之模範，世界不能在中日爭議中振其聲威，安全觀念乃完全搖動，工黨所欲者爲安全與全部軍縮，今英國之計劃未能在此後十年內達到此目的云。

自由黨人警告日本

自由黨薩繆爾稱，英國之提議未能使人興奮，渠歡迎與義協定，以改善國聯，至於許德重置若干軍備一層，乃平等原則所必有之結果，此非對希忒拉屈服，蓋德國歷屆政府皆曾有此要求也。英國計劃如完全見諸實行，可使歐洲軍備減少，但歐洲縱依允之，遠東猶無把握。日本態度殆完全反對軍縮，日本迄未作願接受所擬條件之表示。渠希望英政府可因一國反對之不能而停止其進行，渠以友好精神，希望日政府平心靜氣，考慮其地位，蓋日本在外交上因其對滿洲之態度，在經濟上因其在世界貿易中之現狀，在道德上與策略上因其獨持異議，反對一般軍縮公約之行爲，皆處於孤立地位也云。

張伯倫講德國要求

保守黨議員主張銷滅戰爭原因，如支配不善之疆界等，並建議設立國聯法庭，處理陳訴案件，而有國際空軍以實行其權威，至於海上軍備祇須六千噸以下之巡艦，亦足敷用云。前外相奧斯丁張伯倫發言謂，德國與波蘭之協定，是未削減德國前在國聯盟約凱洛格公約及洛迦諾公約下之義務，且增加其義務，此事殊可滿意，若德國同時不與奧國有所爭執，則尤足令人滿意，今宜予德國以適當之警告，德國要求之接受，須附有條件，即德國不得以軍械之力量或宣傳之力量，對於任何他國之獨立表示侵略之意云。前外相此言，聞者鼓掌報之。張伯倫又謂，今宜請德國直率說明其志願，他國可告以準備進行之限度，至於德國要求退還前殖民地一節，則英政府無權放棄其代管權。如吾人須接受德國其他要求，則德國必撤回此類要求，俾獲妥協。西門所發德國軍備平等要求不可拒絕一語，渠認為危險，渠願西門否認此語，含有德國海上軍備平等亦可接受之意云。政府黨聞之大歡呼。

西門解釋平等問題

西門乃起言曰：余果用軍備平等一語，則渠實用之不當，余之原意乃對於軍備權利平等，如英國備忘錄所說明者耳，備忘錄中已說明海軍乃完全另行談判之事云。艾頓代表政府答辯謂，奧國苟已決定將德奧爭議提交國聯，則此案現無異在審判中，以後應採之行爲，應係國聯行政院所決定之聯合行爲，奧國有權可要求任何他國不得干涉其內政云。艾頓又謂英政府完全與義政府同意，以爲德國之担任復往日內瓦重行加入國聯乃最重要事。末謂英政府已請他國政府儘速接受軍縮提議，因在此時接受之，可使世界獲得政治上最大利益，而引起人民間之最大信任云。政府動議延會，下院允之，辯論乃終止云。

德奧關係劍拔弩張

德奧衝突之近因

維也納一日路透電，奧國現愈有將對德爭議提交日內瓦之趨向，果爾則國聯在中國申請制止日本在東三省之活動後，又將遇有極重要之難題也。奧國前抗議德國國社黨在奧之活動，德國雖已答復，但奧政府認此覆文爲不滿意。因此奧政府今日繼續沿其被環境所驅入的途徑而前進，此說殆謂奧國一方面將採嚴峻方法，以處置奧境國社黨。一方面將訴諸國聯。按奧國致德抗議文，責備德國方面將炸彈攻擊所需之原料輸入奧境，德人希圖煽惑奧國內閧，以推翻政府。並發出無線電等不利於奧國和平與秩序之宣傳。德國接此文後，予以措詞堅決之答覆。謂德政府對於奧國問題之基本態度，業已決定云。並就奧國指責各條，逐一駁斥之。謂在無其事，並發表意見，謂此問題非國際處理之事件，不能以國際處理解決之云。覆文頗長，措詞命意已引起奧政府全體之不滿。昨日特以幾無限制之權力，給與副總理裴少佐，以取締國社黨在奧之活動，並有撤換省長警長及其他高級官吏之權云。

道爾夫期鋒利演說

維也納一日路透電，下奧地利農民萬餘人今日在維也納遊行，表示擁護道爾夫斯政府。示威者均携有旗幟，上書「道爾夫斯萬歲」「奧國自由和平」等標說。若輩經過通衢，往其集會地點，道爾夫斯蒞會當衆演說，敍述奧國政治經濟情形，及德奧衝突現在階段，其詞甚長。道氏謂，德國以器械供給奧國國社黨之恐怖份子。德國國社黨又發表種種演說，意存挑撥，以致希忒拉黨在奧國大肆騷擾。道氏曰，吾人曾以極沉默之態度，勸告德國政府，請少停止此類行爲。然終屬無效。吾人最後一次之試驗，亦無結果。奧國自信確有自衛之權利，吾人對應盡之義務，將努力負担之。吾人爲奧國之名譽及自由而奮鬥。奧國人民均爲日耳曼民族，爾等農民尤爲日耳曼民族之標準。已往固如是，自今以後亦永遠如是。不過吾人對于日耳曼主義之觀點，與國社黨看法不同。德國國社黨所行之强制行爲，吾人不能承認其合於德意志民族精神。吾人對於奧國政治，自知予以改革。但改革之形式，乃奧國之形式，且爲合乎文化之形式。德國人每謂若聽令奧國人民自由發表意見，則全國人民必皆贊成國社主義，爲此言者，盍至此處一觀乎？下奧地利農民今日會集於此者，不下七萬人，固均對現政府表示贊成者也。易詞言之，不啻一種公民投票。君等今日來此蒞會即爲一種明顯之証據，足破德人之妄談而有餘。且君等之表示，不啻大聲疾呼。不惟全國到處聞之，即國境以外亦有所感云。道氏結論謂，奧國農民對日耳曼民族之奧國，準備保護其自由及獨立，實奧政府之干城

云。

德國發表覆牒全文

柏林二十日哈瓦斯電，奧政府於本年一月十七日曾以牒文致送德政府，要求德國發表宣言，正式承認奧國獨立。並聲明不再干涉奧國內政。最近德政府業已答復，但奧政府一致認爲不能滿意。德國外交界頗感不安，乃決定將復文全部予以發表。復文首稱，德奧之糾紛不可以國際法上通常兩國爭執之例衡之此乃一種歷史運動，其範圍包括德意志全部民族。今有某種政制對於凡屬能使德意志民族重行振作之運動，悉置諸法律之外，而不予保護。德政府對此種政制，能袖手旁觀漠不相關乎？顧德國對於德意志民族之前途，雖極關心，但仍極力避免干預奧國內政。德國從無以強力干涉之心，凡條約上所定之義務，德國亦無破壞之意。奧政府如能與德國國社黨調和，固德國所至爲欣幸者。德國國社黨亦決不至有何作爲，以阻撓此種調和。例如此次德奧邊境發生事故，德國守邊兵士被殺，德國亦爲讓步。則德國心理如何，可想見矣。德國復文旋將奧國指責各點，逐一詳細答辯。其結論，奧政府爲此事向德國提出交涉，德國正在進行調查。乃奧國不待調查結果，同時又申訴於他國政府。此德政府所認爲奇異者也。奧國如企圖求直於國聯，則其責任應由奧政府自負之。德政府並以爲此事不能以國際手續解決之云。當晚公布。

奧擬申訴於國聯

維也納五日路透電，奧政府將如何處理對德爭議，現猶未悉。據今日發表之公報，內閣已授權道爾夫斯，將此爭議提交國聯。果爾則國聯將在中日爭議後，又遇一極關重要之難題矣。但內閣對於申請時間與方法之問題，未有決定。悉聽道氏自己斟酌行之。內閣又授權道氏，採行其所認爲必要之任何其他方法。此層殆謂道氏儘可施展更嚴密計劃，以制止奧境國社黨之活動也。此間有數方面以爲，道氏所將採行者，非乞援於國聯，但訴諸列強。而尤注意於簽定四強公約除德國外之法英義三國耳。據路透社日內瓦訪電，如道氏果決計訴諸國聯，則國聯或將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組織調查委員團，如東三省案之萊頓調查團然。惟日內瓦人士則以爲奧國將無期展緩此種申請之提出。同時倫敦似不甚贊成可使國聯肩負決定國際重大問題的責任之任何行爲，蓋以國聯辦理東三省案之中日爭議，已經失敗，若處置德奧問題，又無效果，則國聯威信，將掃地無遺矣。英國裁軍備忘錄曾表示德國必須加入裁軍會議，否則妥協難成之意。假使國聯對於德奧爭議所許有之決定，或不利於德國，則徒使德國之復入裁軍會議爲不可能耳。惟奧國具有訴諸國聯之實際資格，此乃無可疑問者。故英政府如被逼而表示意見，亦唯有贊助奧國此種步驟耳。據歐洲各大都城洞悉各國情勢者之意見，德總理希忒拉未必因國聯之壓迫，而遽就範。英國報紙數家，鑒於目前裁軍等問題之重要，不覺奧國在此時際訴諸國聯之爲得計。並有一二報紙作進一步之主張，勸奧國自己與德國奮鬥，而勿求助於外人。

巴黎發生大暴動

法國戴拉德內閣於上週成立後，首遭議會之阨，巴黎近又發生大暴動流血事件，而行夭折，可謂短命內閣矣。

戴閣上場局部改組

巴黎三日哈瓦斯電，戴拉德連日與法長柏朗西及內長弗洛特討論史達維斯基案，對於若干警廳及司法重要人員，決定予以調動，結果竟牽涉內閣本身，致有局部改組之事。據政府公報發表，政府已命巴黎警察廳長夏卜繼彭賽，爲駐摩洛哥保護地總監，遺缺以塞納瓦士省省長龐納福華西蒲遞補，全國偵緝隊長多美任爲國立話劇院委員，遺缺以內務部人事司長舍耶繼任。塞納省檢察官羅萊薩即赫丹前總理之姻戚，調任爲最高法院推事。但夏卜對於駐摩洛哥總監一職，業已謝絕，並於晚間致函戴拉德，謂余就職以來，幸無殞越，謬負時譽，雖蒙明令擢爲駐摩洛哥總監，恩寵逾分，百思不得其解。竊以爲在目前情形之下，總理有此決定，不過對余表示不信用而已。然余固不能犧牲一己聲譽，以便利某種政治上手腕，爲此不得不拒受鈞命云云。此函發出之後，陸長法勃利，財政兼預算部長比德里，技術教育署長杜珊三人皆係內閣右翼份子，即向戴拉德提出辭職。

中央社巴黎三日哈瓦斯電，陸長法勃利財政兼預算部長比德里技術教育署長杜珊三人辭職以後，總理當請彭考担任陸長，以資熟手，彭氏當予接受。總統擬請赫里歐內閣預算部長巴爾瑪特担任財政兼預算部長，巴氏

現在波爾鐸港，以身體關係，不願奉命。總理倘又徵求蕭丹內閣預算部長馬香度意見，馬氏僅允繼續押任預算一部。

暴動前夕政府戒嚴

巴黎五日路透電，今日戴拉德政府將在國會中為生存而奮鬥，已有警察憲兵及軍隊三萬人，準備鎮壓任何騷亂，全城謠言極盛，竟有謂將發生政變及革命者。據法國「行動報」載稱，國會已安置機關槍，但國會附近半哩內之交通，現已暫行停止，故機關槍或不致用。又巴黎駐軍刻均在房中準備，以便隨時出動。刻有騎兵一隊，由森里士調來，並由康比尼運來坦克車多輛，現信在警察力能維持時，絕不輕用兵力相助。內政部長警告新警察廳長西浦稱，如一有示威遊行發生，則必將其解職，同時將此意轉告各級警察學校。各警官為維持其職位起見，必能努力維持治安。但另一方面，全國退伍軍人聯合會宣佈，將派三萬人遊行示威，而青年愛國團，共產黨，法西斯黨及保皇黨等亦均在集合中。德國報紙對於最近巴黎事件，頗多評論，認為戴拉德政府仍能控制大局，保皇黨政變之說，實為不可能。德國各界人士對於法總理依賴社會黨之援助，是否將於政府之對外政策尤其為軍縮問題，發生影響，頗多猜測。前警察廳長夏卜解職事，巴黎警界人員頗為不安，當夏氏交卸後出辦公室時，群眾歡呼以送之。巴黎五日哈瓦斯電，右派火十字團體在內務部及總統府左近舉行示威運動，由警察及共和衛軍協同彈壓，加以驅散，政府為預防明日發生騷亂起見，特將共和衛軍及游擊衛軍劃歸巴黎警察廳長廉納福華西蒲指揮，維持京畿治安，總統府國務部及眾議院四週防禦，尤為嚴密。

眾院一幕熱烈論戰

巴黎六日路透電，戴拉德今日在眾院宣讀新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時會場中喧罵歡呼之聲，震耳欲聾，致不能卒讀，此實法國實行國會內以來所僅見，議長乃宣佈停會十分鐘。迨重行集議時，諸議員意態仍甚激昂。戴拉德以幽默之姿勢，保全大局。當諸議員回會場時，戴氏將帽上下玩弄，彷彿欲曰，諸君，爾曹若靜肅，則吾人可遂行會議，不爾則余將戴帽復退也。眾院首次聚集，喧囂之聲幾即發作。當閣員入場時，內有數人左黨，迎以歡呼聲，右黨則加以叱辱聲，另有數人則叱辱者為左黨，歡呼者為右黨。戴拉德宣讀宣言時，左黨歡呼，而右翼叱罵。諸議員正在魚貫而進時，有社會黨與急進黨議員數人攻擊右黨議員數人，會場衛士費盡氣力，始將雙方分開。旁聽欄中座為之滿，且在距國會百碼處，嚴愼驗視入場券，無券者概不得闖入。第二次與議後，戴氏讀畢其宣言，並以僅許反對黨四人提出質問為信任問題。宣言中除表示維持金本位與國際合作之決心外，並允以國會委員會查辦史達維斯基騙案。戴氏又大聲言及當此全歐杌隉分裂之際，國防至為重要，吾人不得昏睡，委棄責任，令法國隨全歐陷入新浩劫之咎。至於國會制度自宜善加擁護，會計制度必須革新，預案決當於三月三十一日議算通過。戴氏致詞畢諸員乃於辯論後，以信任案付表決，而經三〇〇票對二一七票通過，新政府之壽命，賴以保全。眾院即宣告散會云。

巴黎市暴動之素描

巴黎六日路透電，在全日空氣緊張之後，巴黎鐵工於薄暮時，絡繹離其辦公所與工場，一小時後，街市中已滿集示威者，時以玻璃器向騎巡擲擊，道旁群眾復燃放爆竹，以助聲威。是時騎巡尚以善態維持秩序，未幾有共產黨縱火焚燒烟草店，民眾閱報架與摩托街車，於是形勢轉緊，衛兵等不得不出刺刀，向擲石之暴動者衝逐，但卒以眾寡不敵，乃向後退，而暴動逐步進逼，至眾院外之鐵欄前，於是法政府乃處於重圍之中。當時雖有受傷者數人，舁入院內，但院內無一人得許外出。維時有右黨市議會議員若干人，沿豫伏里路而下，冀列身群眾之前。最劇烈之暴動，發生於晚間協和橋之戰鬬，暴動者勢如潮湧，警察與共和保衛團力不能抵禦。暴動者既佔據該橋，乃使警察陷於困境，而無法遏止火焚摩托街車與私人汽車之暴舉。城中其他部分，亦有群眾縱火，並以石擲擊警察支隊，又搗毀有歷史價值數街道之咖啡館，福波聖賀諾爾街中滿擁受傷之人，玻璃碎器與染有血漬之衣服。暴動主腦為保皇黨，產業革命工團，共產黨，社會黨等，其本黨之報紙，均慫恿彼等竭力反對史達維斯基等舞弊案。暴動首先發作於財廳前，群眾大呼打倒政府，打倒夏卜。咖啡館主人見眾勢洶洶，急將道旁之椅桌，收拾一清，各商店亦紛紛閉門，而一切玻璃器收藏。晚間九時暴動者一隊縱火焚燒協和街與王街轉角之海軍部。消防隊奮由密集群眾之各街道馳至，於三十分鐘內將火救熄，但已燬屋數間，晚十一時，有步兵兩大隊駐於眾院之前，兵士皆攜有乾糧，俾得徹夜長駐。把

守協和橋之警察，當暴衆進退數步時，曾開手槍，繼乃開始惡鬬，騎巡曾衝鋒六次。路透訪員至少曾見騎巡十五人，頭顱為暴衆以棒與石擊破。警方迭進迭退，如惡魔之混鬬。暴動之後，中部為退役軍人與共和保衛團之互鬬。退役軍人於晚九時四十分列隊遊場，以持旗者為前導，頓時發生毆鬬。該地有消防隊之皮帶二條，向之射水，但舊日之戰士不為稍屈。協和街有摩托車二輛，火勢熊熊，無人過問，街中滿播鞋帽破衣碎玻璃杯等物。當時羣聚呼號聲與喇叭聲中，雜以一種奇異之尖銳聲，蓋煤氣燈被碎煤氣自內洩出也。經持手槍之警察沿路開槍，驅逐暴衆，直至午夜後，始告肅清。各街道臥有受傷者數百人，內有數人，傷勢甚重。本日警察曾竭力自制，但在暴衆衝攻協和橋時，遊巡隊曾開機槍數次，致斃女子一名。本日里昂，馬賽，黎里，南錫等若干處，均有示威運動及小騷亂。七日晨一時三十分總理在內務部舉行軍事會議，內長弗羅特等諸閣員均出席，弗羅特曾致詞申謝警務人員彈壓之出力。七日晨一時四十分協和街諸均安靜，惟王街等處仍有暴衆示威未散。

政府公布死傷數目

巴黎七日路透電，新任巴黎警察所長西蒲下令，禁止在各街遊行集會。今晨當局發表文告，稱昨日騷亂中死六人，受傷須入醫院者四百人，其中示威者與警察各占半數，受微傷在家醫治者不計其數。當騷亂之際，被捕者共三百五十人，將控以犯挑釁謀殺與同謀妨害國家安全之罪。又電，全城極緊張，街中昨夜所遺事物，狼藉滿地，據各報載稱，據警官報告，示威者在五萬人以上，其中因有共黨，致令暴動擴大。協和廣場上有鐵器磚石及被焚汽車等等，遍布地上，儼如戰場。觀坎普辛蔭道旁各涼亭之破毀，即可見暴動猛烈一斑，外部有殖民地步兵一隊防守。

戴拉德內閣之辭職

巴黎七日哈瓦斯電，戴拉德內閣頃已提出辭職。巴黎七日哈瓦斯電，午後一時半戴拉德總理出公府，當向報界宣稱，內閣已總辭職，但不願發表他項宣言。總統賴伯倫再度委托前總統杜美格組織新閣，杜氏拒不受命。

巴爾幹不侵條約成立

希土羅猶已簽草押

猶哥首都四日路透電，巴爾幹首要四國現組成聯合陣線，反對義大利修改凡爾賽和約之主張。此四國為希臘，土耳其，羅馬尼亞及猶哥斯拉夫。其目的在經濟上及政治上合作，而尤注重聯合反對修改凡爾賽和約，四國外長在四十八小時內，舉行會議多次。今日已將彼等所磋商之公約，簽署草押。該約全文雖未公布，但聞此約保障簽字各國間之和平，故一般人士稱之為巴爾幹之羅迦諾公約。但現為巴爾幹基石之保加利亞尚未加入，故該約尚未能認為業已完成。現各簽字國均竭力勸保國加入，然對方尚無表示。保加利亞現提出若干要求，為加入公約之條件。其要求為（一）在各鄰國內之保加利亞少數民族，應享有教育宗教及語言之自由。（二）軍備平等。（三）通至愛琴海之土地。並稱根據紐立條約，保國實有此權也。希臘已堅決拒絕保國之要求。認為此種辦法，將奪取希臘出產烟草最富裕之一省云。先是大衆以為猶哥斯拉夫因不欲開罪於保國，或將不簽定公約，但事後卒加入之。現衆料猶王亞力山大將設法力勸保王加入公約。一般人士現料四國不致承認保國全部要求，但希望或能成立折衷辦法云。又電本日午後舉行草簽之巴爾幹半島諸國協商公約，其有效期限定為五年。頃間發表之公報，並未指示此項公約之內容，政界方面說明沉默之理由。謂因此項公約尚須提交保加利亞，請其加入簽字。簽字國為對保國出於審慎起見，故不洩露其內容云。

猶報輿論勸保參加

猶京四日「政治報」著文論巴爾幹公約，提出一口號曰：『巴爾幹者巴爾幹人之巴爾幹』也。又謂，各民族團結之理想，為歐洲多數民族所不能接受者，今在巴爾幹半島已入於實現之途徑矣。歐洲本已有一西方羅迦諾公約，今又以東方羅迦諾公約補足之。巴爾幹諸國過去種種錯誤過失，譬如昨日死。羅馬尼亞·猶哥斯拉夫·希臘，土耳其諸國已準備趨向寧靜安全之途徑。保加利亞之態度又將若何乎？其將繼續沉浸於外來陰謀之泉之保國，倘仍抱觀望態度，尚欲如舊日之冒險僥倖，以圖一逞。則實屬鑄一大錯。蓋巴爾幹半島中希羅猶土四國一致團結，以後必能使此種冒險企圖，不能得逞也。反之保國加入公約，則保國可與其餘各國同為巴爾幹半島盡力和平之一員。就吾人本身而論，則必須竭盡一切，以獲得第一種辦法之貫澈。蓋惟保國加入公約，方為保國之唯一轉機也。日巴爾幹協約之

結果，不久即將使歐洲政治，發生影響。巴爾幹半島向為歐洲之火山，今後則已不然。就土耳其而論，其在歐洲之領土，既獲保障，則可潛心以謀其本國之鞏固。希臘前總理維尼齊洛斯雖已不在其位，而其政策則固已見諸實施，其領土完整，已獲保障。其國內政局亦已獲安定。至於羅馬尼亞則前大政治家霞納斯佳與其私淑門徒現任外長迪杜勒斯柯向來倡導巴爾幹公約甚力。今其主張一旦實現，則亦足以自豪矣。至於猶哥斯拉夫得成巴爾幹各國獨立之堅強保壘，並為巴爾幹和平最穩固之保障者，此乃吾人之光榮也云云。

俄匈復交交涉成功

羅馬六日哈瓦斯電，匈牙利駐土耳其京城公使榮格，為匈牙利承認蘇俄問題，奉命特赴羅馬，與蘇俄駐義大使鮑泰奇亞進行接洽。現在交涉業已就緒，本日榮格已與鮑泰奇亞交換文件，正式承認蘇俄。惟蘇俄在明年一月以前，在匈牙利京城暫不遣派外交代表，在此時間之內，匈牙利將派榮格駐紮莫斯科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二月二日起至二十三年二月七日止

（記者）

二月二日　星期五

▲孫馬衝突仍烈，寧夏在包圍中。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京舉行第八次常會。

二月三日　星期六

▲顏惠慶回國抵滬。

▲眞茹無線電台開幕，中英直接通報。

▲中監會開第一次常會。

二月四日　星期日

▲顏惠慶自滬入京。

▲希臘土耳其羅馬尼亞猶哥斯拉夫簽訂巴爾幹不侵略條約。

二月五日　星期一

▲北平軍分會令免孫魁元本兼各職，所部交于世銘等改編。

▲顏惠慶抵京。

二月六日　星期二

▲顏惠慶自京北上。

二月七日　星期三

▲中政會決議，全國水利機關暫歸全國經濟委員會統籌辦理。

▲顏惠慶抵津。

▲府令特派張學良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孫魁元免本兼各職。

▲巴黎發生大騷動，戴拉德新組織之內閣又辭職。

論評選輯

德國取消聯邦制之意義

德國國社黨最近對於第八世紀以來之政治史，重定一種界說，自七六八年加爾大帝即位以至俾斯麥之組織聯邦，稱為第一國，自聯邦成立以至興登堡初任總統，稱為第二國，而以希忒拉氏領導下之現政局為第三國。其意蓋視希忒拉之奮鬥為建國運動，而不僅為通常之政治鬪爭也。惟然，故一月三十日內長弗列克氏在議會提出之大改革案，不稱撤廢聯邦法案，而稱德國再建法案。大抵國社黨一般咸視撤廢聯邦，完成統一，為建立第三國之偉大使命也。弗列克氏提案理由尚未明瞭，今所知者，惟弗氏提案即日列入議程，且接連開會，完成初二三讀手續，使該法案立即發生效力而已。

抑德國今茲撤廢之聯邦制度，其歷史雖不足七十年，而德意志各小邦聯合運動之歷程則殊悠久。"自第八世紀加爾大帝即位之初，即有此種傾向，德國diutschiulant之名稱，亦自十一世紀見於史籍。故一八六七年北德意志聯邦之成立，及一八七一年威廉第一之稱帝，均為德國政治史上偉大之事蹟，亦即德意志各邦人民政治願望之滿足，而相與鼓舞慶幸者也。其後雖經大戰，傾覆皇室，釐造共和，而聯邦制之精神則始終未改，且亦未聞有明白反對之者。然則今茲德國議會通過再建法案，撤廢聯邦制度，其原因所在，固值得探討也。依吾人所見，德國聯邦制度在事實上誠有多少不合理不經濟之缺陷，而足成為國社黨毅然撤廢之之理由：以六千七百餘萬人口，四十六萬九千平方基羅面積之國家，而中央政府與議會之外，猶有十七邦政府與議會之存在。不特政治機構過多，政令易涉紛繁，且政費支出，數額奇高，徒增人民負担，不合經濟原則，一也。既有民選之議會，又有各邦政府代表所組織之聯邦會議。於中央政府之立法行政，動多牽掣，易釀糾紛，二也。各邦政府於派遣代表參加聯邦會議之外，並任命公使駐劄柏林，凡遇比較重大事件，輒以外交手續辦理。地方分權過甚，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三也。邦與中央間之政策，有時不能協調，或則執權者之政見黨籍根本不同，如年前中央政府已在國社黨勢力範圍之下，而普魯士內閣總理猶為社會民主黨人，一切舉措，悉含反中央之意味，致中央政府不能不任命普魯士行政首長，以為救濟，而普魯士竟控告中央政府於大理院焉，四也。雖然，凡此所陳，俱為客觀的判斷，而國社黨此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提出再建法案，當日三讀通過，撤廢聯邦制度，必有更重要之原因，要可斷言。何則？國社黨領袖希忒拉氏才氣雄偉，處事果斷，雖不必為現代之大政治家，然其不能忍受牽掣束縛，則為世所周知。自任總理以還，議會早成告朔之餼羊，民主徒具表面之形式，更以興登堡氏一再授權之故，其今日之權力，殆已超越並世任何政府之上。惟聯邦制度一日存在，則中央政府對於憲法條文，一日不能不有所顧慮，而於手腕之發揮，政策之運用，尤苦不能得心應手，施展自如。且希忒拉之目的在打破一切外力之桎梏，求得自由平等之地位，其所採方法，為團結全國人民，聽令指揮，集中全國力量，準備使用；而聯邦制度之存在，則一方增

加中央政府施政之阻力，一方永留各邦人民畛域之觀念，於團結人民，集中力量，在在發生不良之影響，國社黨今茲急切撤廢聯邦制度，謀建統一國家，其主因或在是乎。

最後，吾人以為德國議會此次通過再建法案，自單純的見地論之，尤為適應時代之舉措，願表無限之同情；惟國社黨內部似猶不乏問題，值得吾人之注視，如最近所傳希忒拉與高林之衝突，即其一例。設此類衝突果為事實，或不幸而此類衝突更形深刻，則今茲議會一日間連開初二三讀會通過之法案，又安知將來不遭類似的手段之破壞哉？是則吾人於同情之餘，尤願德國現當局之善為自處者也。

（錄二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美國的新貨幣法

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貨幣案已於一月三十日由總統羅斯福簽字；施行令亦於次日頒下。該案的要點（參以施行令中的具體規定）有五：即（一）將美金元純金減去百分之四四零·九四，即自二三·二二格粒減至一三·七一格粒。因此，生金官價每盎斯自二零·六七元加至三十五元。（二）收買國內鑛銀，增鑄新銀幣；銀幣成分則仍舊。（三）國內金貨無論官私，必要時統得由政府管理。（四）為維持新幣的國外價值起見，特置匯兌平準金二十萬萬元。（五）施行期限，暫定二年。

金元成分的減低 。在美國固是一九零零年金本位法後最大的幣制改革；但這並不是新穎辦法。歐戰以後許多國家，如法意等都嘗採取過相類的政策。惟現在正際全世界經濟衰落，信用飄搖的關頭，則美國新貨幣政策的成立勢又必產生極嚴重的影響。

減低金元成分的結果有三。一，國內的一般公私債務，比例減輕。從前每一元的債欵，現在償還起來，祗須五角九分。許多人反對減輕金元，表面上雖用空泛的反對通貨膨脹的名詞，骨子裏乃是反對侵犯合同神聖，維持債權人利益。不過我們應注意：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大多數債務人為經濟團體中最活動的人物。減輕債務，使其能實行償付，繼續活動，究比債台高築，無力償還，更無法往前經營，來得合算。二，金元減值，比較容易膨脹通貨，但是未必就可儘量擴充，因為通貨的行使不完全看數量，而也得看營業的伸縮，和貨幣流通的速率。祗是大權在握之後，政府操縱金融調劑通貨的能力自然較大。

以上兩種結果都是對內的。第三種結果則是對外的。

金元減輕跌價，在國際市場上，等於提高外國的幣價，有鼓勵本國輸出，抑止輸入的效能。因此可以引起國際間通貨膨脹的競爭，和關稅貿易的糾紛。這是一般關心世界經濟者所深深憂慮的。按目前繼續在維持金本位的國家中目前以法國為最重要。以前美法匯兌平價，每法郎值美金三分九二。自金元減輕後，每法郎即升至美金六分六三，這個平價和去年十一月最高匯兌平均市價的六分二七還高美金三厘六。也許法國和其餘尚在維持金本位的國家，因此而有同樣放棄金本位或減輕金幣的必要。至於美國對英匯兌，則又當別論。英自一九三一年停止金本位後，即由政府提出三萬七千萬鎊匯兌平準金，以控制英鎊在國外的價值。數月來雖美國對於生金有種種特殊設施，而英對美匯兌，總在每鎊值五金元左右。即英的對法匯兌亦甚平穩。但美國的『統制幣制』政策是否能如英之同樣成功，美採『統制幣制』政策後英美間的匯兌率是否能安定，則我們尚須拭目以待。同時，法英而外，日本的金融界亦有相當的恐慌，但美日匯兌率變化的傾向，即他們也無從預料。如果日圓對美金的比價增高，因而對其它各國的貨幣亦比較增高，則日本的傾銷政策亦勢必大受影響。

自美國提高金價後，倫敦的金價已有空前的提高。同時，由英法向美輸入的金貨幾天來已有三千餘萬元之鉅。有人已恐英法等國會採取禁金出口的步驟。果然，則各國間的貨幣戰立可開始，而已穩定的金鎊及法郎勢

必又有動搖。這當然也可算是美國新貨幣法的結果。

抑此項的貨幣法尚有政治上的作用。一九二九年以來，美國失業嚴重的形勢，工商衰落的情形，非身歷其境者，極難明其緊張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總統競選時經濟的衰落變爲政爭的工具。羅氏獲選最大原因之一，便是美國人民希望改換局面，挽回下瀉狂潮。羅氏就職後的問題，便是如何減除失業，恢復市場， 加增工資。解決途徑， 認爲最要的，便是提高物價，提高辦法，當百業凋疲的時候，認爲非有外力不能奏効。這個外力，便是膨脹通貨。羅氏禁金出口，高價收買生金，加鑄銀幣，收贖大批政府債券，拋出通貨，和改革幣制減輕金元，都是膨脹通貨的一貫政策。這個政策的功効，非難的甚多，如前任我國財政部設計委員會領袖的甘末爾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但是一般物價，確已於十個月內漲高百分之二十。無論如何，三年來經濟學者，反覆辯難，而物價的低落仍舊，失業的增加仍舊；到了羅氏執政後，狂瀾纔有挽回的形勢。羅氏經濟方案多爲試驗性質，容多可以訾議之處；然羅氏的政治地位則卻由試驗而增高，這也是很顯著的。

（錄二月五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中國非無路可走」

駐俄顏大使，昨日由歐到京，據其發表談話，謂『國際風雲，日趨險惡，我國當前處境之難，實超過其他各國。現已山窮水盡，瀕於絕境，死裏逃生。全國上下，如能一致團結，擁護中央，自非毫無出路。日內瓦蘇聯日本三方面均可走，只看我人如何運用而已。』顏氏久任外交，公忠愛國，上年拜命使美，慷慨成行，旋復出席國聯，領袖中國代表 ，周旋坫壇，運用歐美，孤詣苦心，不辱使命，其勞績昭昭在人耳目。嗣後中俄復交，多出顏氏之力，機警敏密，識者驚嘆，而中國山窮水盡之外交，賴是得開一條途徑，其功尤足多焉。政府嘉之，因畀以第一次駐俄大使之任，不幸邦家多故，未遑遠謀，海外青空，徒增苦痛，遂有此次回國述職之舉，其熱誠更值得國人同情。溯自九一八事變以還，上海長城，兩次戰敗，國人痛心失望之餘，幾以爲國家已再無路可走，於是消極悲觀者有之，歌化苟安者有之，其褊急激越之士， 則更集矢於政府當局之抗戰不力，轉圖推翻政府以强力改造現狀，卒致槍口內向，徒自破壞統一，重耗國力，反爲强敵所慶幸，凡此種種觀點，皆非吾人所敢贊同。吾人居恒以爲敵國外患，史所常有，祇須政府有辦法，國民有決心，忍耐奮發，明恥教戰，國難必有解除之日。今聞顏氏之言， 竊幸吾人臆說，正與顏氏所謂『自非毫無出路』者相吻合，用敢引申其義，以勗人國：夫國於今日，斷不能孤立圖存，亦不能依人而立，必須內蓄國力，外結友援，兩者相合，始可策其安全。九一八事變，本有多年歷史，重以臨時因素，決非偶然爆發，其應付自不能專賴外交，矧即以外交言，亦斷無全身靠人，固執不變之理。方事之起，政府一味倚賴國聯交涉，國民專心期望國際干涉，此乃根本錯誤，故其失敗，勢所宜然，國人因此，認外交爲無用，責國聯之無力，則又大謬，蓋不特我國地位，應當多方求友，盡量爲緩衝牽制之計，即以日本之强，亦迄在努力和緩國際空氣，講求多邊外交，以冀不戰而勝，脫出於危險之域。因是吾人不但對日內瓦之友人不宜放棄，對美對俄，更不宜漠視，即對日本亦不宜置之不理， 而當於自奮自强之中，避近禍，策遠圖，此固古今中外歷史所恒見，忍辱負重者應取之態度也，此其一。

說者或以爲時機急迫，不容中國從容周旋，安然趨避，此則吾人未之敢信，蓋在美俄未經復交以前，日俄關係，誠極可危，迨美俄携手，形勢一變，而世界經濟壓迫，更使日本不能無戒心，俄人屢稱俄美復交，足爲遠東和平加一保障，實非無據，是故日俄風雲，看似緊急，尚不如宣傳之甚，良以俄國目前重在防禦，無意進攻，形勢顯然，日本則顧念環境，亟思先於歐洲尋一可以牽制北美之友邦，然後始敢與俄國啓釁，彼所以對於俄人近來之醜詆戟指，一概忍受者，自有一種打算，故在此日俄美外交軍

事多方準備，明暗努力之際，中國如能急起直追，亦在內外各方面積極預備，未始不能死裏求生；矧自事實言，縱令時機急迫，要不能束手就死，自暴自棄，終當於無可如何之中，尋出萬一可能之生路，何況實際尚非毫無出路者，豈可不努力自救？此其二。

查日本自佔領東三省及熱河以後，對於交通，經營最力，而於經濟之開拓，亦復所夕進行，凡此皆為軍事準備，各國詎不知之？彼於偽國，又唆使溥儀稱帝，以示其扶植獨立發展之意，實則偽國政權，財權，軍權，莫不操於日本之手，無論何人，苟取偽國職員錄一觀，即可知所謂滿洲國者，究是『誰家之天下』？是以日本無論用何方式，欺騙世界，各國決不墮其術中，蘇俄對於滿洲帝制，迭有譏刺之辭，固無論已，美國前國務卿斯蒂生宣布不承認『滿洲國』，乃係彼邦國策，久成外交上一種主義。本年一月十八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洪貝克君在公開集會上演說『美國對極東外交政策之原則』，鄭重宣稱美國從來傳統的外交政策，向不承認『由戰爭創設之政府』，意即指明『滿洲國』，不啻為斯蒂生主義之又一聲明。更據華盛頓二日合衆社電云：國務部人員本日坦率表示，以為日首相齋藤所稱，希望美國承認「滿洲國」一事可以最後實現云云，實屬可疑。據該人員等鄭重稱述，美國將遵守其向來政策，拒絕承認以違犯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所獲得之土地。據聞美國將視承認『滿洲國』一舉，為默許破壞中國領土之完整。關於齋藤所稱，日美對裁軍及太平洋問題，如能直接談判，將可促進和平云云，此間觀察人表示，美國如參加太平洋問題之討論，必須以充分顧及對中俄兩國之關係為根據。以上表示，意旨尤為鮮明，此外英法等國，因受國聯決議案之拘束，對於偽國之改稱帝國，應無承認之可能，故日本縱令挾持溥儀稱帝，斷不能消除國際間之對日反感，不能使滿洲糾紛，歸於解決，中國只須有力，隨時皆可根據國際條約與決議案，收回失土，此其三。以上三點，證明東北問題，始終尚是未決，並非毫無出路，其主要關鍵，仍在中國能統一自強，然後友邦乃可相助，外交乃能運用。抑吾人觀於蘇俄五年計劃之能以成功，國防建設之能以有力，益令吾人深信：祇須全國上下，團結努力，實事求是，不難於三五年間樹立國力之基礎，十年八年成就相當之規模，昔所謂『多難興邦』者，古人終不吾欺。顏使駐俄頗久，觀察必多，其能再舉俄人堅忍奮鬥之精神以昭示吾民乎？是尤國人所切望者也。（錄二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浣溪紗

獸君閑中生日 翼如有詩徵和　　什公

萬選家風善解頤，羇花羅拜酒盈巵，妬他不慚是人師。
天上朱衣明月夜，人間黃菊晚香時，畫眉筆健寫新詩。

浣溪紗

京口寄內　　什公

如畫江山一葉舟，欲隨坡老競風流，應知此樂勝封侯。
銅塔東林珍舊約，石帆北固欠新遊，春來携汝上揚州。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焦山次秋岳均　　衆異

車行。雨。益。零。我來。自。昇。州。平野。得。三。山。屹立。疑。吾。儕。孝然。所。棲。巖。環以。長。江。流。單椒。不。能。沈。我往。從。之。浮。言尋。佳。處。庵。石好。竹。亦。稠。江聲。不。違。人。雨止。山。更。幽。儀徵。遠。莫。追。番禺。逝。難。求。章服。被。焦。生。吾爲。隱。者。羞。劍南。有。舊。題。石鐫。生。琳。璆。絕憐。南。渡。人。字類。華。陽。遒。胡烽。仍。漲。天。戰艦。殊。未。脩。吾儕。早。哀。郢。終擬。從。潛。虯。（劍南題名有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烟靄間慨然盡醉語蓋南宋孝宗二年也）山僧。知。客。悲。勝事。勤。見。搜。玉帶。今。告。存。圖失。吾。所。憂。惟餘。題。篋。書。筆力。迴。萬。牛。（先退庵公官江蘇布政使時嘗贈楊石淙玉帶還之焦山並作焦山還帶圖卷徵同人題詠付寺中詩僧借庵守之今帶存而圖失惟帶篋有公題字耳）君詩。譽。嘉。樹。世事。眞。藏。舟。終當。求。故。圖。永鎮。滄。浪。洲。

苦寒不出得立之舊京書用歐梅唱和韵却寄　　病樹

海氣。扶。霜。寒。瑟縮。擁。爐。火。晴窗。理。故。籍。短晷。箭。離。弦。自非。寄。書。郵。剝啄。甯。及。我。書言。四。海。大。意。獨。於。我。可。相。望。阻。江。湖。如車。失。其。輠。聚時。亦。尋。常。回味。儼。諫。果。依然。舊。游。地。廢苑。無。關。鎖。想君。倚。醜。枝。相映。成。婀。娜。後約。踐。有。時。陳迹。一。甑。墮。毋爲。苦。行。吟。詩瘦。同。飯。顆。

和譽虎招飲感舊之作次韻　　石遺

髮蒼。蒼。與。視。茫。茫。回首。前。遊。近。卅。霜。清景。亡。逋。追。已。盡。（往事已被君說盡）生存。零。落。久。難。忘。還山。李。泌。躭。殘。芋。（君近茹素）冒雪。桓。溫。嬾。急。裝。（是日大雪）樂趣。好。憑。陶。寫。出。不關。兒。輩。覺。能。妨。（君尙無子余亦喪子）

和石帚九日阻雨不得出游　　山腴

秫酒。新。篘。九。月。香。人生。能。得。幾。重。陽。每防。宿。雨。侵。高。興。不與。佳。期。共。夕。張。亂世。逢。秋。詩。亦。少。故人。有。徑。菊。都。荒。（趙少咸戢穀孫皆書種菊今歲寂然）南墓。禊。事。猶。堪。展。更乞。青。天。看。鴈。行。

一夕 榆生

一夕。西。風。叩。院。門。喚。枝。黃。葉。不。能。喧。朝。暾。待。上。霜。威。烈。銀。燭。將。殘。紙。帳。昏。假。面。名。王。勞。夢。見。無。聲。鐵。騎。忽。雲。屯。沈。哀。一。往。今。何。世。臥。看。滔。天。濁。浪。翻。

寄張岳軍武昌 釋堪

坐。領。荊。襄。衆。曾。無。子。弟。兵。惜。陰。陶。侃。甓。對。月。庾。公。城。餘事。躭。騷。雅。傾。心。接。友。生。宦。梅。東。閣。動。別。久。不。勝。情。

九日集掃葉樓纜蘅代拈得人字 什公

揷。花。落。帽。皆。騷。客。掃。葉。登。樓。孰。主。人。我。與。半。千。緣。不。淺。玉。峯。例。得。認。鄉。親。（龔半千崑山布衣隱居清涼山）

寧滬雜句 醇士

幾。年。流。夢。落。江。潛。別。後。寧。知。世。事。新。柳。外。層。樓。秋。色。裏。隔。霜。燈。火。黯。春。申。

笛。聲。哀。怨。夜。何。迢。惟。恐。江。山。不。易。銷。漏。盡。誰。家。催。玉。樹。堂。堂。歌。板。送。南。朝。

衣。冠。人。物。盛。當。時。異。代。風。流。祀。將。祠。昨。向。青。溪。閒。放。艇。更。從。何。處。覓。桓。伊。

王。氣。鍾。山。尙。鬱。葱。龍。蟠。虎。踞。不。能。雄。可。憐。僕。射。新。亭。語。千。古。誰。來。恨。正。同。

意。氣。難。消。國。可。傾。幾。年。新。法。負。生。平。豈。惟。君。實。多。同。異。誤。到。咸。淳。是。黨。爭。

霜。林。斜。日。爛。紅。雲。溪。壑。無。多。氣。象。分。漫。有。江。郎。名。士。習。爲。貪。山。水。愛。徵。君。

水調歌頭 鵲亭

釋戡以握蘭簃裁曲圖索題三年未有以報夢中忽成此解呼燈寫寄

三。萬。六。千。日。愁。苦。較。歡。多。無。愁。可。解。時。候。引。劍。一。長。歌。我。有。心。頭。血。縷。化。作。天。邊。淚。雨。落。地。變。江。河。吹。裂。一。枝。竹。會。得。有。人。麼。　燒。絳。蠟。攜。翠。袖。按。雲。和。灞。陵。閒。殺。身。手。醉。後。被。人。呵。不。分。平。生。英。氣。只。爲。兩。三。聲。裏。一。一。便。銷。磨。兩。廡。冷。豚。肉。何。似。對。梨。渦。

綺寮怨 和淸眞 秋岳

舊。夢。和。天。俱。遠。枕。函。寒。易。醒。耿。此。際。落。月。窺。樽。念。殘。雪。定。照。江。亭。當。年。長。爲。北。客。觚。稜。外。一。角。山。映。青。撚。鬢。絲。不。颺。春。風。金。仙。恨。辭。漢。淸。淚。盈。　故。國。漫。思。鴈。程。哀。箏。幾。柱。臨。秋。記。弄。瓊。瓊。別。韻。凄。淸。倚。簾。立。殢。愁。聽。星。眸。玉。顏。都。老。更。何。事。可。牽。情。陽。關。渭。城。釭花。郴。忍。剔。看粉。零。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明弘治本藏春詩集跋

藏春詩集六卷。元劉秉忠著。弘治元年順德府刊本。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單闌、每卷題中書參知政事魯國文定公左山商挺孟卿類藁、中順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瀛海馬偉廷彥校正、二行。前有至元丁亥翰林學士閻復序。次弘治元年判順德府事商山孔鏞序。天順五年辛巳河南南陽府泌陽縣吏臨川黎近久大後序。卷一至卷三七律。卷四七絕。卷五樂府。卷六附錄制傳狀碑銘祭文。有蕉林藏書、大中丞印、觀其大略、諸印。按黎孔二氏序。言文貞集初無刊本。至天順時、處州知府馬偉。始彙而付梓。以其版歸諸南和黃門馬秉衡。馬君仍附諸順德府。弘治初元。郡守寶雞林子敬。喜獲此梓。遂命工印行。然則此本仍天順原版。特弘治印行。而孔氏加以敘述耳。弘治元年戊申。距天順辛巳。厪二十有七年。其字畫精湛。殆若初鐫。即審其體格方整。而氣息渾厚。與天順所雕歐蘇等集風氣正同。是此本仍應改題為天順本可也。元人集明初刻本最不易覯。矧文貞為一代名臣。得此精槧初開本。至為可貴。其中樂府一卷。正可析出單行。尤足喜也。

校宋刊北齊書殘本跋

北平圖書館藏眉山本北齊書。凡二十六卷。內閣大庫舊物。存者自卷三十六至五十終。即列傳二十七至四十二也。

半葉九行。二十八字。白口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與諸史同。避宋諱至愼字止。惟補版極多。宋版存者。只十之三四。明初補刊。脫誤彌夥。余取武英殿本對勘。每卷改訂。少者數字。多至十餘字。然其字句異同。多有可疑者。如卷三十九祖珽傳乃受山東課輸句下。遂接大文綾、並連珠孔雀羅等六百餘疋、令諸姬擲樗蒲、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爲娛游、諸倡家、與陳元康、程子容、任冑、元士亮、等爲聲色之游、云云。與殿本前後倒易。或緣原本大文綾上亦有山東字而誤綴。不足盡據也。又如卷四十五樊遜傳。前皆稱名。至策問乃改爲孝謙對曰。忽代以字。亦爲不倫。其後四十九五十兩卷。奪誤彌甚。則由於補刊之葉。校勘草率所致。近世學者。但知佞宋。然如此金根白芨。流行累幅。要未敢徇俗而曲爲之諱也。惟第二十七卷、二十九、三十、各卷之末。尙存校記三條。爲各本所佚。則眞足貴耳。癸酉十月二十九日校畢記。

宋刊咸淳臨安志殘本跋

庚午之秋。大盜俶擾青齊。竄入聊城縣。盡刦海源閣楊氏藏書以去。於是。宋。元。槧。刻。舊。鈔。名。校。之。本。錦。裝。縹。函。風。飛。雨。散。流。落。於。歷。下。膠。澳。津。沽。燕。市。之。間。兼以其時。倉皇儈分。摧燒攘奪。往往。一。書。而。分。割。於。數。人。一。函。而。散。裂。於。各。地。或甲。擁。其。上。而。乙。私。其。下。或。首。帙。尙。存。而。卷。尾。已。燬。零。亂。錯。雜。至。於。不。可。究。詰。余。聞。其。事。私。心。摧。喪。爲。之。不。怡。者。累。日。以詬。文。籍。被。禍。之。酷。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歲月既久。廠肆估人。或展轉捆載而至。余感歎未終。雅不欲覯。蓋亦、怵、心、世、變。無、意、於、儲、藏、矣。至臘月將盡。董估廉之携咸淳臨安志五册見示。閱之頗爲心動。緣雙鑑樓中地志一門。尙未有宋刊爲之領袖。因以重價收之。今歲王君獻唐。自歷下來。言彼中尙有數册求沽。遂浼以代爲諸價。旋斥去它書。勉籌四百金寄之。又二月而書篋郵至。通計前後所收。凡十有一册。存卷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五、三十三至四十五、七十五至七十九、通得二十二卷。內刻本十一卷。（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至三十九、七十五、七十八）餘十一卷。咸以鈔寫補入。刊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注雙行同。版式濶大。高八寸二分。闊六寸。版心上方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收藏有珊瑚閣珍藏印。季滄葦圖書記。又寶字白文圓印。別有高平家藏。朝列大夫之章。朱文二印。最爲古舊。（考高平家藏朝列大夫二印。皕宋藏本亦有之。知此本爲竹垞燹絆所餘。復配合以成全）

帙者也以汪刻本略校數卷。文字初無大異。每卷改訂不過三數事。惟遇玄匡貞署桓構啓璇諸字。宋本作廟諱。舊諱。或今上御名。而刻本則直書本字而已。其它若沥之作洏。鍊之作煉。汎之作泛。煙之作烟。筍之作笋。茅之作茆。棲之作栖。郤之作却。回之作廻。浙之作淛。乃結體之異。初無關于閎旨。以是推之。當日振綺堂據宋槧覆刊。其校讐之精審。盖可知矣。考此書宋刊本。見於著錄者。共有三部。其一爲皕宋樓藏本。即黃蕘圃百宋廛物。賦中所稱臨安百卷。分豆剖瓜。海鹽常熟。會蕞竹垞者也。凡鈔補十二卷。其二爲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本。爲吳氏拜經樓故物。凡鈔補七十五卷。今存江南盋山圖書館。其三即海源閣此帙。爲季氏延今書室故物。宋刊存者六十八卷。鈔配者二十七卷。煌煌鉅帙。海內鼎峙而三。其成之可謂艱矣。顧昔人所爲腐心焠掌。苦索冥搜。勤勤補綴。匯而得完者。楊氏保藏三世。歷五六十年。今一旦忽摧毀於凶暴之手。使鈲離斷析。終古無合幷之望。斯亦深可悼歎也。是書據余所知。其尙可踪迹者。自余得十一冊外。江君漢珊得九冊。劉君惠之得一冊。文求堂書肆得一冊。廠市尙流傳一冊。視原書十分有五而猶不足焉。嗚呼。陽九百六厄運。所遭商於誑楚。鶉首賜秦。河山破碎。且不足論。吾輩獨抱此斷爛簡編。而爲之深致惋惜。毋亦顧眉睫而失岱華。徒貽朝菌蟪蛄之誚而已。癸酉嘉平月十七日。大雪滿園。坐琪花玉樹中。展玩異書。眞所謂淸極不知寒矣。藏園老人書。

影宋本閫範跋

此書宋呂祖謙伯恭輯。分上下卷。前有乾道六年夏四月廣漢張栻序。言伯恭爲嚴州校官時。與其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魯論孟子。聖賢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際者。悉筆之於編。又考子史諸書。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書成。名以閫範云云。直齋書錄所載略同。惟題作十卷爲異。第檢此冊。則采易春秋書詩等文。咸別葉重起。或陳氏所見本。即據此分卷耶。然自陳氏後。如馬氏經籍考。焦氏國史志。皆不見錄。蓋宋以後。此書遺佚久矣。十年前。廠甸游春。於冷攤拾得此書。祇存上冊。楷法精雅。紙墨俱古。審爲明人手錄。細棉紙烏絲闌。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如匡貞恒愼惇等字。均闕筆惟謹。知從宋槧摹寫無疑。卷上凡九十番。所輯爲易春秋書詩周禮儀禮。則下卷所佚者。爲論孟史子諸書

矣。余玩誦終篇。喜其於閑家訓俗。裨益閎多。私欲求得完帙。補繕成書。付梓行世。頻歲以來。窮搜簿籍。博訪通人。不獨著錄不見其名。即後世撰述內訓閨範諸書。稱引皆不之及。守闕抱殘。殆將長此終古。余用是揭其大略。布諸周刊。或並世藏家。有庋存是編者。敬當望風百拜。求爲一瓻之假。設如萬分之一。使原書復出。闕卷適符。則豐城劍合。樂昌鏡圓。更可爲書林增一佳話。此尤鄙人所爇香禱祝而冀得一遇者也。（生平於宋元殘帙、訪得原書復合者、前後凡有數事、殆有神助、俟別述之、）嗟乎、近世綱維解弛。風習澆漓、家庭之禮廢。而孝敬之道日衰。男女之防決。而夫婦之道彌苦。其隱繫於國家治亂之源。非細故也。使當代士女。能循誦伯恭此編。而羣相與策厲其躬行。則世道人心之憂。庶有豸乎。癸酉坡公生日書。

庚辛史籍補

管雪齋

第三期本報載瞿兌之先生「庚辛史籍要錄」一稿，凡各家關於庚子辛丑之際之著錄，搜羅頗富，深佩治學之專。但雪齋覺此種史迹之蒐討，不僅限於專籍，其散見於他書者，要亦爲夥。用就所知，畢二種於次，以待瞿先生之敎焉。

王夔石家書　此書見於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版之憂樂雜誌第四期常惺惺齋筆記。憂樂雜誌社，當日設北京揚州會館，僅刊四期即停閉。筆記署「嘯廎」原書長千六百餘言，所述自庚子七月十二三日，裕帥山北倉兵退楊村起，至二十八日駐蹕宣化止，於西幸途次起止，紀之頗詳，蓋隨行也。「嘯廎」於書尾附云：「按此書爲十數年前，山陽阮蔥緩君，錄以見眎，蓋其鄉人掌敎甌檢時，從浙人洪某處鈔得，洵密本也。」云云。此可補入者一也。

補祿庚子拳禍　此篇見民國十九年四月上海大東局發行之董康書舶庸譚之下冊，長三千三百言。庸譚爲其旅東之日記，其自記有云：「野狩京譚滿淸舊聞，庚子時，適留學北京。拳亂之役起，日使署警衛不及二十人，曾充兵役，聯軍入城，隸柴五郎部下。維時余官刑部主事，於此事顛末，均屬目擊；且於接收監獄，誅戮禍首，亦厠奔走之列，各証所聞，若合符節。」卷首有胡適序文云：「我以爲還有兩事，值得讀者特別注意。其一事爲四月二十五日，補記庚子拳禍一長篇近三千字。董先生當時在圍城中，又是監斬啓秀徐承煜的人，故他這篇記載，雖作於近三十年後，應該還有史料的價值。」此可補入者又一也。

其他類此者當不尠，願瞿先生有以注意及之，並冀讀者，爲共同之努力！

按：據編者所知，黃巖王彥威氏之「西巡大事記」，即爲絕有價值之書。此書「淸季外交史料」之附錄，計十二冊，每部定價九元，天津大公報代辦部代售。（編者）

凌霄一士隨筆

二陵云：「清制，凡人命盜案，除立決者外，歸秋審。犯事在七月十五日以前者歸本年，七月十五日以後者歸下年，分別情實緩決二項。入實者勾決，入緩者則監候，遇赦有邀寬典之希望。不知者但看各省張貼之謄黃「是以勾決」「是以緩決」等詞，無不情眞罪當，以爲皇帝一日萬幾，而平情論法纖悉靡遺若此，誠天亶聰明也。實則刑部進秋審本時，俱分別淸楚，在各犯人名下，注明勾決或緩決，皇帝不過依注而行耳。其偶有變動，則例外也。又，刑部秋審，分初勘，覆勘，總勘。初勘用藍筆，覆勘用黃筆，總勘用墨筆。初勘凡新到部之司員當差勤奮者均有派充之希望，覆勘須擇資格較深者，總勘則秋審處提調坐辦之責矣。

又云：「王乃徵，字聘三，光緒庚子後在御史臺頗負淸望。外簡[illegible]州府知府，未及五年，即官至湖北藩司。時瑞澂督鄂，對僚屬頗傲慢，乃徵亦不示弱，兩人積不相能。會瑞澂將述職入都，時鄂撫旣裁，藩司例當護督篆。瑞澂不欲爲一時之前後任，一日召藩司至署，曰：「兄弟近將進京，督署日行公事，煩老兄代拆代行。」乃徵對以：「藩司政務殷繁，益之以督署公事，一人之精神萬難兼顧，請大帥另委人署藩司何如？」無結果而散。瑞澂遂具摺請覲，奉旨「着來見」，同日奉上諭「湖廣總督著王乃徵暫行護理」，蓋攝政王載灃頗重乃徵，故有此命，非出瑞澂之請也。朝命旣下，瑞澂無如之何。乃徵上院，瑞澂即向之道喜，曰：「老兄聖眷優隆，開府先聲。」

兄弟當代擇一吉期，以便履新。」意欲啓行後始使乃徵接任。乃徵曰：「司裏歷官數省，蒞任向不擇日。」下院時即對巡捕言：「吾奉旨護院，定於某日接印。」瑞徵大恚，至京後力言乃徵難與共事。政府知二人之相近也，遂將乃徵調河南。到河南，又與巡撫寶棻不相能。南陽縣知縣潘某，因案爲言官糾參，寄諭河南巡撫查覆，循例行司。乃徵查明後，一面詳院，一面掛牌將潘某撤任，隨即上院面陳此事。寶棻云：「適樞府某鉅公方有函託，老兄何以不稍迴護？」乃徵對曰：「大帥行司之公牘，但飭查覆，其他非所敢知！」寶棻雖不悅，亦無如之何也。會因爭預算案，與財政監理官唐瑞銅齟齬，寶棻乃慫恿瑞銅向度支部以破壞預算訐乃徵。時載澤爲度支部尚書，有瑞徵先入之言，即欲具摺奏參。右侍郎陳邦瑞極力反對，云：「王乃徵如果破壞預算，河南巡撫何以不奏參？即財政監理官亦無正式公文到部，僅憑私函，遽以入奏，本部向無此辦法。且近時藩司之負時望者，甘肅藩司毛慶蕃及王乃徵等數人耳，本部方將毛慶蕃奏參革職，外間已人言嘖嘖，若再參一王乃徵，恐益滋物議。」事雖止，而乃徵亦不安於豫。未幾，調任貴州。旋值國變，僑居上海，易名潛，號病山，與陳夔龍等詩酒自娛。以上二事，胡愔仲君曾爲余言之頗詳，蓋胡君爲乃徵癸卯分校禮闈所得士云。」

又云：「有清一代，臺諫言事，風聞無罪。甲午年，御史安維峻彈劾李鴻章，並及李蓮英，且牽涉慈禧，遣戍軍臺，一時直聲大震。由今觀之，其彈章多可笑語。迨庚子後，慶王奕劻當國，黷貨弄權，物議沸騰，以銀行存款首先彈劾者爲御史蔣式瑆，回原衙門行走，由是而爲實業家焉。稍後，三林公司之名大著，謂江春霖趙啓霖趙炳麟三御史也。啓霖因楊翠喜一案革職，(旋開復，後簡署四川提學使。)將出京時，友朋餞之於松筠庵。曾爲下走書摺扇一柄，有「側聞詔旨彰公道，始識朝廷有苦心」之句，蓋其時載

振奉旨開去一切差使也。春霖庚戌以嚴劾奕劻等回原衙門行走。其戊申於袁世凱奉旨開缺回籍之日所上劾世凱疏，有「先皇純孝性成，問安視膳之禮，無間寒暑。漢之孝文，宋之孝宗，詎能仿其萬一？胡爲來此不根之談，造成彌天之恨！是該樞臣之罪，雖寸磔之亦不足慰先皇於天上！」等語，蓋爲戊戌寃案訟直。（按此摺「梅陽江侍御奏議」未載。）炳麟則雖屢上封章，大率條陳方面爲多。搏擊之勇，遜於二霖，故未獲咎，旋奉四品京堂候補之命，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云。』按清末言官中，如胡思敬趙熙陳田等均一時錚佼。思敬上書言當時新政之弊，痛快透闢。二十餘年來之惡現象，亦多包孕於其預言之中，洵有遠見。載振自請罷免之疏，有云；『卒因更事之無多，遂至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親後顧之憂；豈惟庸懦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再四思維，惟有懇請開去一切差使。願從此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蓋前愆，或尙有隊露輕塵之報稱。』詞令頗工，唐文治代撰也。

又云：「河南藩司，在咸豐前，爲江北第一繁缺。道光時，麟慶由河南臬司升江西藩司。甫交卸，河南藩司出缺。時楊國楨(楊遇春之子)爲河南巡撫，附片密奏云：「河南財富甲於江北，政務殷繁。麟慶兩署藩司，措置裕如，可否量予恩施，調任河南？」云云。迨軍興後，釐稅興，河南處腹地，司庫之收入，視長江各省瞠乎後矣。』

又云：『淸制，兼提督之巡撫五，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此五省巡撫，例戴花翎，猶之花翎侍衛藍翎侍衛雲麾使之類，內廷人員謂之烏佈翎，離任即不得再戴，與特賞戴翎者不同。下走於光緒丁未，見林紹年由軍機大臣放河南巡撫，即戴花翎拜客謝恩。後又內用侍郎，即將花翎摘去。蓋紹年前此未拜花翎之賜也。』

「喚頭」的故事

田嚀

怪極了!!!每當薙髮匠打着他那「喚頭」，冷然的一聲從樓下過去，我總是毛髮悚然的打一寒噤！直等到那「喚頭」的聲音遠了，仍難使顫抖的心房回復常態。

有一天是在殘陽將落的下午，晚風還未吹來。柳絲靜靜的拂在水面，拂在納涼人的頭上。柳下放着一條半舊的硃砂紅的漆櫈，櫈上坐着臃腫着一位先生，像尊古佛。佛頭浮泛着白沫，屠刀在佛頭上搖擺。我有意的走近薙髮的身邊，摸了摸鬍鬚，自言自語的說：「三分多了。」他理會到我的暗示，便請我在柳下稍候一候，我就坐在臨溪的草地上。

「爲什麼你們這行櫃子全是紅的？」我成竹在胸的試探着問：「嘿！」他微微的一笑，不答。「這叫什麼？」我又把「喚頭」拿起，鏗然的一撥。「喚頭。」「爲什麼叫喚頭？」「先生不要問吧。」「爲什麼？」「什麼也不爲，這行的規矩。」「聽說你們櫃子上的旗桿，是從前掛人頭用的。」「你怎麼知道？」「從書上看來的。」「書上還載這個？」「當然，書上什麼不載!?」「未見得吧！爲什麼你還問我「喚頭」的來歷呢？」「你告訴我，就省得我去查書了。」「辦不到，這是遭天譴的事。」「什麼天譴？」「先生不知道，我們學徒期滿，師傅在把春典傳授之先，必得焚香賭咒的不許向外人洩露。就拿這一個挑子說吧，上邊每一個物件，全有他的意義。怕是先生在書本子上是找不到的。現在這行是不如前了，在大清初進關的不久，我們的始祖，全是晶藍頂戴的二品大員，我們剃頭的不但掌着先殺後奏的權威，同時每人穿的，全是皇家賜下的黃馬褂呢！」「不錯！薙髮是滿州的風俗。那時强迫我們剃髮全是滿州的兵勇。我們被他們壓迫了二百多年，現在是恢復了祖國，恢復了自由。所以這行中的秘密，便是滿奴虐殺我們的二百慘史！現在我們是主人翁了，就應當給他全部的宣佈出來，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不但給國人們一個警惕，同時也叫甘垂猪尾的一般弟兄，受點教訓！你說是不是？」「話是這麼說，宣佈了固然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關係，不過我就很難求到同行弟兄們的諒解了。先生爲人很是爽直，如果一定願意聽，聽了去不隨便向人告訴的話，我就揀幾件不太要緊的隨便談談。」「好極了！談到天黑，我們一同去吃晚飯罷。」「不敢當，方才問我「喚頭」的來歷，是不是？這個傢伙從前比現在的大，音聲也激烈。只要一響，方圓四五里內的人家，倘沒有薙髮改裝的，趕緊就要跑出來，把髮髻自己鬆開，立刻梳成了一條辮子。否則，喚之不出，叫人搜尋着，這紅漆的櫈兒便是行刑場子。但是這傢伙也有三不打的，過橋不打，過廟不打，同行的在前不打。所以那時的廟裏橋下，常是漢人們的避難之所！」「不報告官府，就開刀嗎？」「先生，你看這塊磨刀布嗎，從前是黃澄澄的一面聖旨，上寫四個大字，「奉旨剃頭」。剃下的人頭，不錯就是掛在剛才先生所說的旗桿頂上，有時頭太多了，你看，這扁担上還有銅環數隻，也是掛人頭用的。」「還有嗎？」我打一寒噤的問。「還有？多的很！對不起，實在不能告訴了。」

晚風吹來，一切都寂寞。他講着殺殺的剃人，佛頭聽着殺殺的被剃。我只靜默的坐在草地上，深昧他說的一切，幻想着二百年前的慘劇！忽的一隻老鴉從柳上掠過來，佛頭看着，「嗤」的一聲笑了。

年關

楊素女士

（一）

天，好像發怒一樣，整日地板着臉。

老石負着一顆沉重的心在走，走到分叉路口，又有些躊躇地，決不定去那裏好。港上的蔡三爺，錢是有的，只是利息太重，年底下非三分四分不放；而且要把柄，要畫押，借了他的錢，穩是死的。上叟村的王老板人到還不錯，無論什麼時候，一律二分行息，也沒有蔡三爺那麼麻煩；只是他的主顧多，怕早就出濟了，輪不着我這個遲到的窮鬼。是的，已經是臘月二十九了。

他想這樣的年頭，眞是無從說起；他奇怪現在的人愛玩花頭，從前只一個知縣，後來改做知事，也仍只一個，現在却有什麼區長，保長，甲長？而這些人本來和他沒有絲毫關係，却都伸着手向他要錢。他又想到從前種的田比現在多些，一年只要完一次錢糧，就再不會有差役上門。他和他的爸爸媽媽，很快活的過新年，他是什麼也不放在心上，只是整天的快活。

他自娶了媳婦，爸爸媽媽又接上死了，種的田也縮少了一些，但自種自收，還能過得去。他記得大概是革命後的第三年，就弄出許多的名目，區團總，保衛團，區長，鄉長。最討厭的是那些保衛團的兵，他們駐在他村莊上胡鬧極了，時常向他們要錢，吃得又不安分，常常姦佔村上的年輕女人，連他的老婆，也吃過不少次虧的虧，當時他眞有些冒火！可是大家都默然，大家都可以馬虎的過，他也就忍住了。

那些兵開到縣城歸隊去了，他村莊上也少些年輕的女人，他的老婆却沒有隨兵大爺走，他想要大大的向她示威一下，還問她賤不賤？他的老婆早就看清了他的來勢，她哭嚷着：

「你有本事，怎麼不同他們去拚命？男子漢自己沒用，我們女人有什麼辦法拒絕他？哼！我眞該死，沒有聽他的話，隨他們走。跟着你這樣無用的男人，吃了悶心虧，還要受怪！眞不值。」

他不敢回駁，他的勇氣完全消失了，他覺得他的老婆是和他一樣的可憐，而且是被他連累的，他只好陪着她痛哭！他對老婆再沒有絲毫的不滿，并覺得她不是樂意做那樣的事，他確錯怪了她，他們就和好了。

這兩年雖沒有兵駐到村莊上來，年輕的女人和自己的老婆，雖不會被人姦佔。可是前年修馬路，修去了兩畝多好田，收入一點沒有，錢糧依舊要完。今年築碉堡，又佔去了一畝多，說是有錢收買，他却一個銅皮也沒看見，還要派工派費。昨天縣裏來了兩個武裝兵催碉堡費，前天來的，說是催鐵肩隊費，區公所又派了區丁催辦公費和保甲費，天天這樣費，那樣費，眞不曉也費到什麼時候才了？種田的眞不是人。

他不想向前走了，抬頭望望天，又記起那些催費人的面孔，有天色一樣的可怕，尤其那枝斜插在背上的槍，更使他戰慄，他沒有勇氣回頭。

（二）

王老板店門口擠着不少的人，熱鬧得很，他

遠遠地就看見王老板在那裏手忙腳亂地賣東西，他覺得來早了，王老板絕對沒有工夫和他談一些較長的話。個人借錢，當然不能那麼開門見山地說，須要繞個圈子，說些緣由才好出口，他呆呆地站着。王老板看見他喊了一聲「裏面坐」，就依舊很忙地照料自己的生意。

他現在有點耐不住 ，許多人那裏來的地方坐，又呆站了一陣，他終于不得不說了。他紅着臉很扭妮的說：

「王老板：你實在大忙，我有句話要同你商量，不曉得可以空一空手不？」

「什麼話？你說。」王老板很簡單的問：

「說是不好說……。」他像不願意說下去似的，故意拖長他的聲音。

「說吧，老朋友有什麼不好說？快說，我還要打發這班買貨的。」王老板站定望着他，有點焦急的樣子。

「是的，我也曉得王老板很忙。」他說了兩句又停了。

「說囉！我是要賣完這些貨，才能打發那班催費的兵大爺，否則，連年也怕過不成了。」王老板有點頹然！

「呵……沒什麼？你快去賣貨，我走了。」

他失望的眼睛，漲滿了淚水，幾乎要滴下來。他毫不遲疑地拖起兩條沉重的腿，擠出王老板的店門。

王老板看見他那樣的突如其來，又那樣突然的走，還有些莫明其妙，只是望着他的背影出神。賣貨的囉吵，終于把王老板的注意牽轉了。

（三）

他想去蔡三爺家走一趟，五分六分的利息也得借一筆。他萬料不到殷實的王老板，也要靠賣貨來交費，也要靠賣零星雜貨來度年關。他認識的朋友，再沒有比王老板殷實的，自然不用轉上那些念頭，只有去找當地第一名紳士的蔡三爺或許有辦法，他決定忍痛也得忍一下。

他又被新的希望牽上另一條道路，他看看天色，是快斷黑了，到蔡三爺家還有五里路，來往是十里，加上到家的三里是十三里，無論如何斷黑前是趕不回的，晚上又黑，須得要回家拿個燈籠才好走夜路，他轉頭向家裏走。

他走到家裏的門邊，門是開的，堂前也點上燈，一個六歲的兒子，一個四歲的女兒，都坐在門限上，望着外面來往的人，看見他來了，都爭着起身喊爸爸，要爸爸抱。

「媽囉？」他向小孩子問：

「房裏，兩隻兵，」小孩同聲答。

他氣得氣也喘不轉，頹然倒在椅子上。

「兵同媽在房裏打架，不准我們看。」大的一個說：

他想衝進房去拼命，他想他兩個，我一個，無論如何佔不了便宜。他又想找別人幫忙，誰個不怕兵，又誰個不怕槍，誰又肯爲別人的事去奮不顧身。他聽見房裏一陣浪笑，一陣喘氣，接上一陣斷續的談話：

「放手……，他……他……快快……回來了，……嚇……嚇。」這分明是他女人的聲音。

「怕什麼？他敢，我用槍打死他。」兵的一個說。

「乖乖，再……嚇……嚇。」另一個說。

「不……不……行……行……，我……跑……跑不了。」

「我們帶你走，做我們兩個的……不好么？三個……一床。」

「嚇……嚇……，短命鬼……，放手，兩個……孩子……不……不……曉得……

跑……跑那裏去了。」

「嚇……嚇……，做……做一個……嚇……嚇……，怕……不……不不……已……經……。」

「嘻…………。」

他眞一點辦法沒有，再也坐不住，只好帶着兩個小孩去前邊叔婆家裏鬼混，裝做沒有知道一樣。

（四）

他聽見女人在喊小孩子，他只是沉着臉，一聲不響。多嘴的前邊叔婆偏偏要告訴他，說他應該把小孩子帶回去，小孩子胆是小的，不要嚇了他們。又說他的女人在尋，怎麼不答應？大的孩子搶着說：

「媽媽同兵打架，爸爸氣得不說話。」

他怕孩子再多事，只好站起來喝着孩子走，他的女人却已尋到了前邊叔婆的門邊，她抬頭看見他紅着臉說：

「回來了，怎麼不到家裏去？」

「懶得回去。」他忿怒地。

「啊，又發脾氣了，大概錢沒有借着，不要緊張起氣就好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他眞沒有辦法來對付這樣的女人，來對付這樣困苦的環境，他被他女人那些大模大樣的口氣壓倒了，只得跟在她後面走。轉了灣她又埋怨似的說：

「你總是那樣小氣，不是我你還能過年嗎？恐怕免不了是要坐牢的，你坐了牢，又那裏管得着許多。」

「我情願坐牢，你這個賤東西！」他冒火似的罵起來了，他想撲上前去打她。她像已經豫備了，很急忙的閃開去。

「何必呢？牢不是好坐的，你願意坐，我就不管。」

他的女人一閃就不見了，他也懶得尋找，單獨帶着小孩子回家。他點上燈，關上門，查點家裏的東西，到沒有失去什麼。他自己燒火弄了些飯菜，同兒子和女兒吃着，他一點不感傷，並像放下了一個重担。只是驕憨的兒女，還不斷的吵着要媽媽。

（五）

天矇亮，他聽見拍門的聲音，他怕是自己的女人唆着昨天的兩個兵士來尋仇，他不敢直接去開門，先從門隙裏向外望去。他看清了是本保的保長帶了兩個保丁，都空手沒帶槍，他才大膽的開開門來。保長是他認識的。他表示歡迎的態度。保長跨進門就說：

「區長來公文，說你阻撓建築碉堡，抗不繳費。你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保長：我是個種田的忠厚人，那裏敢做那樣的事？」他身子有些發抖。

「那麼，你的費繳了沒有？」

「實在沒有辦法，借又借不着。」

「那不行，這是總司令的命令，絕對不能通融，限你今天晚上繳。」

保長說完頭也不回地走了。他却像熱鍋裏的脚魚，不知怎樣才好。兵士的橫暴，捐費的苛索，自己女人的不貞，以及坐牢的苦難，都在嚙他的心。他想，死沒有什麼不好，只是很小的兒女沒人照管，他望着睡在床上的兒女流淚！他悔昨晚不該同女人計較那些做過了的事，否則自己坐牢也安心些，不會被兒女所累。

他想自殺，并決定上吊，他把繩索繫好了，搬好了凳子墊脚，準備站上去。他六歲的兒子却醒轉來喊着媽媽，他的勇氣，頓時冰消瓦解了。他發現自己絕對死不得，有未成立的兒女，要他

擒獲○結果，決定請前邊叔婆照護小孩子，自已到蔡三爺家碰釘去○

（六）

他拖着半死不活的脚在走，八里路總算走到了○烏漆大門，閃閃發光，更顯出他的威武○他定神一看，門是掩着一半，却不敢一直向裏面跑，只得在門邊探頭探腦的向裏面窺視○

「做什麼？是那個？」他覺得聲音很熟，知道是三爺的老門房楊胖子，他們見過，才不猶豫地答着○

「是我，老石○」

「啊！老石，進來坐，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旁的事，想向三爺借點錢過年○」

「你們這些種田的人，怎麼個個都過不了年？難道你們都坐着不動嗎？連生活也敷衍不了，不曉得你們幹些什麼？」楊胖子教訓式的說○

「大叔大概好久不種田了，現在的田難種啦！」

「現在的田變了石頭？」楊胖子幾乎要發脾氣○

「不是那麼說，現在的公事多了，都出在這些上巴上○穀又便宜，又沒人要，公事上要的錢一個也不能少，我們種田的人又沒有旁的生路○」

「三爺昨天說，苛捐雜稅已經取消了，還有什麼公事？」楊胖子有點不相信○

「大叔我鄉巴老不曉得什麼叫做苛捐雜稅，我爲了碉堡和鐵肩隊派的費沒有繳，追得很緊，區長和保長，甲長的辦公費，也催得緊，沒辦法，才到這裏來找三爺○」

「啊！那些不算苛捐雜稅嗎？鄉下並沒有別的捐稅○既是那樣，不取消有什麼關係？街上人總是串鄉巴老的，殺千刀！」楊胖子有些氣忿忿地○

「還不是那樣○三爺在家麼？」

「三爺還沒有起來○」

「不是中飯過後麼？怎麼還沒起身？」

「有錢的人享福啦！前幾天討了一位花朵兒似的六姨太，還只十五歲○你說怎麼願意起床？」楊胖子不滿意似的○

「三爺不是 快六十嗎 ？ 他的孫女 恐怕都有……○」

「六十多啦，比我還大一些，他的大孫女兒的女，已經十四歲了，只小六姨太兩個月○棺材邊上的人，還要害人，眞不曉得什麼想頭？」楊胖子很不以爲然○

「呵！大叔，我得趕回去啦！已經不早了，請替我進去看一看好麼？」

「好的，你坐坐○」

楊胖子很快的向裏面去了，他獨坐在門房裏默想昨天的情形○他想若不是爲兒女所累，一定當兵去，也好在別人身上去找些報復○他想六十多歲的老頭兒，居然娶十五歲的姑娘，是有點不公平，有錢有勢，就亂七八糟都可以，這眞叫做混亂乾坤○楊胖子却一刻就下來了，他連珠似的告訴他：

「三爺早就起身了， 抱着六姨太 坐在身上玩，不願出來見客○你的事情他答應了；他說本來今年的錢難借，五分六分不算高○又說你的運氣好，碰着六姨太的喜期，就算照年四分行息，還要紅契做押頭○你帶來了沒有？先拿契上去看○」

「大叔，四分行息不是太重了嗎？王老板那裏只要兩分，請你替我求求情○」他忍痛地要求○

「四分行息自然是很通融！你曉得三爺怪不

易說話的，他正在同六姨太玩，那個敢去多說話，弄得不好是會觸霉頭的。」楊大胖子很不自在。

「那麼……。」

「我倒是去向王老板借的好，三爺說的話是鐵鑄的，誰也沒有辦法。」楊胖子也很灰心似的。

他忍痛捲起那補了七八塊的爛棉襖，從破汗褂的荷包內拿出那幾紙父親臨死交給他的紅契，一古腦兒送給楊胖子，要他拿上去三爺看，并聲明要借二十塊錢。

楊胖子把數目點了一點是七張，馬上就向裏面去了，回來却說有三張廢紙。三爺是這樣的告訴他：

「這一張契是大塘壩上的畝四，已經築了馬路，沒有田了。這一張是大路上邊的斗三，也築了馬路的。這一張是猪嘴山脚下的九分，也築了碉堡，不能再做田種。此外還有三張是山裏的田，土肉不大好，三爺不肯押。只有你屋旁的畝六那張契收下了，依這邊的規矩是一畝田押十塊，交來十六塊錢，你帶回去開銷罷！」

短少四塊錢我是開銷不了的，難道這三張契押四塊錢都不抵嗎？ 大叔，還請你老人家積個德。」他幾乎要跪下去哀求。

「怪可憐的，我說去。」楊胖子特別表示他的俠義。

（七）

他懷着紅契押來的二十塊錢，在黑暗的路上走，總算放下了一半心。他很清楚坐牢的事實，今年或者可以不實現，但終究會有一天，今年有紅契可押，明年呢？他不禁愴然！

當他走近自己房子的時候，他看見許多人圍在家裏同照料家的前邊叔婆談話。

「怎麼？他想躲，那是不行的，今天不繳，房子都要拆掉來。」那分明是保長的聲音。

「他會來的，他是忠厚人。」前邊叔婆爲他辯護着。

「忠厚人頂壞，欠了費總想挨着不繳。」一個保丁說。

「實在是沒有辦法，那裏會賴？」

「那麼，不賴就爽快點繳，沒辦法就可以不繳不成。」

「大概是借去了，他的女人，也一天沒有看見，弄得我照料他一天的家。」

「啊！來了……。」他們看見他踉蹌的回來，都表示着愈分的驚疑。

「借到錢沒有？快繳，我們要回去過年。」保長沒等他坐下，很匆促的問。

「保長：請你算一算。」他很自負的答覆。

「碉堡費八塊，鐵捐隊費八塊，區辦公費兩塊，保甲辦公費四塊，遲繳一月，加利息一塊，共二十一塊。拿錢來，好塡收據。」

「我只借到二十塊錢，那塊利息錢請保長慈悲，讓了吧！」他很和藹的懇求。

「我替你墊出了一個多月，你利息都不肯繳嗎？你借錢要不要利息？」保長有點發氣似的。

「不是那麼說，保長是有錢的人，可憐我實在沒有辦法。」他的眼淚止不住了。

「做死有用嗎？抬那口水缸去。」

那些討保長歡喜的保丁，聽見保長發下了命令，爭先恐後的去抬那口缸，缸裏剩餘的水，傾滿了一地，缸不猶豫地在移動。他想保長是本地人，決不會同兵士那樣難說話，他很奮勇的去攔阻，那知道保長鐵樣的掌，竟會拍地打在他的臉上形成五條血印，他踉蹌的跌去好遠。他再不敢上前了，只有睜着一雙白眼看着他們抬。

恍然

汪輪

一陣長而尖銳的尾聲之後，在人聲的喧嘩裏，水聲的潑刺裏，再伴着鐵錨的玎璫，水手們的呼喊，小輪船晃了幾晃，總算靠定碼頭了。

碼頭上擠滿了人。有些向船上招手，有些指點船上的一些什麼，向同伴談着話；也有些張了幾張，現出一種失望的樣子，走開去的。

「等放穩了再下！不要擠！」水手們動手搭着跳板。

一個，又一個，連接着，都，都，都，不少人，由跳板上岸了，提着箱子，捐着行李，扶着拐棍，拿着食品，……

瑞雲打了一個呵欠。伸在窗外的頭，縮回來了。她看一看艙內，祇剩了她一個人。滿地，是花生底皮，瓜子底殼，一些彩色繩子，以及印着店號的各種包食品的紙，……這些不知什麼道理，令她增加一點惆悵。她扣上褂子上散開的紐扣，抹一抹起了縐紋的短裙。有一隻長統洋襪，翻過來，落到脚踝上，露出半截腿，吊帶像一個圈子似的，套在那裏，她連忙把牠們弄好了。再把掛在眉角上的頭髮抹到耳根子後面去。

對着艙裏的鏡子照了一照，拍拍身上的灰。他看見自己底狼狽的樣子，也覺得有點好笑。

有一個茶房進來掃地了，順便說：「先生等什麼人？馬上，我們船，還要開到那邊去下貨。」

「啊」—！她提起一個破舊而發黑的籐簍子。人可以從角上的洞，看見裏面的漱口盂在晃動。

當她走出艙門的時候，有一個搬夫問她，「先生，有行李？」她偏着頭，沒理他。幾大步，於是，她走到船邊上搭着跳板的地方了。

「不要忙」！有兩個黃衣服的警察，抬著一個大皮箱，搶上跳板去，一面，向天喊著，似乎，並不覺得她底存在，她只得讓他們先走。她看見，在箱上，貼著××縣公安局底封條。

碼頭上，出口地方，有兩個揹著槍的兵。看到這，她有點担心，但她不得不硬著頭皮，從他們虎視眈眈下走過去。

進了城門，轉幾個灣，就是一家旅館。一路上，她不敢抬頭看人們底臉；因爲，她知道，人們是在注視著她的。的確，她底樣子太狼狽了。

進了旅館，她就跨上樓梯，上樓去。但——「先生，下面有房間！」有一個茶房，響着腰裏的鑰匙，向她粗暴地喊着，彷彿，警告她似的。

「沒有亮光」。茶房打開一個樓梯下面的小房間的時候，她本能地這麼說。

「亮的貴！」茶房傲然地捧過一盆洗臉水來了。

她想對茶房冷笑一下，洩洩氣；但，她笑不出：似乎，有什麼窒住她。

她吩一個老媽子拿馬桶來，那老媽子打量她一下，眨眨眼，慢慢地，歎着氣，說：「跟我來吧。」於是，把她帶到老媽了自己底房裏去。

天氣，非常熱。正是五月中，而且，有好多天不下雨了。風，一點也沒有。黃昏的時候，蚊

于自然特别多，在那小房間裏，像響着雷。

一夜沒有睡，現在，她有點疲倦了。沒有窗子，祇有一個面盆般大的洞，開在屋牆上。這，對着一條窄窄的巷子。房間裏，關了門，就像一個黑夜的時候，什麼也看不見。她躺在床上，不住地揩着汗。頭一靠枕頭，就聞到一陣朽木頭的氣味，還帶着一點汗臭味。她連忙用一隻手執着頭，把兩張報紙摺起來，當扇子揮着。在腦子裏，盤旋着許多事。

假如不是小馬報信，恐怕，早已在衛戍司令部了。她想起過去老張被抓，打得皮開肉綻的慘狀。她歎口氣，暗暗地說：「足見得朋友是好的。」接着，她想起了荷玉，她懊悔着說：「要不是這個倒霉鬼，我怎會加入這倒霉的××黨！」荷玉，一轉瞬間，死了半年多了。可憐，那樣美麗，天仙似的！回憶到自己過去的美名，再想想一點鐘以前映在鏡裏的樣子，她打了一個寒噤。啊！我底青春消耗了！這一年來，時間過得多麼可怕呀！由十七歲到十八歲，並不能算老，不過，看喲！我似乎已經加了一倍年紀了！我底容貌！我底心情！

家裏一些情形，湧上她底腦版：父母，年老了，辛苦一輩子，祇有這一個女兒，前幾年，她父親決意送她到那麼遠的××地方去讀書的時候，曾碰到無數人們底譏笑。「哼！瞧吧！伍家要出女狀元哩！」這，是她底姑姑諷刺的話；到現在，回憶起來，還清晰地留在她底耳畔。女子有承繼財產權的消息，在報上披露的時候，她父親得意地向她說：「目下兒子，女兒，是一樣了。我們就望你好好用功，上進，不要讓笑我們的人得意。」春天，她記得，在她臨走的時候，她底父母步送到三里路以外，看她上轎，慈愛地囑咐着：「外邊不比在家 ，你一個嬌養慣了的女孩兒，要自己謹慎。遇事讓人三分。萬不要對同學們講好勝的，尖刻的話，像在家似的。沒有事，少出去，不要使倚自己是弄熟了，大地方什麼奇怪的事沒有，你一個女孩子，才去了幾年，能懂得好多」！當時 ，她也曾回答着：「我自己會知道的，您們兩位老人家放心好了。」這些話，現在，清白地，一個字，一個字，從記憶裏跳出來。她痛苦地翻了一個身，又接着想下去：

現在，才五月中，離放假還有半個月。這，上次家信，已經提過了。那末，突然回去，一見面，父母定會奇怪地問：「怎麼就回來了？」怎麼回答呢？說提早放了假嗎？那末，何以這麼狼狽？不！我不忍欺騙完全信任我的，慈和的父母！說出實在的情形，由於避難回去的嗎？那末父母將會怎樣的失望而痛苦呢？……最後，她用手捶著胸口。唉！我不應該加入這倒霉的××黨！

她輾轉著，歎著氣，有一種紛亂的情緒，包圍著她。她似乎，想抓住一個什麼東西，打牠一下；或者，下死勁地，對牠毒罵。她祇恨一個東西！但，那東西是什麼呢？她茫然了，……於是，又是一陣深刻的煩惱！……

房頂上是樓梯。不住地，「冬，冬，冬，冬，」人們在她頭上跑着。響聲，鬧得一遍。衰弱的神經，刺激得格外激亂了，她很想睡，但卻睡不着。祇是揩着汗，輾轉着，……

父母底慈愛感動着她，她不得不感激愛戴他們。此外，他覺得一切人總是卑鄙的，可惡的！像：茶房，警察，兵士，老媽子，商人，撥夫，……

樓上開始又麻雀了。「劈劈！拍拍！」「哈！哈！哈！哈！」是一些喧呼的笑；又是妓女們怪聲的唱。人們上下跑，「冬！冬！冬！冬！」……」

切哄成一片！……

不知什麼時候，她睡着了。

從睡夢中，她被一陣敲門的聲音驚醒。外面，有嘻嘻的笑聲，有一個粗暴的喊聲：「開門，開門，查房間！」

她連忙答應着，爬起身來；就在這時候，門被推開來了。房內沒有點燈，很黑。一道手電的光，閃閃地射了進來，從這角落，移到那角落，照到她底臉，停住了。門外，又是一陣嘻嘻的笑聲。

「你姓什麼？」一個斜綁着皮帶的人問了。

這時，茶房劃一根火柴，點上燈。

「伍。××縣人。在××讀書，從此地路過，回家去的。…」

「幾個人？有東西麼？」

「一個人。沒有行李，祇有一個籐箧子。」

那人掀開了籐箧底蓋子，一陣翻，抽出一本日記來，打開看着。

「啊！馬克思？××黨宣言？又是打倒×××……這些什麼話!?」那人把眼睛望她一眯。

「實說，你幾個人來的？…否則，是不行的！…」

「實在是一個人。我在××中學讀書，你請看這徽章。」她指着衣襟上的圓形校徽。

「啊」！那人把頭俯到她底肩頭看下去，神秘地一笑。「…窮人是不行的」手一揚，出去了。還點點頭，把門一帶，關上了。

門外面，哄起了一陣笑聲。有一個低低的聲音：「怎樣！很不錯吧？」

她感到第一次受了侮辱，滴下了兩滴清淚，有一個念頭不住地重複著：不該入這倒霉的××黨！

第二天，一早，她就起了身。她叫茶房來，命他僱轎子。茶房却慢吞吞地說：「這時，太早！」於是，一轉身，出去了。她抹着紛亂的頭髮，噓着氣。忽然，她想起了荷玉她們吃盡辛苦的一些往事，她不禁自己安慰起來：這算得什麼!?

轎子僱來了。有一個禿頭轎伕定要雙倍的價錢，說天太熱。

「姑娘！想舒服，就不能怕花錢！騎驢，坐土車，就便宜了。」茶房站在轎伕後面，冷冷地說。

「但是，但是……」她忍着了這一口氣。搖搖頭，說：「好吧。那末，要走快點。……」

「人，不是畜生！大熱的天，能有多快!?」禿頭轎伕嘰咕着。這，令她吃了一驚。

在路上，靜靜地，她忍着不同轎伕們說話。她想：荷玉她們底主張，也許，是對的；不過，這……茶房，轎伕，……啊！全是不可救藥！

轎簾，沒有掛。前面，是一望無邊的原野。綠樹，青山，鳥底歌唱，水流的聲響，耳畔，刮着風，太陽，炙熱地照下來。她煩悶地坐在轎裏，不住地，聽見轎伕們嘘嘘的喘氣，伴着步伐的起落。……

正午，轎子在一個飯棚子門口落下了。有一個白髮的老太婆，請她到屋裏去坐。轎伕們歇在露天的，高粱搭的棚下。

許多襤褸的男女孩子們，走攏來，張着眼向她看。有些鄉下姑娘們，也常從外面探進頭來，張一張，立刻，又縮着頭跑了。

老太婆很和氣地給她打水，倒茶。請她到房裏去，她祇搖搖頭；又問她吃什麼，她也搖搖頭。

「姑娘！才走三十里，還有三十里哩！弄點什麼吃吃吧……」一個轎伕在門外說。

「這姑娘眞怪！幾頓飯沒有吃了，能不餓！……」禿頭轎伕也跟着說。

「…………」她敏銳地覺出他們話中的譏諷；想發作，又想不到適當的話。何況，腰裏，祇剩下一塊錢了！

「你們，不必多嘴！」老太婆叱着輪伕們。這，令瑞雲對她起了溫熱的好感。看着她家裏貧苦的樣子，想同她談談。

「你們一天能賣多少錢？幾口人？怎麼能夠活的？」她很想對這老太婆說一些道理。

「菩薩！我們也還罷得了。土匪能不鬧，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可以多來囘幾趟，賞幾個，就够我們吃了。唉，我們還想吃什麼好的!?不過，餬住嘴，……」

「你們爲什麼不想吃好的，穿好的呢？有錢的人，爲什麼能……？」

「啊！」老太婆笑了起來，露出門牙掉後的缺口。「你這位小姐講笑話！那是要靠命的！各有各的命！我們，祇指望土匪不鬧，菩薩，……」

「土匪能不鬧，我們也好些。」一個輪伕骨都喝下一大口稀飯。於是，「菩薩！……」

「前天，縣裏殺了幾個。這些，該殺的！哼！……」禿頭吸了一口旱烟。

瑞雲搖搖頭，皺着眉毛，不出聲了。

黃昏的時候，她到了家。在欣忭的情緒裏，父母歡迎着她底歸來。但，顯然的，他們抑不住驚疑的神色。他們不願意問她，但她早已覺出了那驚異。她很想把一切盡量吐露出來，然後，倒在父母底慈和的愛撫㡳下，放聲大哭。不過，她不能那樣做；她知道，那樣做，她父母將會怎樣的失望而痛苦的。她覺得，無論如何，她是不應當帶給他們以痛苦，寧可自己忍着痛苦！……

她祇略略地對她父母說學校提早放了假。她怕他們問她怎樣一點東西都不帶，弄得那樣狼狽這回事。於時，她笑著先開口了：「姆媽，眞想不到船上這麼髒！乾淨的襪子和裙子會弄得這樣髒！輪船上下，人眞多，非常擠，一個人眞怕多帶東西！」

「啊！自然，出門的人，不宜多帶東西。你一個女孩子……」她父親抹着鬍子浮起微笑來。

「襪子，裙子，要換，家裏總有；要新的，寧可在家裏做。帶來帶去，多麼不便當！……」她母親總是那樣和愛地望着她笑。「洗過澡，再吃東西吧，你先洗澡。」於是，叫着：「梅香！給小姐打水，放澡盆！」

伏在澡盆上，她淌了十幾分鐘的眼淚。……

「你！……你？……」她走出來的時候，她母親忽然注意到她那紅紅的眼眶。

「什麼？姆媽？」她裝坦然的笑，愛嬌地問着。

「沒有什麼。」她母親也笑了。「你眼睛揉得這麼紅紅的，吹進沙灰去吧？」

「可不是！門頭上的。我一開門，就有一點灰吹進去。」於是，舉起手揉着。

「還在裏面？」

「好一點了。」

在乘凉的時候，他們吃着西瓜。月亮，懸在天中間。天空，是碧綠的一片。有些星閃灼着，但沒有一點雲翳。

一切是清凉，是潔淨。她底身心，都浮在一種悠閒裏。她忽然想起小馬，荷玉，老張，……彷彿，那些已經隔世似的。她努力不想起那些事。

「你的伯伯到底老了。有點糊塗了。」她父親看着她在月亮下，愈益顯得秀麗的背影，忽然開口了。「他要替你做媒，就是黃家那個二兒子。…哈哈！…我對他說，現在要由她們自己做主呷！我不問這些事。其實，我也眞討厭黃家那個孩子，一臉的俗氣，就知道錢是好的！又蠢，又不肯用功，頂多做一個守財虜！……」

「你看你！她今天剛到家，就提這些不要緊

的廢話！」她母親笑着，責問她父親。「我看你也老得糊塗了！」

「好好，我們不說這些！……哈！哈！」他也笑起來，得意地捋着鬍子。談着些瑣事，一直到半夜。

她睡在床上，自己說：「我錯了！我要使愛護我的人幸福！那些與我漠不相關的什麼勞苦大衆，讓他們死也好，活也好！」

在家庭，她受着愛護。在鄉裏，她受着羨慕。逐漸地，她安定起來了。她唯一的念頭，是多用功，成一個有學問的女子，受社會人們欽佩。她着意地保養自己，使血色一天一天的好起來。她想，如果，這樣下去，她的前途是光明的，幸福的。那末，父母也是幸福的，……

她回憶幾個月來的犧牲，苦幹，爲某種目的而吃的一些辛苦。「啊！」她說：「眞不値得哟！」

有些從前的女伴，常常來看她。向她告訴一些事，或者，訴說本身一些苦悶，詢問她的意見。她很樂意爲她們解釋疑難；有的時候，也幫她們盡一點力。她看出舊式女子的可憐，同時也覺得她們那單純樸素的幸福。但，絕不像從前可惡她們了。

在女友叢裏，她也是幸福的。

光陰，一天一天地過着，不覺已是一個月。

那是很熱的一天。下午，有一個已嫁的女友來訪她。她們坐在房裏談着。

「你們可好了！」那位女子說：「一念書，什麼人也管不着。愛怎樣，就怎樣。像我們，唉，眞是地獄的日子！起大早，掃地，抹桌子，煮飯，洗衣裳，做鞋子，終天不得歇，到半夜才上床。寒天，凍得兩隻手，兩隻脚，盡是凍瘡，有銅錢那麼大。一家子人，不敢得罪一個。弄不好，就是駡，打。小孩子，又吵着要抱，一個人，又不能生四隻手！……」

「人到世上來，也不能盡是享福。」瑞雲截住她，覺得她把幸福的一面完全沒有說。於是，接下去：「吃點苦，算不了一回什麼事。終日逛着，有什麼好？譬如，你很忙，但是，你也很幸福：你不用愁外面社會的險惡；不要費心血和那些人爭奪；你只不過管管家裏的事。女子念了書，也免不了一嫁，嫁了以後，正不是大家一樣。……有些女子，勉强也要到社會上去做一番事業，那，祇有苦惱。……我現在才知道，女子不應當那樣的。她們是……」

忽然，外面，梅香叫起來了：「小姐，有一位女先生要會你哩！」

瑞雲剛走出來，迎面，她就看見了一個女人。這女人，穿著一件灰色的紗旗袍，黃皮鞋。紅紅的臉上，嵌著許多疙疸。兩個眼球，神秘地，轉來轉去。她，並不認識這女人。

「這就是我們小姐」梅香用手指著瑞雲。

「是伍瑞雲，伍小姐？」那女人搶到近處來了。

「唔。」瑞雲被驚著了。「什麼事？」

「……」那女人上前一把握住她底臂膀。於是，說：「我們是××衞戍司令部來的。」掏出一個哨子來，一吹，「嗚！」

從外面，有幾個掛着盒子砲的黃衣服的兵，湧了進來。看到了這瑞雲掙著想脫開那女人底緊握；但，那女人却掏出一根百郎寧。……，瑞雲立刻掩面大哭。……幾個兵，將她們團團圍住。

那女人把公文給伍瑞雲的父親看了。

「……啊！……啊！……」他看著，一面點著頭。於是，嘆了口氣：「唉！總算是家門不幸！」看著瑞雲，立刻，臉上浮起了怒氣；一轉身，把正在哭著的瑞雲的母親，拉到房裏去了。

瑞雲聽見從房裏傳出來她父親底聲音：「她是××黨！××黨是要殺父母的！」

現在，瑞雲，倏地恍然了，知道她恨的是什麼；那，也不是茶房，也不是轎伕，甚至也不是兵士；……當然，更其不是父母。但是，這件東西令他們都仇恨她；而又令他們彼此互相仇恨。

……

「啊！我錯了！」她立刻坦然起來隨着捉她的那些兵士們，上了到××去的路，不再淌一滴眼淚。

一九三三，十，二十四，北平。

假醫生 (二)

法國莫里哀作
徐霞村譯

斯　不錯，我是全世界最會砍柴塊的人。

哇　啊！先生

斯　我不怕費事。我做出來的柴塊別人總沒有話說。

哇　先生，這不是我們要談的問題。

斯　可是我卻要賣一百一十枚一百地。

哇　我們別談這個吧，行不行？

斯　我告訴你實話，價錢少了我不能賣。

哇　我們知道一切，先生。

斯　你們既知道一切，你們一定知道我總是賣這個價錢。

哇　先生，你還是開玩笑……

斯　我不是開玩笑，我實在不能減一點。

哇　我們別這樣說了，先生。

斯　別人也許便宜一點賣給你們；世界上柴塊多得很；但是我所做的……

哇　唉！先生，我們不要再說這個了。

斯　我敢對你發誓，少一文錢也不能賣。

哇　唉！

斯　不，說良心話，你非給這個價錢不行。我是對你說實話，我不是要虛價的人。

哇　像你這樣的一個人，先生，還應該拿這些假裝的粗話在嘴上說着玩嗎，還應該降低你身份，這樣說話嗎？像你這樣的一個大學者，一個著名的醫生，還應該隱遁起來，埋沒住你的才能嗎？

斯　(旁白)他瘋了。

哇　慈悲慈悲吧，先生，不要向我們裝假吧。

斯　什麼？

呂　這些把戲都沒有用；我知道一切。

斯　那麼，你所知道的是什麼？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呢？你把我當作了誰？

哇　你是誰，就把你當做了誰；把你當作了一個大醫生。

斯　你才是醫生哩；我不是醫生，我一輩子沒作過醫生。

哇　(低聲)他的怪脾氣又發了。(高聲)先生，請你不要再否認了吧，請你不要叫我們採用極端的手段吧。

斯　什麼手段？

哇　一種我們所不願意做的事。

斯　嚇！來吧，你們愛怎樣做就怎樣做吧。我不是醫生，我簡直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哇　(低聲)看來是非用那法子不行了。(高聲)先生，讓我再求你一次，承認了吧。

呂　不要假裝了，痛痛快快地承認你是一個醫生吧。

斯　我真急了。

哇　人人都知道了，你否認有什麼用呢？

呂　為什麼要撒這些謊？這又有什麼用？

斯　二位，乾脆一句話，我告訴你們說，我不是個醫生。

哇　你不是個醫生？

斯　不是。

呂　你不是個醫生？

斯　不是，我告訴你。

哇 你既是一定要這樣，我們只好下決心了。
（他們拿棍子打他。）

斯 啊！啊！啊！二位，你們說我是什麼我就是什麼好了。

哇 你為什麼一定要我們用暴力呢，先生？

呂 你勞我們打你又有什麼好處呢？

哇 說實話，我心裏非常抱歉。

呂 說良心話，我心裏很過意不去。

斯 二位，這是什麼鬼事？積積德，你們是鬧玩笑還是瘋了，為什麼一定說我是個醫生？

哇 什麼？你還不讓步，還不承認你是個醫生？

斯 我若是醫生我就見鬼！

呂 你眞不是個醫生嗎？

斯 不是，我若說謊我就得瘟疫！（於是他們又開始打他。）啊！啊！好了！二位，是的，你們既一定說我是醫生，我就是醫生，是醫生；即使你們叫我做個賣藥的，我也願意。除了挨打，我什麼都承認。

哇 啊！這才像話，先生；你這樣講道理，我很高興。

呂 聽到你這樣說話，我眞開心。

哇 我請你原諒我。

呂 我請你饒恕我對你的放肆。

斯 （旁白）嚇！難道是我自己騙了我自己嗎，難道我不知不覺地變成了一個醫生嗎？

哇 先生，你向我們洩露了你的眞面目，決不會後悔；我們一定使你滿意。

斯 但是，二位，請你們告訴我，你們眞沒弄錯嗎？我果眞是個醫生嗎？

呂 是的，天地良心！

斯 一點不錯嗎？

哇 當然。

斯 我若自己知道就讓我見鬼！

哇 什麼？你乃是全世界最有本領的醫生啊。

斯 唉！唉！

呂 一個治好了不知道多少人的醫生。

斯 見鬼。

哇 有一個女人，人人都以為她已經死了六小時了；當人們正要埋她的時候，你竟用一滴什麼藥，使她起死回生，立刻在房裏散起步來。

斯 該死！

呂 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從鐘樓的頂上跌了下來，把他的頭，腿，胳膊都摔碎了；你居然用一種什麼藥膏，使他立刻立起身來，跑去玩他的土坑去了。

斯 見鬼！

哇 總之，先生，我們一定會使你滿意；假如你肯跟我們去，你愛要多少錢就給你多少錢。

斯 我愛要多少錢，就給我多少錢？

哇 是的。

斯 啊！那麼，毫無疑義地，我是醫生，我剛才忘記了；可是我現在記起來了。有什麼事？你們要請我到哪裏去？

哇 我們會領你去的。我們是請你去看一個失去了語言能力的姑娘。

斯 說老實話，我自己也沒有找到這種能力。

哇 他眞愛說笑。走吧，先生。

斯 也不穿醫生的袍子嗎？

哇 我們會給你一件的。

斯 （把酒瓶交給哇萊爾。）你拿着這個；這裏面是藥酒。（接着，轉向呂加斯，在地下吐一口唾液。）你呢，你得站在這上面，醫生的命令。

呂 天地良心，我眞喜歡這位醫生；我相信他一定會成功，因為他是滑稽大家。

第二幕

第一場

吉龍特，哇萊爾，呂加斯，雅各琳。

哇 是的，先生，我相信你一定會滿意；我們已經給你帶來了全世界最偉大的醫生。

呂 啊！天地良心！眞是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其餘的醫生連替他脫鞋都不配。

哇 他會經治過許多驚人的病。

呂 他會經治過許多已經死了的人。

哇 他有點怪脾氣，我剛才已經向你說過了；有的時候他的神經失常，似乎不像個醫生。

呂 是的，他最愛滑稽；說句叫你生氣的話，他的腦袋大概有點毛病。

哇 不過，在實際上，他的學問可眞不小；他時常說些別人所不懂的話。

呂 只要他一開頭。他就滿口文章，彷彿在念本書似地。

哇 他已經在這一帶成了名，人人都去找他。

吉 我急於要見他；快把他請來。

哇 我去請他。

雅 你相信我的話吧，老爺，這個醫生也一定會像以前的那幾個一樣，沒有一點用。我相信他們一個是半斤，一個是八兩；依我看，要治好你的小姐，最好的藥就是給她找一個她所中意的好丈夫！

吉 喂！奶媽，你太愛管閑事了。

呂 少說話，雅各琳大娘；這不是你能插嘴的事。

我對你說吧，這些醫生對於她就像白水一樣，沒有一點用；你的小姐所需要的不是大黃和巴豆；一個丈夫是治姑娘們的一切病的萬靈膏藥。

吉 看她現在的情形之下，又有誰要娶她呢？當我打算嫁她的時候，她沒有反對我的主張嗎？

雅 當然她要反對；你打算把她嫁給一個她所不愛的人。你爲什麼不選她所中意的萊昂德先生呢？她一定會聽你的話；我敢打賭，假使你肯把她給他，即使她是啞吧，他也會要她。

吉 萊昂德不行；他沒有我所選的那個人有錢。

雅 他有一個很有錢的叔叔，他是他的承繼人。

吉 這些未來的希望在我看來就像泡影一樣靠不住。錢要拿到手裏才能算數；一個人候着別人手裏的錢，就有自誤的危險。死神不一定總聽那些青年承繼人的願望和祈禱；一個人若想等別人的死，一定會等掉了牙。

雅 不過，我常聽見人說，無論是結婚還是別的事，快樂總比有錢好。做父母的總有這種該死的習慣，專撒問：「他有多少錢」和「她有多少錢」。彼亞老爹把他的茜蒙耐特嫁給那胖子托馬，僅僅爲了他比茜蒙耐特所中意的羅班多一點點葡萄園；現在你看那可憐的孩子的臉色簡直黃得同木瓜一樣，結婚以後就沒有好過。這件事很可以給你做一個好例子，老爺。一個人活在這世界上，最要緊的是快樂；我寧可把我的女兒給一個她所喜歡的老實丈夫，也不願意把她嫁給一個大財主。

吉 見鬼！奶媽，你眞會囉嗦！少說話吧，我求你，你太操心了，小心與你的奶有害處。

呂 （說話的時候，拍着吉龍特的胸部。）算了！少說話，你這不知趣的東西。老爺用不着你多嘴，他自有主張。你只消餵你的孩子去，不要在這裏長篇大論地講道理。老爺是小姐的父親，他又不是傻子，難道不知什麼對，什麼不對？

吉　輕點拍！啊！輕點拍！

呂　老爺，我想罵她兩句，教她對你有點禮貌。

吉　很好；但是用不着這樣動手動腳。

第二場

哇萊爾，斯加納雷，吉龍特，呂加斯，雅各琳。

哇　先生，請你預備好吧。我們的醫生來了。

吉　先生，你肯光臨，我眞高興，我們正需你的幫忙。

斯　（穿着一件醫生的袍子，戴着一頂很尖的帽子。）希波克拉底說……我們倆都應該戴上帽子。

吉　希波克拉底說過這話？

斯　是的。

吉　請問，在哪一章？

斯　在帽子章。

吉　既是希波克拉底這樣說了，我們就這樣做吧。

斯　醫生先生，久仰你着手成春……

吉　你是在對誰說話，請問？

斯　對你。

吉　我不是醫生。

斯　你不是醫生？

吉　我實在不是。

斯　（於是他拿起一根棍子來，開始打他，照着別人打他的樣子。）眞的嗎？

吉　眞的。啊！啊！啊！

斯　現在，你是醫生：我也不是別的。

吉　你們給我領來的是什麼鬼東西？

哇　我早已向你說過了，他是個古怪的醫生。

吉　是的；但是我要請他把他的古怪的毛病帶走。

呂　不要介意，老爺，這不過是開玩笑。

吉　我不喜歡這種開玩笑。

斯　先生，我請你饒恕我的放肆。

吉　先生，不敢當。

斯　我眞抱歉．．．

吉　不要緊。

斯　抱歉我竟有此榮幸……

吉　沒有關係。

斯　打了你幾棍子。

吉　讓我們不要再談這個吧。先生，我有一個小女，生了一種奇怪的病。

斯　先生，你的令嬡需要我，我很高興；我很希望你和你的全家也需要我，以便證明我願意效勞的誠意。

吉　我很感激你的盛意。

斯　請你相信我吧，我這話是從心眼兒裏說出來的。

吉　你加於我的榮幸實在太大了。

斯　你的令嬡叫什麼名字？

吉　繐珊德。

斯　繐珊德！啊！這倒是個適於開藥方的漂亮名字！繐珊德！

吉　讓我去看看她在那裏做什麼。

斯　這位高大的女人是誰？

吉　她是我的小孩子的奶媽。

斯　該死！眞是一件好傢俱！啊！奶媽，可愛的奶媽，我的醫道是你的奶道的卑微的奴隸，我眞希望我是那吃你的奶(用手摸她的胸部)的幸運的小毛毛。我的一切醫術，一切學問，一切本領都是伺候你的，而且……

呂　對不起，醫生先生，請你放開我的老婆吧。

（未完）

原文献残缺